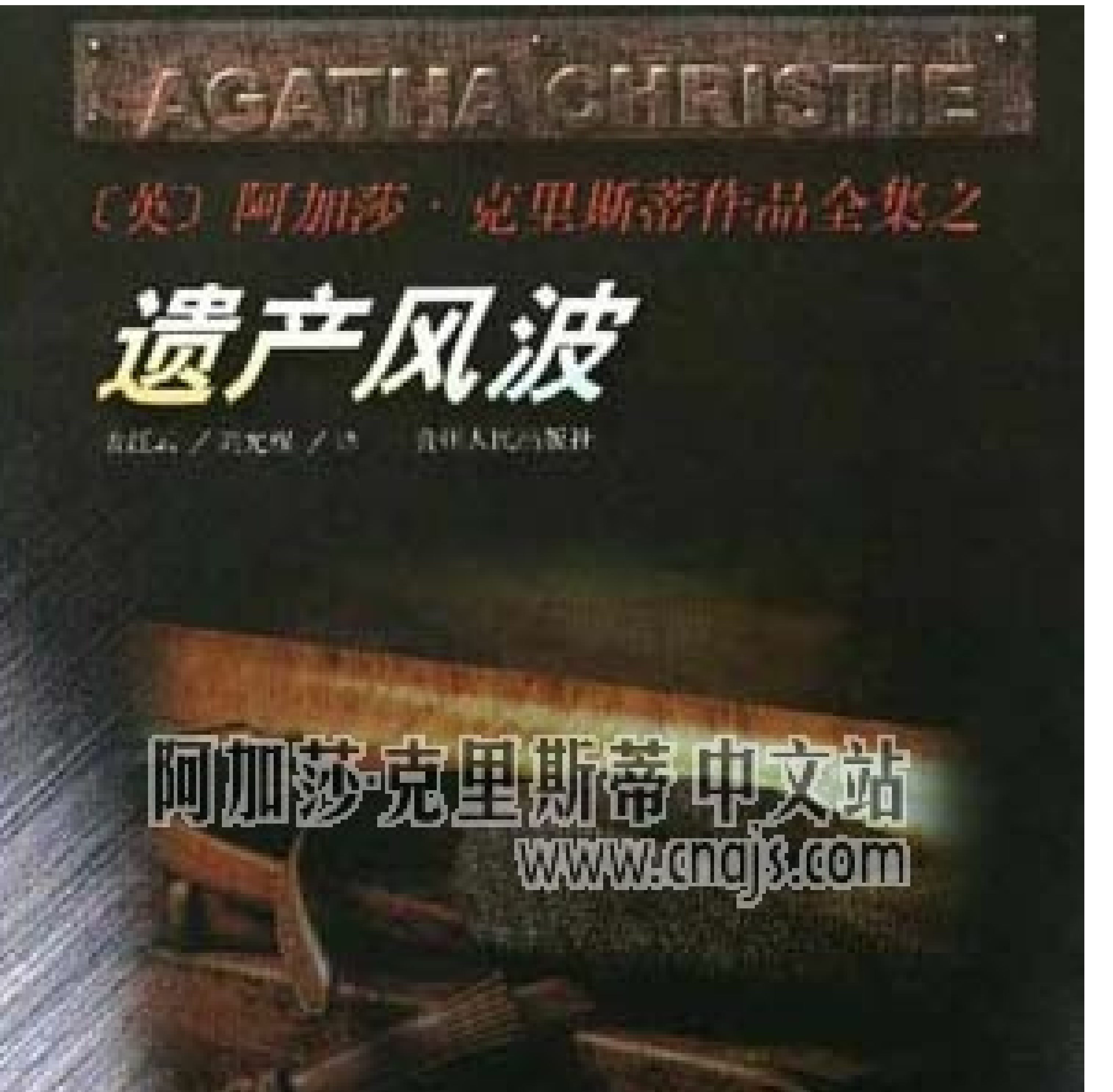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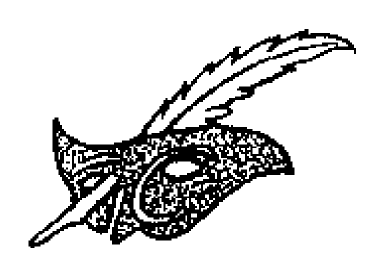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遗产风波

遗 产 风 波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孟红云 周允程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 1996—001 号



遗产风波

TAKEN AT THE FLOOD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孟红云　周允程
总 策 划：卢惠龙
责任编辑：王才禹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05 千字
印　　张：9.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85－9/I·1019
定　　价：20.50 元

在人们纷繁的事物中
总是有机可乘
由此导向无尽的财富
忽视这一点
整个生活的航程
将搁浅于浅薄和痛苦中
我们时下漂泊在浩瀚的汪洋之上
时机成熟时
我们当乘风破浪
否则将痛失前程

目 录

第二卷

引　子

1

每个俱乐部都有令人讨厌的人，科罗内申俱乐部当然也不例外；就连不断升级的空袭也没有对俱乐部正常规程产生丝毫影响。

波特少校，前任印地安陆军军官，摩挲着手中的报纸，清了清嗓子。在座的每个人都尽量躲避他的目光，可是这没有用。

"我看他们已经在《时代周刊》上登出了戈登·克洛德的死讯，"他说，"当然是措辞很谨慎了。十月五日，敌军空袭所致。没有写出地址，其实就发生在我住的那个地方不远处的拐角。在凯普敦山顶的一个大房子里。你别说，这事还真使我有点儿震惊。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国防空队队员。克洛德刚刚从美国回来。他去那儿是为了那笔政府购买交易。

在那儿结了婚。一个年轻的寡妇——年轻得可以作他的女儿，安得海夫人。其实我还认识她在尼日利亚的第一任丈夫。”

波特少校停住了。没有人表示出兴趣，也没有人要求他继续说下去。人们把报纸高举在面前，似乎在聚精会神地看，但这并不能打消波特少校的积极性。他总是有很多奇闻逸事，而且多数是关于谁也不认识的人的。

“很有意思、”波特少校断然说道，目光茫然地落在一双极尖的新奇皮鞋上——一种他极不赞成的鞋子。“正像我刚刚说过的，我是一个英国防空队队员。这次爆炸真是滑稽。怎么也想不出它的目的是什么。轰炸了地下室、掀翻了屋顶，可二层几乎没有被碰着。房子里共有六个人：三个仆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女仆，戈登·克洛德，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弟弟。他妻子的弟弟（前水陆突击队员）喜欢呆在二层的卧室，其他人当时都在下面的地下室里。上天保佑，他逃了出来，只有几处碰伤。那三个仆人全给炸死了——戈登·克洛德肯定得值一百多万。”

波特少校又停住了。他的目光从那双新奇的皮鞋往上，沿着带条纹的裤子，黑色的外套，一直看到卵圆形的头和浓浓的胡须。外国人，没错儿！怪不得穿着那样一双鞋。“真是的，”波特少校想道，“这个俱乐部正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即使在这儿也摆脱不掉外国人。”他的这一系列思想活动是跟他的叙述同时进行的。

上面提到的那个外国人似乎在认真地听着波特少校的讲话，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少校对他的偏见。

"她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他接着说道,"却是第二次做寡妇了。或者不论怎么说——她自己是这么认为……"

他停住了,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引起人们的议论。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讲下去:

"老实讲,对这事儿我有自己的看法。这事儿很奇怪。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认识她的第一任丈夫,安得海。很好的小伙子——曾经是尼日利亚的区行政长官。绝对热衷于本职工作——一流的小伙子。他是在开普敦娶的那个女孩儿。当时她正在那里为一家旅行社做事。她老是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长得楚楚动人,却无依无靠,就是这样。她听着可怜的安得海数落着他的管辖区和那些没有保护的大面积区域——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难道不是很奇妙吗?'她是多么想'摆脱这里的一切。'这样一来,她就嫁给了他,也就摆脱了那儿的一切。他爱得是那样深,可怜的家伙——可是这个开端并没有持续多久。她讨厌那里的灌木丛,害怕当地的土著居民,整天厌烦得要死。她的生活是要周游各地、结交演艺界、与圈内人士交谈。两个人在丛林中的孤独生活并不合她的口味。听着,我可从来没亲眼见过她——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从可怜的安得海那儿听说的。这对他的打击够大的了。他做事是很有分寸的,把她送回了老家,同意她离婚的要求。就在那之后我见到了他。当不得不和人谈话时,他老是很紧张。在某些方面,他是那种很有趣的守旧的家伙——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并不喜欢离婚。他对我说,'给女人自由,总还有其他办法。''瞧,我的老伙计,'我说,'不要

再做那种愚蠢的事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值得你吃枪子儿的。'

"他说,那根本就不是他的想法。'可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说,'没有什么亲戚来搅扰我。如果我的死讯传回来,罗莎琳就会成为寡妇,那正是她所想要的。''那么你呢?'我说。'唉,'他说,'也许会有一个叫做伊诺克·阿登的先生在大约一千英里的某个地方出现,重新开始生活。''有一天她可能会很尴尬的,'我提醒他。'哦,不,'他说,'我愿意玩这种游戏。不错。罗伯特·安得海就会死的。'

"我说,这件事我再也没有想过,可是六个月后我听说安得海在某处的树丛里发高烧而死。他的族人是一群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回来带回一本内容丰富的小说,还有安得海潦草地写的几句临终留言。上面写道他们已经做到尽最大可能效忠于他,他担心他就要死去,并且大为夸奖他的头人。那个人是效忠于他的,其他的人也是这样。不管他让他们对什么发誓,他们都会遵从的。事情就是这样……也许安得海葬在近赤道的非洲的某个地方,可也没准儿——如果他没葬在那儿的话,戈登·克洛德夫人也许有一天会大为吃惊。她活该,我说。我从来没见过她,可是我熟悉这种小妖精的声音!她真让可怜的安得海伤透了心。真是有意思。"

波特少校向四周看了看,极希望有人赞同他的想法。他发现下面有两个人神情厌倦、眼神呆滞,年轻的梅隆先生似乎没有正眼看他,赫尔克里·波洛表现出很有礼貌的关注的神情。

随后,报纸又沙沙地响起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表情

异常地冷淡，静静地从火炉旁的扶手椅里站起来，走了出去。

波特少校下巴耷拉着，年轻的梅隆先生无力地吹了一声口哨。

“现在你们已经清楚了！”他说，“知道那是谁吗？”

“上帝保佑我的灵魂。”波特少校带有鼓动性地说着。“当然。我们的关系并不算密切，可我们很熟……杰里米·克洛德，戈登·克洛德的哥哥，不是他吗？哎呀，该有多么不幸！如果我知道——”

“他是一个律师，”年轻的梅隆先生说，“我打赌他会控告你诽谤罪或是诋毁人格或是其他什么的。”

年轻的梅隆先生乐于在这种地方制造惊慌和紧张的氛围，但这却是无伤大雅的玩笑。

波特少校还是极富鼓动性地重复着：

“非常不幸。非常不幸！”

“今天晚上就会在沃姆斯利石南见分晓了，”梅隆先生说道，“那就是克洛德一家所有的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会在那儿讨论得很晚，研究采取什么行动。”

可是，就在那一刻传来了一声清楚的应答声。年轻的梅隆先生不再恶意刁难人了，轻轻地拉着他的朋友赫尔克里·波洛走出房间，来到街上。

“气氛讨厌极了，这些俱乐部，”他说，“彻头彻尾的一群老不死的家伙。而波特无疑是最坏的。他叙述印第安人的一连串诡计花了三刻钟，他认识那里的每个人，他们的母亲都曾经穿过浦那一带的地方！”

这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季。就在一九四六年的晚春，有人来拜访赫尔克里·波洛。

2

一个愉快的五月的早晨，赫尔克里·波洛坐在他的整洁的写字台前，这时他的下人乔治凑上前来，恭敬地轻声说道：

"先生，有一位女士要见您。"

"什么样的一位女士?"波洛慎重地问道。

他向来欣赏乔治那一丝不苟的精确描述。

"先生，要我说的话，她大概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穿戴极其不讲究，看上去多少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穿着一双非常棒的轻便鞋，粗革厚底皮鞋。大衣和衬衫是斜纹软呢的——上衣却是带花边的。戴着的埃及珠子不像是真的，还披着一块蓝色的雪纺绸围巾。"

波洛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我想，"他说，"我想还是不见她吧。"

"先生，我跟她说，您不想见，这样行吗?"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我想，你已经跟她讲过我在忙于要事，不能打扰，是吧?"

乔治又咳嗽起来。

"先生，她说，她是特意从乡下来的，她不在意等多长时间。"

波洛叹了一口气。

“人不应该逆天行事，”他说，“如果一个戴着假造的埃及珠子的中年女士决心要见大名鼎鼎的赫尔克里·波洛，并且是专程从乡下来的，那么没有什么会使她改变初衷的。不接见的话，她会坐在门厅一直等下去的。让她进来吧，乔治。”

乔治退下去，很快地返身去正式传话：

“克洛德夫人。”

那个穿着破旧的斜纹软呢的形体连同飘动着的围巾进来了，脸上洋溢着快乐的光彩。她伸开手臂迎着波洛走去，她的那条珠子串成的项链来回叮当晃动着。

“波洛先生，”她说，“我是在魂灵的指引下来见您的。”

波洛轻轻地眨了一下眼。

“原来是这样，夫人。也许您愿意坐下来跟我讲一讲……”

他没有继续往下说。

“两种方法都是这样，先生。我试着使用自动书写术和占卜板。那还是前天夜里的事情。我和埃尔瓦里夫人（她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正在使用那个占卜板。几次占卜的结果都是两个大写字母。H. P. H. P. H. P. 当然了，我当时并没有很快搞清楚它的真正含义。你知道，这得花一点时间才行。按照世俗水准，我们是搞不清楚的。我绞尽脑汁地想，这是谁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呢？我知道，这一定和上一次降神会有关——那一次真的是令人迷惑不解，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领悟。然后，我买了一本邮政画报（你看，这又是魂

灵的引导，因为我通常买新政客），那上面有您的照片，而且还记述了您做的事情。这太奇妙了，您不这么认为吗？波洛先生，凡事都是有理数的，对吗？显而易见，您就是魂灵所指派来阐释这件事的那个人。”

克洛德夫人细心地打量着他。说来也怪，他被她那双特别敏锐的浅蓝色的眼睛吸引住了。可以这样说，这双眼睛透射出那位女人看问题的怪诞方法。

“那么，克——劳德夫人，我没叫错吧？”他皱着眉。“以前我好像听说过那个名字？”

她使劲地点着头。

“我可怜的哥哥——戈登。他很有钱，并且经常在报端露面。一年多以前，他在那次闪电战中遇难——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打击。他的弟弟就是我的丈夫，是个医生。莱昂内尔·克洛德医生……当然，”她接着说道，压低了声音，“他不知道我来找您帮忙。他不同意这么做。我发觉，医生的世界观是唯物的。精神现象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把全部信心都寄托于科学——可是我要说……什么是科学——它有什么用？”

对于赫尔克里·波洛而言，此时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细致入微地向她讲解关于巴斯德、利斯特、汉弗莱·戴维的矿工安全灯的故事，以及电给家庭带来的方便和几百条类似的科学常识。可是，那显然不是莱昂内尔·克洛德夫人想要的解答。事实上，她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根本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问题。那只是一种反问的架势。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很泰然地以一种关切的方式问道：

“您认为我能为您做什么，克洛德夫人？”

“波洛先生，你相信真有魂灵世界吗？”

“我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波洛认真地说道。

克洛德夫人怜悯地笑了笑，根本就没理会波洛的天主教信仰。

“无知！教会是无知的——偏见、愚蠢——它并不欢迎这个世界背后的现实的、美丽的一面。”

“十二点钟，”赫尔克里·波洛说，“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此时这样说再合宜不过了。克洛德夫人身子向前倾了倾。

“我得马上谈正题了。波洛，能否麻烦您去寻找一个失踪的人？”

波洛眉毛挑了挑。

“我想这大概可以吧，”他谨慎地回答。“亲爱的克洛德夫人，不过这件事由警察来做要比我做容易得多。必备的设施他们应有尽有。”

克洛德夫人没有理会警察这回事，正如刚才她没理会他的天主教信仰一样。

“不，波洛先生，面纱后面的魂灵指引我寻找的是您。听着，我的哥哥戈登去世前的几周娶了一位年轻的寡妇——一位安得海夫人。她的第一任丈夫（可怜的孩子，真够她伤心的了）据说死在非洲。一个神秘的国家——非洲。”

“是一个神秘的大陆，”波洛纠正道，“也许是吧。是在哪

一部分——"

她赶紧抢着说下去。

"中部非洲。就是那个有伏都教和他们崇拜的蛇神的地方"

"蛇神是西印度群岛。"

克洛德夫人又抢着说下去：

"那个有巫术、有古怪而神秘的仪式的地方——在那里，一个人失踪之后可能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波洛说，"不过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克洛德夫人没有理会皮卡迪利广场。

"波洛先生，最近有两次，从一个自称罗伯特的魂灵那里传来讯息。两次的内容是一样的。没有死……我们莫名其妙，我们根本不认识罗伯特。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时，我们得到这样的信息，'R. U. R. U. R. U. ——然后告诉R. 告诉R.''告诉罗伯特?'我们问道。'不，是来自于罗伯特。R. U.''那么U. 代表什么呢?'波洛先生，紧接着就是最有意义的回答。'忧郁的小男孩。忧郁的小男孩。哈哈哈!'你明白了吗?"

"不，"波洛说，"我不明白。"

她很同情地注视着他。

"就是那首童谣里的忧郁的小男孩。'干草堆下，很快安睡'——安得海[①]——你明白了吗?"

[①] 安得海英文为Underhay，意为"干草下"。——译注。

波洛点点头。他忍住没有问为什么罗伯特这个名字能拼出来，而安得海就不能拼出来，却要用一种低级秘密机构的间谍术语。

"我的嫂子叫罗莎琳，"克洛德夫人得意地说道，"您明白了吗？这些R真是迷惑人。不过其中的含义还是很清楚的，'告诉罗莎琳，罗伯特·安得海没有死。'"

"啊哈，您跟她讲了吗？"

克洛德夫人看上去有点儿吃惊。

"呃——这个——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呃，人们疑心都很重。我敢肯定罗莎琳也是这样的。而且——可怜的孩子——不知道他在哪儿，在干什么，这会使她不安的。"

"还有，他那种穿过时空传送音讯的方式？的确不错。这是一种奇怪的告知人们他安然无恙的方式，不是吗？"

"啊，波洛先生，您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可怜的安得海上尉（抑或是少校）可能正在黑暗的非洲大陆内部的某一个监狱里坐牢。但是假设他能够被找到的话，波洛先生。假设我们能使他回到他所钟爱的年轻罗莎琳身边，想一想她该多么高兴！波洛先生，我是被指引到您这儿来的，您肯定不会拒绝魂灵世界的吩咐吧？"

波洛若有所思地望着她。

"我的收费是很昂贵的，"他轻轻地说道，"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昂贵！而且您所提到的事情不是很容易做的。"

"哦，天啊——真是太不幸了。我和我的丈夫很穷——真的是很穷。实际上我的困境要比我丈夫知道的更糟糕。我

买了一些股票——在魂灵的指引下——但到现在为止它们很令人失望——事实上，是很令人震惊。它们一直下跌，到现在，我想，几乎都卖不出去了。"

她蓝蓝的眼睛忧郁而沮丧地看着他。

"我还没敢告诉我丈夫。我跟您说这些只是想解释一下我目前的处境。但是毫无疑问，亲爱的波洛先生，使一对年轻夫妇团聚——这是一项多么高贵的使命——"

"我亲爱的夫人，高贵不能支付乘船、火车、飞机的费用，也不能支付拍电报以及调查目击者的费用。"

"但是如果他被找到——如果安得海上尉被发现还健在——那么——呃，我想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一旦这件事成功后，呃——偿还您的费用不会有困难的。"

"哦，那么他很富有，这个安得海上尉，是吗？"

"不，呃，不……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可以向您发誓——钱到时是不会成问题的。"

波洛慢慢地摇了摇头。

"很抱歉，夫人。我的回答是不。"

他费了点儿劲才使她接受了这个答复。

当她终于离开以后，他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他现在想起来为什么克洛德这个名字听起来这么耳熟了。他想起了空袭那天在那个俱乐部的那次谈话。波特少校那令人讨厌的声音不断地回响着，滔滔不绝地讲着故事，可是没人爱听。

他还记得翻报纸的沙沙声和波特少校突然下垂的下巴以及惊慌失措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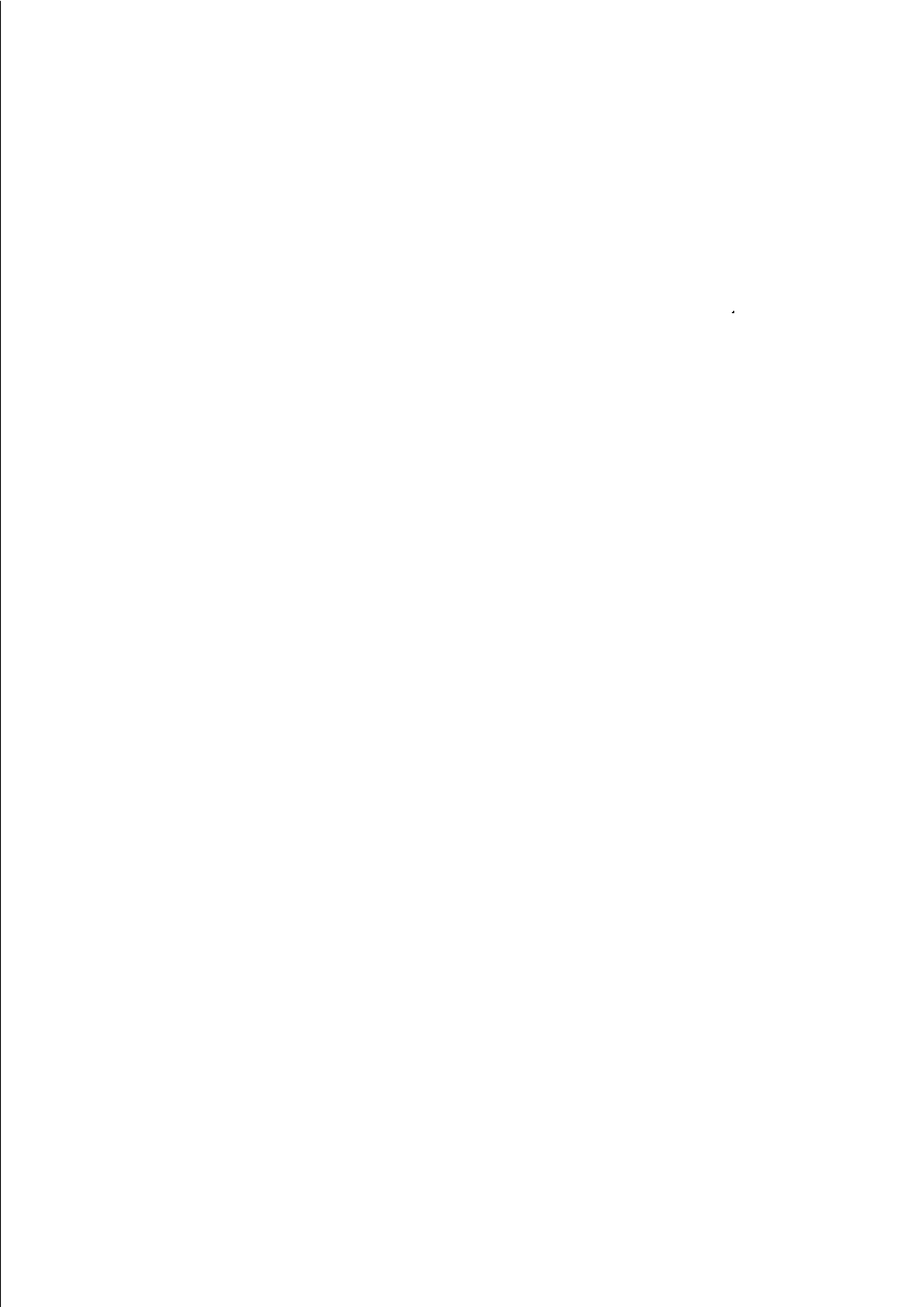
但使他感到麻烦的是该如何看待刚刚离开他这儿的那个满怀期待的中年妇女。她那油腔滑调的样子，虔诚的精神信仰，语意模糊不清，飘动的头巾，她脖子周围叮当响的项链和护身符——最后还有跟所有这些都是有点儿不相称的一点，即她那双浅蓝色的眼睛里突然流露出的狡黠的目光。

“她究竟为什么来找我呢？”他自言自语道，“而且，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在——”他低下头看了看桌上的那张卡片——“在沃姆斯利河谷这个地方？”

整整五天之后他看到了沃姆斯利维尔一家晚报的一小段文章——其中提到了一个叫伊诺克·阿登的人的死亡事件。沃姆斯利河谷是一个很小的老式村庄，离沃姆斯利石南高尔夫球场大约三英里路。

赫尔克里·波洛又自言自语起来：

“我真想知道沃姆斯利河谷那里在发生些什么……”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沃姆斯利石南包括一个高尔夫球场、两家旅馆、几幢非常昂贵的现代别墅、一排在战前曾经是豪华商店的建筑物，以及一个火车站。

从火车站分出两条道；左边是一条直通向伦敦的大道，右边是一条穿过一片田地的小路，路标上写着：

去沃姆斯利河谷的小路

沃姆斯利河谷掩藏在树木茂密的小山之中，跟沃姆斯利石南截然不同。它实质上是一个缩小的旧式集市市镇，现已退化成一个村庄。它有一条干道，两旁是乔治时代风格的房子，几个酒吧，几个旧式的商店，看样子像是离伦敦一百五十英里远，而不是二十八英里。

对沃姆斯利石南如雨后春笋般的迅速发展，这里的居民全都持一种不屑的态度。

在它的外围是一些带有可爱的旧式花园的颇有魅力的房子。一九四六年早春，当林恩·马奇蒙特从英国皇家海军妇女队复员回家时，她就回到了其中的一幢房子：白屋子。

在回到家的第三天早晨，她从卧室的窗口望出去，目光越过不太整洁的草坪，看到了远处牧场上的榆树，她快活地吸了口气。这是一个温和的灰色的早晨，有一丝潮湿泥土的气息。这是在过去的两年半中她一直在想念的气息。

又回到了家，又回到了她自己的小卧室——当在国外时她曾如此想念的卧室，这真是太好了。可以脱掉制服，换上斜纹软呢的裙子和无袖罩衫，真是太棒了——尽管蛀虫们在这些战乱的年月里一直在过分地忙活着。

离开了英国皇家海军妇女队，又成了一个自由的女人，感觉真好，虽然她在海外服役时也非常快乐。那种工作相当有趣，有很多晚会，很好玩，但是也有烦人的例行公事，以及与同伴们像牲畜一样被圈起来的感觉，当时她极想逃出去。

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东方漫长而又烈日炎炎的夏季，她如此迫切地想念着沃姆斯利河谷，想念着那个破旧却凉爽舒适的房子，想念着亲爱的妈妈。

林恩既爱她的母亲又讨厌她，当她离家很远的时候，她还是爱着她的母亲，却不再讨厌她了，只有在想家的痛苦煎熬中，这种对母亲的厌烦情绪才萦绕心头。亲爱的妈妈，真的是令人讨厌得要命！她多么希望不再听到妈妈用她那甜美的声音絮叨自己不满意的事情。哦，又回到家里了，以后

永远、永远都不会再离开家了!

而此刻,就在这儿,她退役了,自由了,又回到那个白屋子。她已经回来三天了。可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令人厌烦的不安情绪一直在吞噬着她。一切照旧——简直就是原封未动——房子、妈妈、罗利、农场和家人。惟一改变了的(按理说,是不应该变的)是她自己……

"亲爱的……"马奇蒙特夫人细细的嗓音沿着楼梯传了上来。"要不要我给我的女孩儿把托盘端到床上来?"

林恩尖声喊道:

"当然不用,我马上就会下来。"

"她为什么非得说'我的女孩儿',"她想道,"听起来真傻!"

她跑下楼梯,到了餐厅。这并不是一顿太好的早餐。林恩已经逐渐认识到她们为获得食物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要比原来多了。除了一个不太可靠的女人每周来四个上午以外,马奇蒙特夫人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疲于应付做饭和清洗这类的家务。当林恩出生的时候,她已快四十了,而且身体也不太好。林恩也已沮丧地意识到她们家的经济状况已发生了变化。那笔虽少却也充足的固定收入在战前保障她们过上小康生活,可现在这笔收入的一半都得上税,物价、开销、雇工的工资都在上涨。

"哦,美好的新世界,"林恩想道,心里感到恐惧。她的目光轻轻扫过当天日报的专栏。"前妇女辅助空军成员寻求看重创造性的充沛精力的职位。""前皇家海军妇女队成员寻找需要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职位。"

事业心、创造性、领导能力,这些都是待售的商品。可是人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厨师、清洁工、或者是体面的速记员。那些懂得行规辛勤工作的人,那些能够提供良好服务的人。

咳,这对她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她面前的路明摆着呢。和她的表兄罗利·克洛德成婚。他们是七年前订婚的,也就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她记忆所及,她是一直都想嫁给罗利的。罗利选择农场生活轻易地得到她的默许。多么好的生活——也许不具刺激性,也许还有大量的苦活,但是,他们都喜爱野外,喜欢饲养牲畜。

并不是说他们的前景与他们以前的生活很相像——戈登舅舅从前总是许诺……

马奇蒙特夫人的声音以那种非常恰当的哀婉的方式传过来,打断了她的思考: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是最可怕的打击了,亲爱的林恩,就像我在信中跟你说的那样。戈登只在英国呆两天。我们甚至都没有亲眼见过他。要是他不曾在伦敦呆过多好,要是他直接来这里多好。

"是的,要是……"

当时远离家乡,林恩听到舅舅去世的消息,她是那样的震惊和悲伤,可是这件事的真正意义直到现在回到家里她才深切地体会到。

因为她清晰地记得,她的生活,他们所有人的生活,都由戈登·克洛德支配。这个富有的无儿女的男人为他所有的亲属提供庇护。

甚至罗利……罗利和他的朋友约翰尼·瓦瓦苏已经开

始合伙经营农场。他们的奖金很少,可是他们满怀希望,富有活力。而且戈登·克洛德也很赞成他们的做法。

他对她讲的就更多一些了。

"经营农场要是没有奖金做什么也做不成。可是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是这些小伙子是否真的有坚强的意志和充沛的精力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些活动。如果我现在资助他们,我就不会知道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也许几年之内都不会清楚。如果他们有经营农场的素质,如果他们的经营活动还是看好,令我满意的话,那么,林恩,你不必担心。我会以适当的规模资助他们,所以你用不着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我的孩子。你正是罗利所需要的妻子。不过,你要绝对保密,不要把我说的话告诉别人。"

她确实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罗利本人已经感觉到了他伯伯会有兴趣资助他们的。他要向老头儿证明向罗利和约翰尼投资不会有错儿。

是的,他们一直都是全部依赖戈登·克洛德。并不是说这个家庭的每个人都是寄生虫和懒汉。杰里米·克洛德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莱昂内尔·克洛德是个医生。

但是,除工作以外他们还有丰厚的资金保障,绝没有必要去节俭度日。未来是完全有保障的。戈登·克洛德,一个无儿无女的鳏夫,会确保整个家族做到这一点的。他曾不止一次对他们所有的人讲,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的那个做了寡妇的妹妹,阿德拉·马奇蒙特,继续留在白屋子,当时她也许本该搬进一座小一点的、省心的房

子。林恩上的是一流的学校，要不是战争的话，只要她喜欢，她就可以接受任何一种昂贵的教育。戈登舅舅定时给她们的支票使她们甚至能买些小小的奢侈品。

一切都是如此安定如此地有保障。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戈登·克洛德的完全出人意外的婚姻。

"当然了，亲爱的，"阿德拉接着说，"我们都非常吃惊。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还是确定无疑的话，那就是戈登永远都再也不会结婚了。但事实却相反，你瞧，好像他没有足够多的亲戚。"

是的，林恩想，足够多的亲戚。有时，很可能，亲戚太多了？

"他的脾气总是那么好，"马奇蒙特夫人继续说，"尽管偶尔也许也会发点小脾气。他从来都不喜欢在擦得亮亮的桌子边吃饭。他总是坚持要我使用旧式的桌布。事实上，当他在意大利时他曾寄给我最漂亮的带有威尼斯花边的桌布。"

"附和他的意愿当然是值得的，"林恩冷冰冰地说。她又很好奇地加上一句，"他是怎么认识这个——第二个妻子的？在你的信中你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这事儿。"

"哦，我的天啊，大概是在乘船或乘飞机时认识的。我想是从南美到纽约的。这么多年了！他见过所有的那些秘书、打字员、女管家，等等。"

林恩笑了。从她记事起，戈登·克洛德的秘书、管家和办公室职员都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查和置疑。

她好奇地问道："她长得很好看，我想？"

“哦，亲爱的，”阿德拉说，“我自认为她长着一副愚笨的面孔。”

“你不是男人，妈妈！”

“当然不是，”马奇蒙特夫人接着说，“这个可怜的姑娘遇到了空袭，爆炸使她受了惊吓，把她给吓病了。在我看来她从来都没怎么恢复过来。她非常神经质，但愿你能明白我的话。而且，有时她真的看起来有点智力低下。我觉得她不会成为可怜的戈登的好伴侣。”

林恩微笑了。她怀疑戈登·克洛德在选择一个年龄比他小好多岁的女人时是否会是为了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伴侣。

“而且，亲爱的，”马奇蒙特夫人压低了声音，“我憎恨这么说，但她决不是一个淑女！”

“怎么能这么说，妈妈！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乡村，这还是很重要的，亲爱的，”阿德拉平静地说道，“我只是说她并不跟我们完全是一种人！”

“可怜的小家伙！”

“林恩，我真的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了戈登的缘故，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注意对她礼貌友好，并且欢迎她成为我们的一员。”

“那么她现在在法罗班克啰？”林恩好奇地问道。

“这是自然。在她从私人疗养所出来时，哪里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医生们说她必须离开伦敦。她现在跟她的兄弟住在法罗班克。”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林恩问道。

"一个可恶的年轻人!"马奇蒙特夫人停了停,然后又重重地加了一句:"很粗鲁。"

林恩的脑中闪过一丝同情。她想:"我敢说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也会非常粗鲁的!"

她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亨特。戴维·亨特。爱尔兰人,我觉得。当然了,以前谁都没有听说过他们。她是一个寡妇——安得海夫人。谁都不想太苛刻,不过谁都会禁不住要想:什么样的寡妇才会在战时从南美出来旅行呢?你知道,人们会觉得她是在寻找一个富有的丈夫。"

"而且这次她并没有白费苦心。"林恩说道。

马奇蒙特夫人叹了口气。

"这件事看起来真是不一般。戈登一直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没有女人试过。比如说他的倒数第二个秘书。很妖艳。我认为她做事还是做得很好的,但他却不得不解雇了她。"

林恩含糊地说道:"我想每人都会有他的滑铁卢。"

"六十二岁,"马奇蒙特夫人说道,"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纪。战争也使人心神不定,我想。但是当我们收到他从纽约的来信时,我们还是有说不出的吃惊。"

"上面究竟说些什么?"

"信是写给弗朗西丝的——我真闹不懂是为什么。也许他认为由于她所受的教养,她可能更富有同情心。他说听到他结婚的消息我们可能会感到吃惊。这件事太突然了,但他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喜欢罗莎琳的(多戏剧化的名字,你不这

么认为么，亲爱的？我是说太虚假。）她曾经有一段非常伤心的经历，他说，虽然她很年轻，却经历了很多。她非常勇敢地面对生活，真是了不起。”

“一个俗套的开端，”林恩咕哝道。

“哦，我知道。我也这么认为。这样的事人们听得多了。但是一般人认为像戈登这样有着丰富阅历的人——这事儿还是发生了。她的眼睛大得出奇——暗蓝色，是被称做用猥亵的手指放进去的那种。”

“很吸引人吗？”

“哦，是的，她当然是非常漂亮的，但不是我欣赏的那种。”

“从来都不是，”林恩苦笑着说。

“是的，亲爱的。男人们，真是——不过，男人们本来就稀里糊涂！他们中即使是最理智的人也能做出最让人难以置信的蠢事来！戈登在信里接着说我们决不要认为这会意味着旧的亲戚关系的疏远。他仍然认为对我们负有特殊的责任。”

“但是，”林恩问道，“在他结婚之后他难道没立遗嘱吗？”

马奇蒙特夫人摇了摇头。

“他的最后一份遗嘱是一九四〇年立的。我并不知道其中细节，但戈登当时使我们明白如果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照料。当然，由于他结了婚，那份遗嘱就无效了。我想如果他到了家，他就会立一份新的遗嘱——可

惜他没有时间。他在这个国家登陆的第二天就死了。"

"所以，她——罗莎琳——就得到了一切？"

"是的。他结了婚，旧的遗嘱就无效了。"

林恩沉默了。她并不比大多数人更贪图金钱，但要是说她没有憎恨这种新的事态，那她就不是人了。她感到这决不是戈登·克洛德他本人所想象的样子。他可能会把他的财产的大部都留给他年轻的妻子，但是他肯定也会为这个他一直鼓励要依赖他的大家庭做出一些安排。他总是敦促他们不要节省，不用为将来做准备。她曾听到他对杰里米说，"当我死去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他还经常对她的妈妈说，"不用担心，阿德拉。我会一直照顾林恩——你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不想让你离开这座房子——它是你的家。把所有的修理帐单都送到我那儿去。"对罗利他曾经鼓励他经营农场。对于安东尼，杰里米的儿子，他坚持他应该进入皇家禁卫军，并且一直给他一笔丰厚的津贴。莱昂内·克洛德也一直受到鼓励，继续进行某些不会马上获得效益并且会使他的业务受到影响的医学研究。

林恩的思考被打断了。颇有些戏剧化地，马奇蒙特夫人颤抖着嘴唇，拿出一捆帐单。

"来看看这些，"她悲叹道，"我该怎么办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林恩？银行经理今天早晨写信告诉我说我透支了。我真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我一向都很小心。我的投资似乎不像以前那样产生利润了。他说是因为收的税增加了。而且还有那些黄色的票据，比如'战争损害保险'之类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支付这些钱。"

林恩拿起帐单浏览着。这些帐单里并没有任何奢侈的迹象。它们是用来更换屋顶的石板，修补篱笆，更换一个破旧的水壶，一条新的水管。这些加起来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马奇蒙特夫人哀怨地说：

"我想我应该从这里搬出去了。但我能到哪儿去呢？哪里都没有小房子——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房子。噢，我并不想让你为这些事情担心，林恩。起码是在你刚刚回到家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真的不知道。"

林恩望着她的妈妈。她已年过六十，而且身体一直都不好。在战争期间，她曾经收留过从伦敦疏散出来的人，为他们做饭洗衣服；曾在妇女志愿服务队里工作，做过果酱，还给学校帮忙做饭。跟战前那种舒适而又愉快的生活截然不同，她一天得工作十四小时。林恩看得出她已接近崩溃——精疲力竭，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一种无声无息的愤怒慢慢地在林恩心中升起。她缓慢地说道：

"难道这个罗莎琳不能——帮忙吗？"

马奇蒙特夫人脸气得发红。

"对此我们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林恩很不服气。

"我认为你是有正当理由的。戈登舅舅永远都会帮我们的。"

马奇蒙特夫人摇了摇头。她说：

"求人帮忙恐怕不太好吧，亲爱的，尤其是找一个我们

不喜欢的人帮忙。况且，不管怎么说，他的哥哥决不会让她放弃一便士的！”

她又接下去，这时英雄主义已让位于纯粹的女性的阴险：“我说的是，如果他真的是她的哥哥！”

第二章

弗朗西丝·克洛德隔着餐桌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的丈夫。

弗朗西丝今年四十八岁。她很瘦削，显得比她的丈夫强干，是那种适合穿花呢套服的女人。她的脸上除了随意涂抹的一点口红以外，并没有化妆，有一种傲慢的不加修饰的美。杰里米·克洛德六十三岁，瘦瘦的，灰白头发，长着一张呆板的、没有表情的脸。

而今天晚上，这张脸上比平时更加冷漠。

他的妻子只飞快地扫了他一眼，便觉察出来了。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慢吞吞地在桌子旁边转来转去，递着盘子。她那双忧伤的眼睛盯着弗朗西丝。若是弗朗西丝皱一皱眉头，她就几乎会把东西摔到地上，而一个赞赏的表情则会使她现出微笑。

人们不无羡慕地注意到，在沃姆斯利河谷如果有人拥有仆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弗朗西丝·克洛德。她并不用丰厚的工钱去贿赂她们，而且她对她们干的活也很挑剔——但她对辛勤工作的热情赞扬，她那很容易感染别人的旺盛精力和干劲使得家务活变成了某种创造性的、个人的东西。在她的一生中她已习惯被人伺候，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可以像欣赏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一样，欣赏一个好厨师和一个得心的女仆。

弗朗西丝·克洛德是爱德华·特伦顿勋爵的惟一女儿。爱德华勋爵在沃姆斯利石南附近区域驯马。一些知道内情的人帮他实现了破产，以逃避更糟糕的局面。有传闻说他训练的马匹明显地不能随意停住，还有人说他受到了赛马总会干事们的置疑。但是，爱德华勋爵凭着他的声望躲过了一场灾难，只稍微受了些损失，并且与他的债权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使得他能极为舒服地生活在法国南部。对于这些意外的好运，他得感谢他的律师杰里米·克洛德的精明和不凡的表现。克洛德所做的事情已远远超过一个律师通常为客户所做的。他明白地表达了他对弗朗西丝·特伦顿的深深敬慕。因而，当弗朗西丝父亲的问题圆满解决之后，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杰里米·克洛德夫人。

她对这件事怎么想，没有人知道。人们所能说的就是她令人敬佩地履行了交易中她所在的一方的责任。对于杰里米来说，她是一个能干而又忠诚的妻子；对于她的儿子来说，她是一个细心的母亲。她在各方面都使杰里米受益，而她的言行从来都没有表明这个婚姻并不是她自己自由意愿

的结果。

克洛德家族也因而对弗朗西丝极为尊重和敬佩。他们听从她的判断——但他们从未觉得跟她非常亲密过。

至于杰里米·克洛德对他的婚姻怎么想，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从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或感觉。人们称他为“干木棍”。不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律师，他的声望都非常高。不论是克洛德本人还是他与布伦斯基尔都从未办过不合适的事务。人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律师，但却认为他们非常可靠。因而他们的公司很兴旺，而杰里米·克洛德一家也就住上了一幢漂亮的乔治时代风格的房子。那幢房子就在市场旁边，带有一个很大的带围墙的旧式花园，花园后面是一片梨树林，春天时这里便成了一片白色的花海。

现在这一对夫妇从餐桌旁起身，来到了一个俯瞰着房后花园的屋子。埃德娜，那个十五岁的女孩，端来了咖啡，她激动地喘着粗气。

弗朗西丝往杯子里倒了点咖啡。味道很浓，滚烫滚烫的。她爽快而又赞许地对埃德娜说：

“好极了，埃德娜。”

埃德娜高兴得脸都红了，不过在她走出去时，她还是对有些人的嗜好感到不可思议。在埃德娜看来，咖啡应该是淡淡的奶油色，非常非常的甜，而且还要加好多好多的牛奶！

在那间俯瞰花园的屋子里，克洛德夫妇喝着他们既没有加糖也没有加牛奶的咖啡。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断断续续地聊着遇见的熟人，聊着林恩的归来，以及经营农场的前

景。现在，当他们单独在一起了，他们却谁也没有说话。

弗朗西丝靠在椅背上，观察着她的丈夫。他并没有在意她的注视，右手轻轻抚摩着上唇。虽然杰里米·克洛德自己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动作却是很特殊的一个动作，总是在他心情烦乱的时候出现。弗朗西丝并不常看见这个动作。一次是他们的儿子安东尼在小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时；一次是等待陪审团做出判决时；还有一次是战争爆发时，等着从收音机里听那次不可挽回的讲话；再有就是在安东尼休假结束后，要动身的前一天晚上。

弗朗西丝在开口之前，先想了一会儿。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都很幸福，但却从未说过甜言蜜语。他们互相都习惯了对方的少言寡语。即使当他们收到告知安东尼阵亡的电报时，他们谁也没有崩溃。

当时他打开电报，然后抬头望着她。她说道："是不是——？"

他垂下头，把电报递过来，放在了她伸出的手里。

他们默默相对地站着。过了一会儿，杰里米说道："我真希望我能帮你做点儿什么，亲爱的。"她答道："你也一样难过。"她声音平稳，没有流泪，惟一能感到的便是可怕的空寂和痛苦。他拍了拍她的肩："是的，"他说道，"是的……"然后他向门口走去，步伐有点儿歪斜，而又很僵硬，突然间成了一个老人……他边走边说道，"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没有要说的了……"

她非常感激他，深深地感激他，感激他那么理解她。看着他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老人，她对他十分同情，这种情感时

时地折磨着她。失去了儿子，她心里的某种东西也变得僵硬了——一种普通人具有的善良枯干了。她变得比以前更能干，精力更充沛——人们有时甚至有点儿害怕她那无情的生活观……

杰里米·克洛德的手指又沿着他的上唇移动——显得犹豫不决，又似乎是在搜索什么。在房间的另一头，弗朗西丝非常干脆地打破了沉默。

"出了什么事，杰里米？"

他吓了一跳，手里的咖啡杯几乎掉了下去。他马上恢复了镇静，将杯子稳稳地放在托盘上，然后朝她望过去。

"你在说什么，弗朗西丝？"

"我在问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会出什么事呢？"

"瞎猜太愚蠢了。我更愿意听你说。"

她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姿态说道，不带丝毫感情。

他以一种让人难以信服的口气说道：

"没什么事——"

她没有答话，只是等待着，像是在询问，似乎对他的否认全然置之不理。他犹豫不定地望着她。

只是一瞬间，他脸上泰然自若的面具就隐去了，而随后她瞥见的那种狂风暴雨般的极端痛苦让她惊讶得简直要叫出来。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她并不怀疑自己所看到的。

她平静而又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

"我想你最好还是告诉我——"

他叹了一口气——深深地、郁闷地叹了一口气。

"你当然得知道，"他说道，"早晚得知道。"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让她非常吃惊的话：

"我想你做了一笔糟糕的交易，弗朗西丝。"

她忽略了其中她没有理解的含义，而是直接向让人不愉快的事实发起了攻击。

"是什么事，"她问道，"关于钱么？"

她不知道她为什么把钱放在第一位。没有什么表明他们当时正处于异常拮据的经济状况中。他们办公室人手不够，生意有些应付不过来，但是大家都这样，而且上个月几个原先在他们这儿的人从军队复员后，又回到了他们这儿。事情完全可能是他得了病而又没有说——他的脸色最近很不好，而且他最近工作过于劳累，造成过度疲劳。但是尽管这样，弗朗西丝的直觉使她首先想到了金钱，而且看起来她似乎并没有错。

她的丈夫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她沉默了一会儿，思考着。她本人并不怎么看重钱——但她知道杰里米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金钱对他来说，意味着一个直观的世界——稳定性——责任——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

而金钱对于她来说，只不过是可以抛来抛去的供玩耍的玩具。她是在经济状况不稳定的气氛中出生和长大的。他们曾有过美好时光，那是在马匹表现令人满意的时候。也有日子难过的时候，那是在商人们不信任他们的时候。爱德华勋爵被迫过非常不体面的困难生活，以避免执行官们找上门来。有一次他们靠干面包生活了一周，并打发走了所有的

仆人。还有一次，当弗朗西丝还是孩子的时候，执行官曾在他们的房子里呆了三周。她还跟这个执行官玩得开心，而且他还有满肚子的关于他的小女儿的故事。

“如果一个人没有钱，他可以乞讨，或者到国外去，或者靠亲戚朋友接济一阵子，抑或某个人给你一笔贷款，帮你度过难关……”

但是望着屋子那边的丈夫，弗朗西丝意识到在克洛德这个家族里，人们不会做这一类的事情。他们不会乞讨，也不会借贷或者是靠他人生活。（反过来，你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去乞讨、借贷或依靠你来生活！）

弗朗西丝为杰里米感到非常难过，又为自己这么平静感到有点儿内疚。她赶紧回到实际事务中来，以避开这种思绪。

“我们是不是得卖掉所有的东西？公司要破产了吗？”

杰里米·克洛德畏缩着，她意识到了她有点儿太实际了。

“亲爱的，”她柔和地说，“告诉我吧，我不能再猜了。”

克洛德呆板地说道：“我们两年前经历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危机。年轻的威廉斯，你可能记得，他逃走了。我们的正常营业遇到了困难。然后由于远东的形势而起的乱子，那是在新加坡——”

她打断了他。

“不要管这些起因了——这些并不重要。你那时陷入了困境。你一直没能摆脱出来吗？”

他说：“我那时依靠戈登。戈登本来会使一切恢复正常

的。”

她不耐烦地很快叹了一口气。

“当然，我并不想责怪这个可怜的人——毕竟，面对一个漂亮女人而失去理智是人的本性。如果他想结婚的话，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不幸的是他什么也没安排好就在那次空袭中身亡了，没有留下合适的遗嘱，也没有重新安排一下他的事务。人们从来都认为，不论他们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中，他们自己是不会遇到不幸的。炸弹总是只炸别的人。”

“除了他的死以外——我是非常喜欢他的，而且也为他感到骄傲，”戈登·克洛德的哥哥说道，“他的死亡给我带来了一场灾难。这事儿正好发生在——”

他停住了。

“我们会破产吗？”弗朗西丝很有理性地问道。

杰里米·克洛德几乎绝望地看着她。杰里米·弗朗西丝本来是可以更好应付眼泪和恐惧的——虽然也并没有意识到——但是这种冷静超然而又注重实际的态度彻底击败了他。

他粗暴地说：“比那要严重得多……”

在她静静坐在那儿思考他的话的时候，他观察着她。他心想：“看来我得告诉她了。她将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必须得知道。也许一开始她都不会相信。”

弗朗西丝·克洛德叹了口气，在她的大扶手椅里坐直了身子。

“我明白了，”她说，“是挪用款项。或者这个词不对的话，也是跟它类似的事情……就像年轻的威廉斯做的

样。”

“是的，不过这次——你不明白——我是责任人。我使用了由我管理的托管资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

“但是现在这件事要暴露出来了？”

“除非我能得到所需要的钱——很快得到。”

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羞耻过。她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现在她的态度很平静。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又想着：弗朗西丝从来都不会在别人面前表现极端情绪。她从来不责备或呵斥别人。

她的手支着脸颊，皱着眉头。

“我真是蠢，”她说道，“我自己一点儿钱也没攒……”

他生硬地说道：“倒是有结婚时分给你的财产，不过——”

她心不在焉地说道：“不过我想那也已经没了。”

他沉默了。然后艰难地、用他那种干瘪的声音说道：“我对不起你，弗朗西丝。我的愧疚之情难以表达。你做了一笔很糟糕的交易。”

她抬起头看着他，目光敏锐。

“你从前也曾经说过这话。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杰里米生硬地说：

“当时你是那样好，肯于嫁给我，那会儿你有自己的权利去憧憬——呃，正直——没有焦虑的美好生活。”

这时她异常惊异地看着他。

“真的，杰里米！你到底认为我为什么嫁给你？”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

“你对我一直都是非常忠诚非常投入，亲爱的。可是我自己简直都不相信在——呃——另外一种情形之下你会接受我。”

她睁大眼睛看着他，突然迸发出一阵大笑。

“你这个可笑的老木头脑袋！在你那法律的外表下面竟然还隐藏着一颗多愁善感的心！你真的以为我嫁给你是由于你把爸爸从那群狼中——或者说从那些赛马总会的干事们之类的手中搭救出来？”

“那时你非常喜欢你的父亲，弗朗西丝。”

“我对爸爸充满一片深爱之情！他极富吸引力，和他在一起生活非常有趣！但是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一个坏蛋。如果你认为我委身给名门律师目的是为了把爸爸从那种频频袭来的危机中挽救出来，那么可以说你对我的最基本的东西从来都不曾理解过。从来都没有理解过！”

她的眼睛紧盯着他，真是很奇怪，她想：嫁给一个人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还不知道彼此的心里想着什么。可是，这个人的心理与我的心理是如此的不同，我怎么知道呢？浪漫的情怀，当然表面伪装得很好，可本质上却是浪漫的。她又想：“都是他卧室里的那些斯坦雷·维曼的旧书给搞的。我本该从这些书中看出这一点来！这可怜的笨家伙！”

她大声说道：

“我嫁给你当然是因为我爱上了你。”

“爱上了我？可是，你爱我什么？”

"如果你那样问我，杰里米，我真的说不上来。当时你是那样独特，与爸爸的那一圈人中所有的人都不同。首先你从来都不谈论马匹的事情。你不知道我当时是多么讨厌谈论马——以及它们获得新市场杯的机率！一天晚上你来吃饭——你记得吗？——而我紧挨着你坐着，我问你什么是复本位制，你告诉了我——真的告诉了我！整整一顿饭的时间你都在讲着那些事情——六道菜——那时我们手里有钱雇了一个法国厨师！"

"那一定特别使你心烦。"杰里米说。

"令我神魂颠倒！在那以前，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过我。当时你是那样文质彬彬，似乎从来都没看我一眼，也从来没想过我是多么漂亮、多么惹人喜爱或是什么的。就因为这我对你产生了好感。我发誓我要使你注意到我。"

杰里米·克洛德冷冷地说道："我确实注意到了你。那天晚上我回家整整一夜没合眼。你身穿带有矢车菊花的蓝色衣服……"

紧接着有好一会儿两人都沉默不语，然后杰里米清了清嗓子。

"呃——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很快找个台阶儿阻止尴尬的局面。

"而我们现在是一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年夫妇，我们在寻找最好的出路。"

"你跟我说完这番话以后，弗朗西丝，我感到一千倍的糟糕，就是那件——那件不光彩的事情——"

她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来把情况搞清楚。你感到很愧疚，因为你已经触犯法律了。你可能被起诉——可能坐牢。"(他眨了眨眼。)"我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的。我会不遗余力阻止它发生，但是别指望我采取高尚的手段。我们并不是道德高尚的家庭，记住。不管爸爸是多么具有吸引力，他总还是有点儿恶棍的作风。还有查尔斯——我的表弟。他们把事情压下来，他没被起诉，于是他们便迅速把他送到殖民地去。还有我的表弟杰拉尔德——他在牛津假造了一张支票。可是，他上前线作战，由于他英勇无比，由于他效忠他的同胞，由于他有超人的毅力，他死后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我想说的是人就是这么一回事——既不很坏也不很好。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正直的人——我之所以一直很正直是因为没有什么引诱过我去做不正直的事。可是我有充足的勇气，还有——"(她对他微笑着)"我是忠诚的！"

"亲爱的！"他站起身来向她走过来，俯下身去把嘴唇贴在她的头发上。

"那么现在，"爱德华·特伦顿勋爵的女儿对他微笑着说，"我们打算怎么办？想办法筹款？"

杰里米的脸变得僵硬了。

"我这个法律顾问怎样去做？"

"用这座房子做抵押。哦，我知道了，"她反应很快，"这已经做过了，我真糊涂。当然了，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你都已经做了。那么就只能借钱了？我们能向谁借钱呢？只有一种可能性，向戈登的遗孀——黑姑娘罗莎琳！"

杰里米没有信心地摇着头。

"这笔钱数目很大……而且不可能从资产里出。那笔资产只是由她托管。"

"这我以前还不知道。我原以为她绝对拥有这一笔财产呢。那她死后怎么办?"

"这笔遗产要移交给戈登最近的亲属。那也就是说这笔遗产要在我、莱昂内尔、阿德拉和莫里斯的儿子——罗利之间平分。

"遗产分到我们手里……"弗朗西丝缓慢地说道。

似乎有什么东西划过房间——一丝寒气——一个念头的阴影……

弗朗西丝说:"你没有跟我说过……我原以为她永久性地拥有那笔遗产呢——以为她可以把遗产留给任何她喜欢的人呢?"

"不。根据一九二五年有关未留遗嘱而死亡的法律条文……"

谁也搞不清楚弗朗西丝是否在听他的解释。当他声音停下来的时候,她说:

"这几乎和我们个人没什么关系。在她还远没有迈入中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长眠于地下了。她多大了?二十五——二十六?她可能活到七十。"

杰里米·克洛德怀疑地说:

"我们或许可以向她贷一笔款——把这笔款记在家族的地产上?她可能是一个心胸大度的女孩儿——真的,我们对她了解得太少了——"

弗朗西丝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她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像阿德拉那样阴险。她可能会做出反应的。”

她的丈夫谨慎地说：

“不要显示出——呃——非常紧急的样子。”

弗朗西丝不耐烦地说：“当然不能！问题是我们要对付的那个人并不是这个女人本身。她是完全在她的哥哥的支配之下。”

“一个非常乏味的小伙子。”杰里米·克洛德说。

弗朗西丝的脸上突然闪现出微笑。

“哦，不，”她说，“他很帅，非常的帅，也非常不守规矩。我能想象得出来。可是如果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也会不守规矩的！”

她的笑容变得僵硬了。她抬头看着她的丈夫。

“我们不会被击败的，杰里米，”她说，“肯定会有办法的……即使我得抢银行！”

第 三 章

“钱!”林恩说。

罗利·克洛德点点头。他是一个个子很高、长得非常结实的年轻人,砖红色的皮肤,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那慢悠悠的个性看起来像是有意做出来的而不是天生固有的。当别人机敏巧辩时,他却深思熟虑。

“是的,”他说,“好像这个年月一切最终都要归结为钱。”

“可是我还以为战时农民收入不错呢?”

“哦,是的——可那并不能给你带来永久的好处。一年以后,我们就要回到原来的地方——物价不断上涨,工人怨声载道,大家都牢骚满腹,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当然了,除非你能够进行真正大规模的农场经营。老戈登非常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他一直准备要做的事

情。”

“那么现在——”林恩问道。

罗利咧嘴笑了笑。

“现在戈登夫人去伦敦花了几千英镑买了一件漂亮的貂皮大衣。”

“这也——这也太缺德了!”

“哦,不——”他停了一下说道:“我也想给您买一件貂皮大衣,林恩……”

“她是什么样的人,罗利?”她想知道年轻人是如何看待戈登夫人的。

“今天晚上你就会看到她的,在莱昂内尔舅舅和凯西舅妈家的晚会上。”

“是的,我知道。可我要你告诉我。我妈妈说她是个笨蛋?”

罗利考虑了一会儿。

“呃——应该说理智并不是她的强项。可是,我认为她只是极端地谨慎,所以才看起来很愚笨。”

“谨慎?对什么谨慎?”

“哦,就是谨慎。主要是,我猜,对她的口音非常谨慎——她带着一口浓重的土音。你知道,要不然是针对她的叉子使用是否正确,或是周围随时可听到的文学典故。”

“那么说她确实是——呃,没受过什么教育?”

罗利咧嘴笑了笑。

“哦,她不是个淑女,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话。她长了一双可爱的眼睛,还有一副漂亮的面孔——我想老戈登就是

因为这而倾倒了，而且还有她那突出的十分单纯的气质。我并不认为这种气质是装出来的——当然你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是不是。她只是站在那儿，眼神呆呆的，任凭戴维摆布她。”

“戴维？”

“那是她的兄弟。我得说再也没有什么不正当手段他不知道的！”罗利接下去：“我们当中他谁也不喜欢。”

“他为什么这样？”林恩尖声说道，当他有点吃惊地看着她的时候，她接下去说：“我是指你不喜欢他。”

“我当然不喜欢。你也不会喜欢的。他不是我们这种人。”

“你不知道什么人是我喜欢的，罗利，或者说什么人是我不喜欢的！过去的三年里我见过的人太多了。我——我想这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

“你比我见过的人多，我并不否认这一点。”

他说话时很平静　　可是林恩却用锐利的目光望着他。

早已有什么东西……掩藏在那平静的语调背后。

他也断然地回望了她一眼，神情漠然。林恩记得，要想准确地知道罗利在想什么谈何容易。

这是　个多么莫名其妙、黑白颠倒的世界，林恩想。本应该是男人去作战，女人留守家里。可是在这儿位置刚好颠倒.

在罗利和约翰尼这两个年轻人之间，其中一个必然得留在农场。这件事情是由他们掷钱币决定的，结果是约翰

尼·瓦瓦苏赴战场作战。他几乎是立即就战死了——在挪威。而整个战争期间，罗利的活动从来都没有超出家园附近一二英里的范围。

而她，林恩，到过埃及，到过北非，到过西西里。她不止一次地遭受炮火射击。

一个是复员回家的林恩，一个是留守家园的罗利。

她突然想知道他是否介意……

她很紧张地露出一点笑意。"这一切似乎有些颠倒，不是吗？"

"哦，我不知道。"罗利茫然地望着田野的那一边。"要看怎么看。"

"罗利，"她吞吞吐吐地说，"你当时是否介意——我指的是——约翰尼——"

他那冷冷的平视的目光吓得她向后一怔。

"我们不要谈约翰尼！战争结束了——而我是幸运的。"

"幸运，你的意思是说——"她犹豫不决地停了一下，"不必——去打仗？"

"万幸，你不是这样认为吗？"她不十分清楚如何才能接受这个观点。他语音平静，却话锋凌厉。他微笑着又说道："可是，当然了，你们这些在军队服过役的女孩儿很难安心呆在家里。"

她生气地说："哦，不要犯傻了，罗利。"

（可是为什么要生气呢？为什么——除非他的话是真的，触着她的某根神经。）

"哦，对吧，"罗利说，"我想我们或者得考虑结婚了。除

非你已经改变主意了?"

"我当然没有改变主意。我为什么要那样呢?"

他含糊地说:

"谁知道呢。"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我——"林恩停了一下,"变了?"

"不是特别明显。"

"也许你已经改变主意了?"

"哦,不,我没有变。在农场里几乎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知道。"

"那么,好吧,"林恩说——不知怎么,没有激动,却反而有一种平淡的感觉,"我们结婚吧。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都行。"

"六月份或者六月前后都可以。"

"好吧。"

他们沉默下来。就这样定下了。不管她自己怎样调节,林恩一直感到情绪很低落。可是罗利依然如故——和从前没什么两样。充满深情,不轻易冲动,谨言慎行。

他们彼此是相爱的,他们一直都是相爱的。他们对于爱情从来都没有深入地谈过——那么他们为什么现在要谈呢?

他们六月就要结婚了,住在长柳居(一个漂亮的名字,她一直都这样认为),她再也不会离开了。离开,那就是说,是指这个词现在对于她的意义。踏板被掀起,轮船螺旋桨飞转时的那种兴奋;当飞机升入空中,直冲云霄,俯瞰地面时

的激动心情，眼看着一条陌生的海岸线渐渐出现成形，鼻子里闻着热土、石蜡和大蒜的味道——耳朵里充斥着喋喋不休叽叽嘎嘎的外语，叫不出名字的鲜花，红色的猩猩木白豪地矗立在满是灰尘的花园里……捆好行李，又打开——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

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战争结束了。林恩·马奇蒙特已经回到家了。水手回到了家，从大海上回到了家里……可是，我已经不是离开时的那个林恩了，她想。

她抬起头来，看到罗利正在注视着她。

第 四 章

凯西舅妈家的晚会总是大同小异。晚会上有一种让人难于呼吸，安排缺乏经验的感觉，这其实也是女主人的特征。克洛德医生有一种尽力压住怒火的神态。他对每一位客人都彬彬有礼，——但是客人们能觉察得出来他的这种彬彬有礼只不过是努力做出来的。

在外貌上，莱昂内尔·克洛德跟他的兄弟杰里米并没有什么不同。他长得瘦瘦的，灰色头发——但是他没有律师的那种镇静自若的神态。他待人接物直率而又缺乏耐心——而他的紧张敏感的个性曾经得罪了很多病人，使他们看不到他真正的技艺及善良的用心。他真正的兴趣是在研究上，喜欢研究历史上草药的使用情况。他善于精确的思维，对于妻子的奇思怪想觉得难以接受。

虽然林恩和罗利一直称杰里米·克洛德夫人为"弗朗

西丝”，但对于莱昂内尔·克洛德夫人却一直叫“凯西舅妈”。他们很喜欢她，但却觉得她有点儿可笑。

这个“晚会”，表面上是为庆祝林恩的归来而安排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家庭聚会。

凯西舅妈热情地跟她的外甥女打招呼：

“亲爱的，你看起来真漂亮，皮肤是如此动人的棕色。我想这是在埃及晒的吧。我寄给你的那本关于金字塔预言的书你看过了吗？有趣极了。所有的事它都解释清楚了，是不是？”

戈登·克洛德夫人和她的兄弟戴维的到来才为林恩解了围，使她免于回答这些问题。

“罗莎琳，这是我的外甥女，林恩·马奇蒙特。”

林恩看着戈登·克洛德的遗孀，礼貌地掩饰着自己的好奇心。

她是很可爱，这个为了钱跟老戈登·克洛德结婚的女孩。罗利说的是对的，她的确有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态。黑色的头发，烫成了松散的波浪型，爱尔兰人的那种蓝色眼睛，用猥亵的手指放进去的——半张着的嘴。

她身上的其他部分都是非常昂贵的。衣服、珠宝、修了指甲的手、毛皮披肩。体形不错，不过她实在并不懂如何穿着昂贵的衣服。她不会像林恩·马奇蒙特会搭配这些衣服，哪怕给她半点机会！（但是你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的，她脑子里一个声音在说。）

“你好，”罗莎琳·克洛德说道。

她犹豫不决地转向身后的那个男人。

她说道："这——这是我的兄弟。"

"你好，"戴维·亨特说道。

他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暗色的头发，暗色的眼睛。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并不愉快，带着挑衅的意味，甚至有点儿傲慢。

林恩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克洛德家族中的所有人都不那么喜欢他了。她在国外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做事不计后果，有点危险。这种人你不能依靠他们。他们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甚至蔑视整个宇宙。在一群人中，他们是千金难买，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且是射击线上能让指挥官发疯的人！

林恩跟罗莎琳搭话说：

"你喜欢住在法罗班克吗？"

"我觉得那幢房子真是太好了，"罗莎琳说道。

戴维·亨特发出了一阵轻蔑的笑声。

"可怜的老戈登很善待自己，"他说道，"不惜财力。"

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当戈登决定在沃姆斯利河谷定居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他决定在那里度过他繁忙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时，他决定建一座房子。他是个个人主义色彩极强的人，不喜欢充满别人历史的房子。

他雇了一个年轻的现代建筑师，让他自由设计。整个沃姆斯利河谷有一半的人认为法罗班克这座房子非常糟糕，讨厌它的白色方形的外表、嵌人墙内的陈设、拉门，以及玻璃桌椅。这座房子他们惟一羡慕不已的部分就是其中的浴室。

罗莎琳在说"那幢房子真是太好了"的时候，语气里透着敬畏。戴维的笑使得她的脸红了起来。

"你是归来的皇家海军妇女队的队员，是不是？"戴维对林恩说道。

"是的。"

他的眼睛赞赏地从她身上扫过——不知为什么，林恩脸红了。

凯瑟琳舅妈突然又出现了。她似乎有一种在某个空间中突然现身的魔法。也许她是从她所参加的许多降神会上获得这魔法的。

"晚餐，"她说道，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又接着说道，似乎做注解一般，"我觉得这要比称作晚宴要好。人们并不期望这么高。每一件事都不容易，不是吗？玛丽·路易斯告诉我她每隔一周就塞给渔夫十先令。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莱昂内尔·克洛德医生在跟弗朗西丝·克洛德说话，他紧张而又有些让人不自在地笑着。"哦，过来，弗朗西丝，"他说道，"我不会相信你真的认为——我们进去吧。"

他们走进了那间简陋而且还有点难看的餐室。杰里米和弗朗西丝，莱昂内尔和凯瑟琳，阿德拉，林恩和罗利。克洛德家族的家庭聚会——还有两个外来者。因为罗莎琳·克洛德虽然她姓克洛德，但并没有像弗朗西丝和凯瑟琳那样真正成为克洛德家族的一员。

她是个陌生人，感到浑身不自在，紧张不安。而戴维——戴维是个例外。出于需要，但也是出于自愿。当林恩在餐桌旁就座时，脑子里却在想着这些事情。

在情感的气流中传来阵阵的波动——一股强烈的电流——那是什么呢？憎恨？真的是憎恨吗？

不管怎么说那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东西。

林恩突然想："可是那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一回到家就已经注意到它了。那是战争留下的后果。彼此的敌意。病态的情感。铁路上、公共汽车里、商店里、工人和职员当中，甚至在农民当中，到处都是这样。而且我想矿山和工厂里情况会更糟。彼此的敌意。可是这里病态程度尤甚。这里跟别处不同，这种敌意是有意的！"

她感到很震惊，思索着："我们真是恨他们恨到这种程度吗？就是这两个抢走了我们财产的陌生人吗？"

"那么——不，还不是。我们也许——但还不是。不，是他们恨我们。"

她对这个发现感到非常震惊，以至于只顾自己默默地坐在那儿思考这个问题，全然忘记了跟坐在身边的戴维·亨特说话。

他说道："想出什么了吗？"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快，似乎觉得有点好玩，可是她却觉得有些内疚。他也许会认为她是想特意表现得那样粗鲁。

她说："对不起。我一直在想这个世界的状态。"

戴维沉着地说："跟原先多么不同！"

"是的，非常不同。现在我们都这样地认真起来，而这也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

"想一想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坏处常常是更现实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的那个行业已经设计出了一两件相当

实用的东西——包括那个主要项目，原子弹。”

“那就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哦，我指的不是原子弹，我指的是人们彼此的敌意。非常明确、非常实际的彼此敌对。”

戴维平静地说：

“敌意倒是真的——不过我觉得实际这个词不确切。在中世纪，人们的敌意更实际。”

“你是指什么？”

“概括来说就是黑色魔法。邪恶的愿望，蜡像，月亮盈亏的咒语。杀死邻居的牛，杀死邻居本人。”

“你不会真的相信有过黑色魔法这么一回事吧？”林恩狐疑地问道。

“也许没有。不过不管怎么说，人们曾经努力试过。现在——”他耸了耸肩。“尽管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敌意，你和你的家庭对我和罗莎琳也不能怎么样，不是吗？”

林恩的头猛然往后一缩。突然间，她觉得很愉快。

“有点儿晚了，”她礼貌地说道。

戴维·亨特笑了。他的笑声听起来似乎也很愉快。

“是指我们已经得到战利品吗？是的，我们现在照管得很好。”

“而且你从中得到了很大乐趣？”

“你是说从很多钱中吗？那么我要说是的。”

“我不仅仅是指钱，我是指从我们身上。”

“从占你们的便宜中？哦，也许吧。你们过去肯定都对那个老头儿的钱感到沾沾自喜，几乎把它看成已是你们腰

包中的钱了。”

林恩说道：

“你要知道多年来是他要求我们这么想的。是他告知我们不要节俭，不用为将来担心——只管去实行各种计划。”

（罗利，她想道，罗利和他的农场）

“实际上，只有一样东西你们没有学会。”戴维愉快地说道。

“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

“林恩，”凯瑟琳舅妈前倾着身了，从桌子尽头大声叫道，“莱斯特夫人的控制者之一是一个第四王朝的牧师。他告诉过我们很多奇异的事情。林恩，你和我得好好谈一谈。我觉得埃及肯定已从身体上影响了你。”

克洛德医生尖刻地说道：

“林恩有更好的事情做，用不着拿那些迷信的无聊玩意儿来消遣。”

“你的偏见太强了，莱昂内尔。”他的妻子说道。

林恩对凯西微笑着——然后就沉默了，戴维刚说过的话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不断重复着。

“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

有些人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中——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危险的。戴维·亨特就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世界不是林恩所生活过的那种世界——尽管如此，这个世界仍对她很有吸引力。

过了一会儿，戴维又用他那低低的、满有兴致的声音

说：

"我们还可以谈话吗？"

"哦，是的。"

"很好，那么你是否仍然吝惜罗莎琳和我通过不正常手段得到的财产？"

"是的，"林恩很有兴致地说道。

"好极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买点蜡，使用黑色魔法。"

他笑了。

"噢，不，你不会那么做的。你不是那种靠过时的旧办法行事的人。你会使用现代的方法，还可能很有效。但是你不会赢的。"

"你怎么会认为我们之间会有对抗呢？我们不是都已经接受了不可抗拒的事实了吗？"

"你们所有人都表现得很好。真是有意思。"

"怎么，"林恩压低声音说，"你恨我们吗？"

那双暗色的、深不可测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在闪烁不定。

"我不可能使你理解。"

"我想你能够。"林恩说道。

戴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用轻松的、闲谈的语气问道：

"你为什么要跟罗利·克洛德结婚？他是个呆子。"

她尖刻地说道：

"你对此事、对他一无所知。你不可能理解！"

戴维没有表现出任何要改变谈话的神态，继续问道：

“你对罗莎琳怎么看？”

“她很可爱。”

“还有别的吗？”

“她似乎过得并不愉快。”

“非常对，”戴维说道，“罗莎琳有点太傻。她被吓坏了。她一直很胆小。她卷入事情中，却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要我给你讲一讲罗莎琳的事？”

“如果你愿意的话。”林恩礼貌地说道。

“我非常愿意。她一直想作戏剧演员，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舞台。当然，她一点也不行。她进了一个要到南非去的三流巡回演出公司。她喜欢南非这个词的含义。公司在开普敦陷入了困境。然后她就随便跟一个尼日利亚政府官员结了婚。她不喜欢尼日利亚——而且我觉得她也不怎么喜欢她的丈夫。如果他是一个暴烈的人，又喝酒又打她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事了。但他是一个颇富于理智的人，在荒无人烟的地域经营着一所很大的图书馆，并喜欢谈论形而上学。因而她又飘落回开普敦。那个家伙表现得很好，还给她一笔津贴。他本来会跟她离婚的，但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他没有离。不过无论如何，可幸的是他后来死于热病，罗莎琳也因而得到了一笔抚恤金。后来战争爆发，她又漂流到一艘往南美去的小船上。她不怎么喜欢南美，所以她又飘落到另一艘船上，在那里她遇到戈登·克洛德，并且向他讲述了她不愉快的生活，因而他们在纽约结了婚，并且幸福地生活了两周。不久，他被炸弹炸死，给她留下了一幢大房子，许多贵

重的珠宝，以及一笔巨额收人。"

"这个故事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结局，真不错。"林恩说道。

"是的，"戴维·亨特说道，"罗莎琳虽然智力低下，却总是很幸运——这也不错。戈登·克洛德是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他死时六十二岁。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再活二十年，甚至更长。这对罗莎琳来说不会有多大乐趣，不是吗？她跟他结婚的时候二十四岁，现在才二十六岁。"

"她看起来甚至还要年轻些。"林恩说道。

戴维往桌对面看去。罗莎琳·克洛德正在碾她的面包。她看起来像一个紧张的孩子。"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的确不错。完全没有思想，我想。"

"可怜的东西，"林恩突然说道。

戴维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要可怜她？"他尖刻地说道，"我会照管罗莎琳的。"

"我期望着你会。"

他的脸沉了下来。

"谁要是想欺负罗莎琳，那就先来会会我吧！我可是身经百战，什么场面都见过的！"

"现在可以听听你的生活经历吗？"林恩冷淡地问道。

"可以给你一个非常简略的叙述。"他微笑了。"当战争爆发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要为英格兰而战。我是个爱尔兰人。但是像所有的爱尔兰人一样，我喜欢战斗。突击队对我

来说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那里我有过一些乐趣，但不幸的是由于一次严重的腿伤，我被迫退出了。后来我去了加拿大，在那里从事一项训练别人的工作。当我收到罗莎琳从纽约发来的电报说她要结婚时，我正闲着没事做。她并没有说会有便宜可捡。但我很善于从字里行间看出门道来。我飞到那里，紧紧跟定这幸福的一对儿，跟他们一起回到伦敦。现在——”他对着她傲慢地微笑着——“水手归家了，从大海中归来。这是指你！猎人也从山上回到了家。怎么了？”

“没什么，”林恩说道。

她跟着其他人一起站了起来。当他们到客厅，罗利对她说：“你看起来似乎跟戴维·亨特相处得不错。你们在谈些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林恩说道。

第五章

“戴维，我们什么时候回伦敦去？我们什么时候去美国？”

在早餐桌子的对面，戴维·亨特惊讶地瞥了罗莎琳一眼。

“我们不用着急，是吧？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

他赞赏地瞥了一下他们正在吃中饭的这间屋子。法罗班克建在山坡上，从窗户里可以看到昏昏欲睡的英格兰乡村的全景。斜坡形的草坪上长着成千上万株水仙花。现在花期已快尽了，但仍形成了一片金色的花海。

罗莎琳一边碾着盘子里的面包，一边嘟哝说：

“你说过我们要去美国——很快。只要能办到，越早越好。”

“是的——但是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到。有优先权的问

题，不论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公务方面的理由。战争之后事情总是很难办的。”

他一边说一边有点自己跟自己动气。他提出的理由尽管毫无虚假可言，可是听起来像是借口。他在想坐在对面的这个女孩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她为什么突然这么渴望去美国？

罗莎琳低声说：“你说我们只在这里呆很短一段时间，你没有说过我们要住在这里。”

“沃姆斯利河谷有什么不好？还有法罗班克？是不是？”

“没有什么。都是他们——他们所有这些人！”

“克洛德家族？”

“是的。”

“那恰恰就是令我感到很刺激的事情，”戴维说，“我喜欢看到他们那自以为是的面孔被嫉妒和恶意吞噬掉。不要剥夺我的乐趣，罗莎琳。”

她用一种低低的激动的声音说道：

“但愿你不要那样想。我不喜欢那样。”

“振作一些，宝贝。我们已经受够气了，你和我。克洛德家族生活得很软弱——软弱。依靠他们的老大哥戈登生活。小跳蚤依靠大跳蚤而活着。我憎恨他们那种生活——我向来都是这样。”

她很震惊，说道：

“我不喜欢憎恨别人，这是不道德的。”

“你不觉得他们恨你吗？他们对你好吗——很友好吗？”

她不敢确定：

"他们并没有对我不好,他们并没有伤害我。"

"可是他们会的,小脸蛋儿,他们会的。"他旁若无人地笑起来。"若不是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很在意的话,那么在某一个良辰就会有人发现你背部插着一把刀。"

她颤抖着。

"不要说那些可怕的事情。"

"那么——也许不是一把刀。也许是汤中放上马钱子碱。"

她瞪着眼睛盯着他,嘴唇发抖。

"你在开玩笑……"

他又开始严肃起来。

"不要担心,罗莎琳,我会照顾你的。他们要先来对付我。"

她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就是关于他们恨我们的话——恨我——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伦敦呢?我们在那里就会安全了——远远躲开所有的这些人。"

"乡村对你的身体会有好处,我的宝贝。你也知道住在伦敦会使你不舒服的。"

"那是当那儿有炸弹时——炸弹。"她颤抖起来,闭上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永远……"

"不,你会忘记的。"他轻柔地抓住她的双肩,轻轻地摇着她。"从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中挣脱出来,罗莎琳。你是被吓坏了,可是现在都结束了。不再有炸弹了。不要再想那些事儿了。你不记得,医生说长期呼吸乡村的空气、生活在乡间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带你离开伦

敦的原因。”

“真是这个原因吗？是这样的吗，戴维？我原以为——也许——”

“你原以为什么？”

罗莎琳慢慢说道：

“我原以为也许是由于她你才想留在这儿……”

“她？”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那天晚上的那个女孩儿，就是那个皇家海军妇女队里的那个女孩儿。”

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而可怕。

“林恩？林恩·马奇蒙特？”

“她对你很重要，戴维。”

“林恩·马奇蒙特？她是罗利的女朋友。那个老实本分没有出过家门的罗利。那头智力迟钝、长相漂亮的公牛。”

“那天晚上我看到你跟她交谈。”

“哦，看在上天的面上，罗莎琳。”

“而那以后你又去见她了，不是吗？”

“是那天早上我出去骑马在农场附近遇到她的。”

“那以后你还会遇见她的。”

“当然了，我总是会遇到她的！这是一个小地方。你没走两步就要遇到一个克洛德家的人。可是如果你认为我已经爱上了林恩·马奇蒙特，那你就错了。她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不讨人喜欢的女孩子，一点文明的素养都没有。但愿老成的罗利喜欢她。不，罗莎琳，宝贝，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儿。”

她怀疑地说道："你保证吗，戴维？"

"当然了，我保证。"

她有点儿胆怯地说道：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摆扑克……但那些预言实现了，真的实现了。有一个女孩儿要带来麻烦和悲哀——一个来自海外的女孩。还有一个隐秘的陌生人，也要走进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危险。那就是那张死亡之牌，还有——"

"你和你那些隐秘的陌生人！"戴维大笑。"你总是那么多的迷信。不要和隐秘的陌生人打交道了，这是我给你的忠告。"

他笑着踱步出了房子，但是当他离开了那座房子时，他的脸上便阴云密布，皱起了眉头。他小声咕哝道：

"林恩，你不会走运的。从国外回到家来，要打乱整个计划。"

因为他意识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却有意地走向那条路，那条可能会遇到他刚刚如此恶意呼唤过的女孩儿的路。

罗莎琳看着他穿过花园，出了小门，走上了那条田地间的公用小径。然后她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打开衣橱翻看着那些衣服。她总是喜欢用手去触摸、去感觉那件新貂皮大衣。想一想竟然是那样一件大衣——她永远也不能够完全抑制住那件貂皮大衣带给她的惊喜。正在这时，客厅的女仆上来告诉她马奇蒙特夫人来了。

阿德拉正坐在客厅里，嘴紧绷着，心跳比平常加快了一倍。几天来她一直在使自己坚强起来，以向罗莎琳求助，但实质上她是在拖延时间。而且她发现林恩的态度不知怎么

发生了变化，她现在坚决反对她妈妈向戈登的遗孀借贷以解脱困境。

但是银行经理的又一封来信迫使马奇蒙特夫人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她不能再拖了。林恩一早就出去了，而且马奇蒙特夫人看见戴维·亨特在沿着那条小路往前走——那么道路畅通无阻了。她尤其想要的是，罗莎琳一个人在家，没有戴维的陪伴，她想到罗莎琳一个人在家事情会容易办得多。

尽管这样，当她在阳光灿烂的客厅里等待的时候，她还是感到极度紧张。不过当罗莎琳脸上带着在马奇蒙特夫人看来比平时更明显的"愚蠢"相走进来时，她感觉稍好了一些。

"真不知道，"阿德拉心里想道，"是那次爆炸使她那样了呢，还是她本来一直就这样?"

罗莎琳结结巴巴地说：

"哦，你——你——你好。有什么事吗？请坐吧。"

"今天上午天气真不错，"马奇蒙特夫人明快地说道，"我那些种得早的郁金香都开了。你的呢?"

那姑娘茫然地盯着她。

"我不知道。"

阿德拉想道，拿这样一个人怎么办呢，不谈园艺和狗？这可是在乡村大家都欢迎的话题啊。

她大声说道："当然了，你有这么多园艺工人——他们会照管一切的。"语气却掩饰不住地透出一种酸溜溜的味道。

"我想我们的人手还不够，老穆拉德说他还得再要两个人，但现在人力似乎仍然非常短缺。"

这些话从她嘴里出来，有一种能说善道的鹦鹉般的腔调——更像一个小孩儿在重复她刚从大人那里听到的话。

是的，她的确像个小孩儿。阿德拉心里想，是不是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是不是就是这一点吸引了那个头脑固执而又精明的商人戈登·克洛德，并蒙蔽了眼睛，使他看不到她的愚蠢和缺乏教养？毕竟，不可能仅仅是相貌吸引了他。曾有许多漂亮的女人用尽各种手段去吸引他，都没有成功。

但是，孩子气对于一个六十二岁的人来说很可能会具有吸引力。这种孩子气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真的，抑或只不过是装出来的一种姿态——已经得到了回报，并因之而成了第二本性？

罗莎琳还在说着："戴维出去了，我恐怕……"这些话使马奇蒙特夫人清醒过来。戴维随时可能回来。现在就是她的机会，她决不能放走它。那些话似乎卡在她的喉咙里，但她还是没法说出来。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帮助我？"

"帮你？"

罗莎琳没有理解，看上去很吃惊。

"我——现在日子真是难——你看，戈登的死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你这个愚蠢的白痴，"她想道，"难道你非得那样目瞪口呆地盯着我吗？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你肯定知道我的意思。毕竟你自己也曾经贫穷过……"

那一刻，她憎恨罗莎琳。恨她是因为她——阿德拉·马奇蒙特，现在正坐在那里向她诉苦要钱。她想："我不能那么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那么做。"

一瞬间，所有那些长时间占据她脑子的思考、焦虑以及模糊的计划又都闪现。

卖掉房子——(但是搬到哪里去呢？市场上根本没有小房子——当然便宜的房子就更没有了。)接收一些付房租的客人——(但是你没有工作人员——而且她没有办法——没办法应付随之而来的做饭以及其它家务活。如果林恩帮忙的话——但是她马上就要跟罗利结婚了。)跟罗利和林恩住在一起？(不，她决不会那么做！)找一份工作。什么工作？谁会要一个没受过训练、精力衰颓、又上了年纪的女人？

她听到她的声音有一种好战的意味在里面，因为她蔑视自己。

"我指的是钱，"她说道。

"钱？"罗莎琳说。

她的声音听起来惊奇得近乎天真，好像她从来也没有想到阿德拉会谈到钱。

阿德拉执著地继续说下去，把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我在银行里已经透支了，欠下好多帐——修理房屋——修理费还没付呢。你看，所有这一切都减半了——我说的是我的收入。我想这都是由于税收增多的缘故。你知道，过去戈登帮助我们。我指的是房子。所有维修工作都是有他来做的，修补屋顶、粉刷，还有其它类似的事情。他还另外

给我们一笔钱。他每个季度都把这笔钱加到我们的帐户上。他总是说不要担心，当然了，我从来都没有担心我们的生活。我是说，他活着时一切都很好，可是现在——”

她停下来，她感到不好意思——但同时也轻松了许多，毕竟最难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如果这个女孩儿拒绝的话，那就拒绝吧，事情也不过如此。

罗莎琳看起来很不安的样子。

“噢，天啊！”她说，“我以前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想过……我——呃——当然，我要问问戴维……”

阿德拉紧紧地抓住椅子扶手，绝望地说：

“你能不能给我一张支票——现在就给我……”

“是的——是的，我想我能。”罗莎琳看上去很惊愕的样子，她站起身，走到桌前。她在各种各样的分类架上翻找着，最后拿出一本支票簿。“你将要——多少钱？”

“就——就五百英镑吧——”阿德拉突然停下来。

“五百英镑。”罗莎琳顺从地写着。

阿德拉如释重负，没想到竟这么容易！她又感到沮丧，因为她觉得此时她内心中感到的不是感激，而是对轻而易举得来的胜利的不屑一顾！罗莎琳的确头脑简单得令人吃惊。

罗莎琳从写字台前站起来，向她走过来，手里笨拙地举着那张支票。她似乎此时尴尬难耐。

“我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真的很抱歉——”

阿德拉接过支票。只见那只幼小的、孩子气的手在粉红色的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的是如下的字：马奇蒙特夫人。五

百英镑。罗莎琳·克洛德。

“你真好，罗莎琳。谢谢你。”

“哦，请别——我是说——我本来应该想到——”

“亲爱的，你真是太好了。”

她把那张支票装进了手提包，阿德拉·马奇蒙特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这个姑娘真是太容易说话了。不过再在这里呆下去，大家会感到尴尬的。于是她跟罗莎琳道了别，离开了。她在车道上遇到戴维，愉快地说了一声“早上好”，便匆匆往前走了。

第六章

“那个马奇蒙特女人刚才来这儿干什么?”戴维一进屋就问道。

“噢,戴维。她急需一笔钱。我从来没想到——”

“你就给她了,我猜。”

他用绝望而又带些幽默的眼光看着她。

“你一个人呆着不行,罗莎琳。”

“噢,戴维,我没法拒绝。毕竟——”

“毕竟——什么?借了多少?”

罗莎琳低声嘟哝道:“五百英镑。”

戴维松了一口气,笑了。

“小意思!”

“哦,戴维,这是一大笔钱。”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并不算多,罗莎琳。你似乎从来都

没有真正领会到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其实如果她要借五百英镑，而只拿走二百五十英镑，她同样会非常满意的。你必须懂得借钱时的措辞！”

她低声说：“对不起，戴维。”

“我亲爱的宝贝！毕竟这是你的钱。”

“这不是，真的不是。”

“现在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了。戈登·克洛德还没有来得及立遗嘱，就死了。正如人们所说，玩游戏靠的是运气。我们赢了，你和我，其他的人——是输家。”

“这似乎并不——正确。”

“喂，我可爱的罗莎琳妹妹，你难道不喜欢这些吗？”一座大房子、仆人——还有珠宝？难道这不是一梦变成了现实吗？难道不是吗？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我有时想，一觉醒来，我会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梦。”

她跟着他笑了起来。他仔细地看着她，觉得很满意。他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他的罗莎琳。他想，如果她有良知，事情就不好办了，可她偏偏就有。

“你说得很对，戴维，这就像一个梦——或者电影里的什么东西。我喜欢所有这一切，我真的喜欢。”

“但是，我们应把握住我们所拥有的，”他警告她。“不要再向克洛德家里的人拱手奉送更多的东西了，罗莎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钱都比你和我从前所有的多得多。”

“是的，我想那没错儿。”

“林恩今天早晨在哪里？”他问。

“我想她去长柳居了。”

去长柳居　　去看罗利——那个呆子　　那个乡下佬！他那好脾气突然无影无踪了。她准备嫁给那个家伙，是吗？

他心情变得很坏，漫步走出了房子，向山上走去，穿过大片的杜鹃花，又穿过山顶上的那个小门。从那里那条小路沿着山蜿蜒而下，经过罗利农场。

正当戴维站在那儿时，他看到林恩·马奇蒙特从农场那边走了过来。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作出一副挑衅的样子，走下山去见她。他们就在半山坡的一堵墙的阶梯旁相遇了。

“早上好，”戴维说，“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你以前已经问过我了，”她回敬道，“你很清楚。是在六月。”

“我看你们已经办了吧？”

“我不懂你指的是什么，戴维。”

“哦，是的，你知道。”他轻蔑地大笑。“罗利，罗利是什么东西？”

“一个比你强的男人——我看你敢碰他。”她轻轻松松地说。

“我不怀疑他是一个比我强的男人——可是我却敢碰碰他。为了你我什么都敢做，林恩。”

她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

“你不理解，我是爱罗利的。”

“我感到很惊奇。”

她情绪激烈地说：

"我爱他，我告诉你。我爱他！"

戴维上下仔细地打量着她。

"我们都只是看到自己的幻像——就是我们向往的自己的幻像。你想象你自己爱罗利，和罗利成家，并且会很满足地和罗利在这里生活，从来也不想离开。可那不是真正的你，是吗，林恩？"

"哦，真正的我是什么？那让我来问你，真正的你是什么样的？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曾经说过我需要安全、暴风雨后的静寂、无穷烦恼后的悠闲。不过我不知道。林恩，有时，我怀疑我和你想要的都是——麻烦。"他不快地接着说道："但愿你从来都没有在这里出现就好了。在你来这儿之前，我一直都是特别快活的。"

"难道你现在不快活吗？"

他看着她。她感到一种兴奋在心里升起。她呼吸开始加速。她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受到戴维那莫名其妙的坏脾气所带来的吸引力。他伸出一只手，抓住她的肩，搂住她……

然后很突然地，她感到他的手松开了。他从她的背后向山上望去。她扭过头看是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一个女人刚刚走过法罗班克上面的那个小门。戴维机警地问道："那是谁？"

林恩说：

"看起来好像是弗朗西丝。"

"弗朗西丝？"他皱着眉。"弗朗西丝想要什么？我亲爱

的林恩！只有那些伸手要钱的人才会去拜访罗莎琳，你的妈妈今天早上已经拜访过了。"

"妈妈？"林恩向后退了退，她皱着眉头。"她想要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吗？钱！"

"钱？"林恩全身僵硬了。

"她已经拿到手了，"戴维说。他冷冷地笑着，那笑容近乎残酷，然而正适合他那张脸。

一两分钟之前，他们还是很亲近的，现在由于突然而至的敌意，他们变得如同相隔千里之遥。

林恩大声喊着："哦，不，不，不！"

他有意地模仿着她：

"是的，是的，是的！"

"我不相信！多少钱？"

"五百英镑。"

她急剧地吸了一口气。

戴维若有所思地说：

"不知道弗朗西丝打算要多少钱？真的，让罗莎琳一个人呆着，哪怕只有五分钟也可能是不安全的！那个可怜的女孩儿不知道如何去说不。"

"还有——别的什么人吗？"

戴维嘲弄地笑了笑。

"凯西舅妈欠了一些债——哦，不多，有二百五十英镑就足够打发他们的——可是她担心这件事会传到医生耳朵里！既然这些债务是欠中间人的，他也许不会同意的。当然了，她并不知道。"戴维接着说："医生本人已经来要过钱

了。"

林恩低声说道："你会怎样看我们——你会怎样看我们！"然后，她转身急急地跑下山，往农场那边去了。他感到很诧异。

他一边看着她离开一边皱眉思索着：她回到罗利身边，像家鸽一样飞回到那里。这使他很不安，但心里却又不愿承认。

他又一次向山上望去，皱着眉。

"不，弗朗西丝，"他低声说道，"你不会拿到钱的。今天来，你选错了日子。"他大踏步地目标明确地向山上走去。

他穿过那个小门，走出那片杜鹃花——越过草坪，轻轻地翻过客厅的窗户进了房子。就在那时，弗朗西丝·克洛德说道：

"——但愿我能把所有这一切说清楚。可是，你看，罗莎琳，这解释起来真的特别困难——"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过来：

"是吗？"

弗朗西丝·克洛德陡地转过身去。与阿德拉·马奇蒙特不同，她不是有意地选择罗莎琳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来。所需要的数目很大，不征求她哥哥的意见，罗莎琳不可能拿出这一笔钱。实际上，弗朗西丝本想同戴维和罗莎琳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她不想让戴维觉得她想趁他不在的时候设法从罗莎琳那里取走钱。

她没有听到他从窗子里进来的动静，当时她正专注于怎样才能把事情陈述得合情合理。这一打岔使她感到很惊

愕，她同时也意识到了戴维·亨特由于某种原因心情特别的不好。

"哦，戴维，"她从容地说道，"你回来我很高兴。我刚刚和罗莎琳说起，戈登的死使得杰里米处于无底深渊，我想知道她能否伸手帮一把。事情是这样——"

她的话像流水一样轻快地吐出来——事情所牵涉的大笔钱——戈登的支持——口头答应下来——政府限制——抵押——

在戴维的思想深处油然生出一种敬佩之情。这个女人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说谎者！所讲的一切似乎合情合理。但那绝不是真的。不，这件事他敢发誓。绝不是真的！不知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杰里米已经身陷困境中了吗？如果他能让弗朗西丝来这里要这种手段，他的境况一定是很绝望了。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他说："一万？"

罗莎琳用一种怯怯的语调说道：

"那是一大笔钱。"

弗朗西丝很快地说道：

"哦，我知道。如果不是很难筹集的一笔款子，我不会来找你的。可是，如果没有戈登撑腰，杰里米绝不会插手这笔交易的。真是极度不幸，戈登死得这样突然——"

"把你们这些人扔在了这个冰冷的世界上？"戴维很不高兴。"在过惯了在他的羽翼下有保障的生活之后？"

弗朗西丝的眼里闪出一丝微弱的光，她说：

"你把事情描述得如此地生动形象！"

“罗莎琳是不能动用那笔资本的，你知道。她只能支配应得的收入。而且她还要交纳大约一千九百零六英镑的所得税。”

“哦，我知道。如今苛捐杂税是很可怕的。可是，这总能应付得过去，不是吗？我们会偿还——”

他打断她的话：

“过去能应付得过去。但将来不见得！”

弗朗西丝很快地转向罗莎琳。

“罗莎琳，你是多么慷慨的一个——”

戴维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

“你们克洛德家的人以为罗莎琳是什么——一头产奶的牛？你们所有人都来找她——暗示、询问、乞求。并且紧追着她不放。嘲笑她，看不起她，憎恨她，希望她死掉才好——”

“你那样说不对，”弗朗西丝大叫着。

“难道说错了吗？我告诉你我厌恶你们所有这些人。你们从我们这里别想拿到钱，你们不必再来了，也不必再发牢骚了。懂吗？”

他气得脸色发青。

弗朗西丝站了起来，脸色木然而又毫无表情。她心不在焉地戴上软皮手套，但这个动作却又像有意识的，仿佛有着重要的意义。

“你的意思我已非常明了，戴维。”她说。

罗莎琳低声说：

“很抱歉。我真的是很抱歉……”

弗朗西丝没有理会她。罗莎琳也许本不应该呆在这个房间。弗朗西丝向窗户那边走了一步，然后停了下来，面对着戴维。

“你曾说过我恨罗莎琳，你错了。我没有恨过罗莎琳——可是我恨——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怒视她。

“女人必须得活命。罗莎琳嫁给一个比她年长很多的有钱的人，有什么么不可以呢？可是你！你得依靠你妹妹才能生活，靠那块肥沃的土壤来生存，轻松地生活——靠她活着。”

“我是替她抵挡那些贪婪的女妖。”

他们站立在那儿，彼此对视着。他意识到她的愤怒，一个念头划过他的脑际：弗朗西丝·克洛德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她可能不计后果地为所欲为。

当她张开嘴要说话时，他甚至感到一丝恐惧。可是，她说话的态度是异常地不明朗。

“我会记住你说过的话，戴维。”

她经过他身边，从窗子边走出去。

不知为什么，他强烈地感受到她的这些话是一种威胁。

罗莎琳哭泣着。

“哦，戴维，戴维——你不应该对她说起那些事情。她是他们当中对我最好的一个人。”

他极为生气地说：“闭嘴，你这个小傻瓜。你想要他们把你踏在脚下，把你身上的每一便士都榨取尽吗？”

“可是，那钱——如果——如果它不是合法归我所有

——”

戴维瞥了她一眼，她吓得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我——我不是那意思，戴维。”

“我希望不是。”

他想，良心这个东西是恶魔！

他以前没有认真考虑过罗莎琳的良心问题，将来它会使情况变得复杂、难以应付。

将来？他皱着眉头看着她，脑子却在飞速思考着。罗莎琳的将来……他自己的……他向来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他知道现在……可是，罗莎琳？摆在罗莎琳面前是一条什么路呢？

正当他的脸色阴沉下来时——她突然叫出了声，浑身战栗着：

“哦！有人正从我的坟墓上走过。”

他好奇地看着她，说道：

“这么说你意识到结局会是那样？”

“你什么意思，戴维？”

“我是说那五——六——七个人各个都在设法在你还没寿终正寝之前就把你推进坟墓！”

“你不是在说——谋杀——”她的声音颤抖着。“你认为这些人会谋财害命——不，像克洛德家族里的这些好人是不会的。”

“我不相信像克洛德家族中的这些好人不会做出谋财害命的事情来。可是，有我在这儿保护你，他们没法谋杀你。他们得首先把我铲除，但如果他们把我铲除了——那么

你自己可要小心了！"

"戴维——不要说得这样可怕。"

"听着，"他抓住她的胳膊。"万一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你自己，罗莎琳。记住，生活是不安全的——是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我知道对你尤其危险。"

第　七　章

“罗利，你能给我五百镑吗？”

罗利盯着林恩。因为是跑着来的，她现在站在那儿，张着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气，脸色苍白。

他坐了下去，抚慰着她，就仿佛他在对一匹马说话：

“好啦，好啦，不要着急，宝贝。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要五百英镑。”

“要是为那件事，我自己能办。”

“可是，罗利，我在说正经事。你难道不能借给我五百英镑吗？”

“事实明摆着，我透支了。那台新的拖拉机——”

“是的，是的——”她撇开那些农事不管。“可是，你无论如何也是能够筹到钱的——如果你不得不这样做，难道不是吗？”

"你要钱干吗，林恩？你处于某种困境中了吗？"

"我要钱给他——"他把头甩向后面山上的那个大大的方形房子。

"亨特？究竟为什么——"

"都是妈妈，她向他借钱。她现在——她现在手头有点儿紧。"

"是的，我想到她会是这样的。"罗利的话听起来很同情人。"她非常倒霉。但愿我能帮她一把就好了——可是我不能。"

"我不能容忍她向戴维借钱！"

"不要这样，宝贝。事实上，是罗莎琳应该支付这笔钱。毕竟——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为什么不？你说，'为什么不'，罗利？"

"我就不明白罗莎琳为什么不应该偶尔帮一把。老戈登置我们于困境之中，没有留遗嘱就死了。如果罗莎琳很识时务的话，她应该看到她是有必要拉大家一把的。"

"你还没有从她那儿借钱吧？"

"没有——呃——那是两回事。我不能大摇大摆地去向一个女人借钱。这种事情你不会喜欢的。"

"你难道没有看出我不想——不想欠戴维·亨特的？"

"可是，你没有欠他的钱啊。那不是他的钱。"

"其实，那就是他的钱。罗莎琳完全处于他的支配之下。"

"哦，我想是这样的。可是他并没合法拥有。"

"你不要说了，你不能——借给我一些钱吗？"

“你来看看，林恩——如果你真的是处于困难中——被勒索了或是欠下债——我会卖掉土地或者牲畜——可是，事情并非像想象的那样令人绝望。事实上，我只是避免破釜沉舟。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可恶的政府下步会怎么做——到处设置障碍——各种表格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时要填到半夜——真叫人受不了。”

林恩怨恨地说道：

“哦，我知道了！要是约翰尼没有遇难就好了——”

他大喊道：“不要提约翰尼！不要谈起他！”

她凝视着他，很吃惊的样子。他的脸发红，有些充血。他似乎气得发狂了。

林恩转身慢慢地走回白房子。

“你难道不能把钱还回去吗，妈妈？”

“真的，林恩，我亲爱的！我直接拿着钱去银行，然后我把钱还给阿瑟、保德海姆和奈布沃丝。奈布沃丝说话越来越不好听了。哦，我的天，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我已好多天没睡好觉了。真的，罗莎琳非常理解人，心地也很好。”

林恩带有怨气地说：

“我想从现在开始你会一次接着一次地去她那里。”

“我希望不必那样做，亲爱的，我将努力做到节俭生活，这一点你很清楚。可是，当然了，如今物价是这样高。生活越来越糟。”

“是的，我们的日子会每况愈下。继续乞讨吧。”

阿德拉脸红了。

“你不该那么说，林恩。我跟罗莎琳解释了，我们一直都是依赖戈登来生活的。”

“我们不该那样。那就是错误之所在，我们不该那样。”林恩接下去说：“他是有理由瞧不起我们的。”

“谁瞧不起我们？”

“那个讨厌的戴维·亨特。”

马奇蒙特夫人不失尊严地说道：“我就没有看出这和戴维·亨特如何看我们有什么关系。幸好他今天早晨不在法罗班克——否则的话，我想他会促使那个女孩改变主意的。当然了，她是完全处于他的支配之下的。”

林恩换了一个姿势站着。

“你指的是什么，妈妈，当你说——我回到家的第一天早晨——‘如果他真的是她的哥哥’？”

“哦，那件事。”马奇蒙特夫人看起来有点儿尴尬。“嗨，那是一些流言蜚语，你知道。”

林恩只是追根究底地等着她的妈妈说下去。马奇蒙特夫人咳嗽着。

“那种类型的年轻女人——女骗子类型的(当然了，可怜的戈登是完全上当了)——她们通常有一个——呃，一个她们自己的年轻的男人在背后保护着她们。假设她对戈登说她有一个哥哥——给他往加拿大发电报或者他所在的任何地方，这个人就会出现。戈登怎么知道他是否是她的哥哥？可怜的戈登，毫无疑问，完全被迷住了，而且相信她说的所有的话。那么，这样，她的哥哥就跟着他们来到英格兰——可怜的戈登毫无戒心。”

林恩激动地说：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马奇蒙特夫人睁大了眼睛。

“真的，我亲爱的——”

“他不会是那样的。而她——她也不会的。也许她有点儿蠢，可是她人品是很好的——是的，她真的很好。这只是人们不怀好心。跟你说，我不信。”

马奇蒙特夫人不失尊严地说：

“你用不着大叫大嚷啊。”

第八章

一周以后，五点二十分火车驶进沃姆斯利石南车站，一个高个子、皮肤黝黑的男人背着个背包走了出来。

在对面的月台上，一群高尔夫球员正在等待上行到伦敦的列车。那个高个子、长着胡子的男人背着背包通过了检票口，没有要回他的车票，走出了车站。他犹疑不定地站了一两分钟——然后他看到了一个路标：通往沃姆斯利河谷的小路——他毫不犹豫地向那条路走去。

在长柳居，罗利·克洛德刚刚给自己泡完一杯茶，突然发现一个人影落在了厨房的餐桌上，他抬起了头。

如果在一刹那间他曾以为站在门里的那个女孩是林恩，那么当他看到原来是罗莎琳·克洛德时，他的失望转变成了惊奇。

她穿着一件土布料子罩衣，上面有亮丽的桔黄色和绿

色相间的宽边条纹——全然是一种人为营造的单纯，这种人工加工出来的纯朴所花费的钱之多是罗利连想也想不到的。

在这之前，他看到她一直穿着昂贵的、有些城里人气质的衣服，她穿起这些衣服让人感觉到有些故做姿态。他曾经觉得她更像一个服装模特，在展示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的而属于她的公司的衣服。

而今天下午当他看到她穿着一件颜色亮丽的宽条纹的土布衣服时，他仿佛见到另一个罗莎琳·克洛德。她的爱尔兰血统是显而易见的，黑色的曲发，还有一双可爱的蓝色眼睛。她也具有爱尔兰人的柔和的嗓音，而不是以往那种矫揉造作的语音。

"今天下午天气真好，"她说，"我出来散散步。"

她接着说：

"戴维去伦敦了。"

她在说这话时好像很心虚，说完脸就红了。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盒香烟，递给罗利一支。罗利摇摇头，他环顾四周想找一盒火柴给罗莎琳点烟，她却已在用手弹一个小小的似乎很昂贵的金制打火机，然而没点着火。罗利从她手里拿过打火机，动作很敏捷地点着火。当她向他弯过头来点烟时，他注意到她脸上的睫毛是那么长那么黑，他心想：

"老戈登还是很有眼力的……"

罗莎琳向后退了一步，带着羡慕的口吻说：

"你那块地势最高的地里有一头小奶牛，它真可爱。"

她对农事感兴趣，罗利很惊讶。他开始向她讲述农场的

事。他真的很诧异，她对此兴趣盎然，可是，谁都能看出来，她是出于真心的，而不是有意装出来的。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她对农事懂得很多。她如数家珍般地谈起黄油的制作过程和奶产品。

“嗨，你都可以作一个农夫的妻子了，罗莎琳。”他微笑着说。

她脸上神气活现的表情消失了。

她说：

“我们曾有过一个农场——在爱尔兰——在我来这儿之前——之前——”

“在你上舞台之前？”

她若有所思地，然而在他看来还有点儿带有负罪感地说道：

“就是在不久以前……那一切我记得都很清楚。”接着，她又突然有些兴奋地加了一句：“我可以给你的奶牛挤奶，罗利，就是现在。”

这真的是另外一个罗莎琳。戴维·亨特会容许她谈论过去的农事吗？罗利认为他不会的。古老的爱尔兰贵族出身，这是戴维要留给人们的印象。他觉得罗莎琳所表明的情况更接近事实。最初的农场生活，然后是舞台的诱惑，跟随演出公司到南非，结婚——中部非洲的与世隔离的生活——逃走——一段空闲时间——最后与一个纽约的百万富翁结婚……

是的，罗莎琳·亨特离开这种挤牛奶的生活已经很远了。但是看着她，他很难相信她曾经有过这么多的经历。她

的脸上还带着那种天真单纯又有点傻乎乎的表情，是一张没有什么人生阅历的脸。而且她看起来是那么年轻——比她二十六岁的年龄要显得年轻得多。

她身上有某种感染人的东西，像那天早上他赶到屠夫那里的那群小牛一样，让人可怜。他像看那群小牛一样看着她。那会儿看着小牛，他心里曾想：可怜的小家伙们，就要被杀掉了，真令人同情……

罗莎琳的眼里现出一丝警觉的表情。她不安地问道：“你在想什么，罗利？”

“你想不想看一看农场和牛奶场？”

“哦，我非常愿意。”

由于她兴致这么高，他也格外地高兴，带着她走遍了整个农场。但是当他最后建议给她倒杯茶时，她眼睛里却现出惊慌的表情。

“哦，不了——谢谢你，罗利——我该回家了。”她低头看了看她的表。“噢，这么晚了！戴维要坐五点二十的火车回来。他会找我的。我——我得赶紧回去了。”她又腼腆地加了一句：“我今天下午过得很快活，罗利。”

这是实话，罗利想。她过得很快活。她可以表现出原本的自我——找回她原来的单纯天真的自我。很显然，她害怕她的哥哥戴维。戴维是他们家里的智囊人物。她出来一个下午——是的，就像仆人一样有一个下午的假期！这就是富有的戈登·克洛德夫人！

当他站在大门口看着她急急地上山向法罗班克走去时，他的脸上露出可怕的微笑。就在罗莎琳走到那个石梯之

前，一个人从对面走过来——罗利原想是不是戴维，但这个人显得比戴维还高还壮。罗莎琳往后退了退，让他过去，然后她就轻轻跳过石梯，步子越来越快，几乎是跑起来。

是的，她过了一个下午的假期——而他，罗利，却浪费了一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不过，也许时间并没有被浪费掉。他觉得罗莎琳似乎喜欢他，这也许会有用处的。一个漂亮的小东西——是的，今天早上的小牛也是很漂亮……可怜的小东西。

他站的那里，陷入沉思，突然被一个声音吓了一跳，他很快地抬起了头。

一个背着背包，带宽边毡帽的高个子男人正站在小路上。

“这是去沃姆斯利河谷的路吗？”

罗利瞪着他没说话，于是他又重复一遍他的问题。罗利努力将自己的思绪拉回来，回答道：

“是的，沿着这条路一直走——穿过一片田地。当你到了大路时，往左拐，再走大约三分钟，你就会到那个村子了。”

他已用同样的话回答过几百遍这个问题了。人们走出火车站就踏上这条小路，一直沿着它走直到爬上这座小山，而当他们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却对这条路失去了信心，而且看不到通往他们的目的地的任何迹象，因为树丛挡住沃姆斯利河谷。沃姆斯利河谷被掩藏在一个小山谷里面，只有教堂的尖顶能够映入眼帘。

下一个问题有些不太寻常，不过罗利并没有多加思考

就回答了他。

“斯塔格酒店或贝尔和莫特利酒店。要我选我就选斯塔格酒店。这两个酒店差不多，都很好——或者也可以说都很差。我想你会有房间的。”

这个问题使他注意地看了看和他说话的这个人。如今这个年代，人们不论到哪儿，在出门之前都要先预定好房间……

这人个子很高，脸色黝黑，长着胡子，眼睛很蓝。他大约四十岁左右，有一股蛮横不怕死的劲儿，却并不难看，但也许这张脸给人的感觉并不完全是愉快。

是从海外的某个地方来的，罗利想道。他的口音是不是有点像是从殖民地来的？奇怪的是，这张脸对他来说并不完全陌生……

他以前曾在哪儿见过这张脸，或者是见过一张非常相像的脸？

当他正徒劳地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时，陌生人又问了他一个问题，把他吓了一跳：

“你能不能告诉我附近有没有一座叫法罗班克的房子？”

罗利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哦，是的。在那边山上。你刚才一定是从它旁边过来的——如果你是从火车站沿那条小路过来的话。”

“是的，我是从那儿过来的。”他转过身，向上凝视着那座山。“那么这就是了——那个看起来挺新的、白色的大房子。”

“是的，就是它。”

“这么大的一座房子照管起来可不容易。”那个人说道，“维持这么一幢房子，要花不少钱吧？”

何止不少，罗利想道。而且我们的钱…… 一阵怒气翻涌上来，使他暂时忘记了他是在哪儿……

猛地一下，他又惊醒过来，看到陌生人正凝视着那座山，眼里有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

“谁住在那儿？”他问道，“是不是——一个被人称作克洛德夫人的人？”

“是的，”罗利说道，“戈登·克洛德夫人。”

陌生人抬了抬了他的眉毛，似乎觉得很有趣。

“哦，”他说道，“戈登·克洛德夫人。这对她来说简直好极了。”

然后他轻轻点了点头。

“哦，谢谢你，伙计。”他说道，然后他将背包换了换肩，就大步向沃姆斯利河谷走去了。

罗利慢慢转过身，走进了院子里。他脑子里在思索着什么。

他以前究竟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呢？

那天晚上大约九点半，罗利推开随便扔在厨房餐桌上的一堆表格，站起身来。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壁炉台上林恩的照片，然后皱着眉头走出屋子。

十分钟后，他推开了斯塔格沙龙酒吧的门。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坐在酒馆的柜台后面微笑着欢迎他光临。她

想，罗利·克洛德先生是一个体形很好的男人。喝了一品脱苦啤酒后，罗利开始和酒馆里其他的人谈天说地，抱怨政府、天气和各种各样的特殊事物。

这时，罗利向前移动了几步，用非常轻的声音对比阿特丽斯说：

“有一个陌生人住在这儿吗？个子很高？耷拉着帽子？”

“没错儿，罗利先生。大约是六点钟来到这儿的。你说的就是这个人吗？”

罗利点点头。

“他经过我的房子，向我问路。”

“是的。看来他好像是一个外地人。”

“我想知道，”罗利说，“他是谁。”

他看了看比阿特丽斯，对她笑了笑。比阿特丽斯也笑了笑。

“这很容易，罗利先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她俯身从柜台后面拿出一大本皮面的簿子，那里面登记了所有的房客。

她打开登记簿，指点着刚刚住进来的一些人。最后一个人是这样登记的：

伊诺克·阿登。开普敦。英国人。

第 九 章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伴随着鸟儿的歌唱，罗莎琳感觉非常愉快，穿着她那套昂贵的农民式样的服装，从楼上走下来进早餐。

最近压抑在她心头的疑虑和恐惧似乎已经消失殆尽。戴维现在脾气也很好，对她笑容可掬，温柔有加。前一天的伦敦之行令他十分满意。早餐做得非常可口、服侍也很周到。当邮差来时，他们刚刚吃完早饭。

有七、八封信是给罗莎琳的。帐单、慈善呼吁书、一些本地的请贴——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戴维把几个小的帐单放在一边，他打开第三封信。信的附件和信的外面一样是用印刷字体写的。

亲爱的亨特先生：

我想最好跟您联系而不跟您的妹妹——“克洛德夫人”联系，以免这封信的内容令她惊愕不已。简短地说，我有罗伯特·安得海上尉的消息，她听说这消息可能会很高兴。我住在斯塔格酒店，如果你今天晚上光临那里的话，我将很高兴与您详细谈这件事情。

您忠诚的

伊诺克·阿登

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仿佛被别人勒住的声音。罗莎琳抬头微笑着，然后她的脸上突然呈现出惊恐的表情。

“戴维——戴维——这是怎么回事？”

他无言地伸出手把信给她看。她拿过信来读。

“可是——戴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能读懂，不是吗？”

她抬起头，很胆怯地瞥了他一眼。

“戴维——这是说——我们打算怎么办？”

他在凝神思考着——他运用敏捷而有远见的思维在迅速地筹划着。

“这没什么，罗莎琳，没必要为此担心。这件事我能对付得了——”

“可是，这就是说——”

“别担心，我亲爱的宝贝。把它交给我来办。听着，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立刻打点行囊，去伦敦。去那边的公寓住——在那儿一直呆到收到我的信？明白吗？”

"是的，是的，我当然明白，可是，戴维——"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罗莎琳。"他对她微笑着。他那时是多么和蔼，多么值得依靠啊。"去整理行李。我开车送你去车站。你能够赶上十点三十二分的火车。告诉公寓的门房你不想见任何人。如果有人来访要见你，让他说你不在城里。给他一镑小费。明白吗？除了我之外，他不应该让任何人见到你。"

"哦。"她双手捧着脸。她用恐惧而可爱的眼神看着他。

"这没什么，罗莎琳——可是，这是个阴谋。你对这种阴谋诡计的事情不在行。交给我来处理吧。我不能让你碍着我的事，我好能够腾出手来，就这样。"

"我难道不能呆在这儿吗，戴维？"

"不，你当然不能，罗莎琳。听话。我得腾出手来对付这个家伙，不管他是谁——"

"你认为这是——这是——"

他强调地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首先，我不能让你碍着我的事。然后，我再考虑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去吧——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不要执拗了。"

她转过身去，走出房间。

戴维低头皱着眉，看着手里的信。

非常不负责任——很有礼貌——措辞认真——所指随意。这也许是处境尴尬时的真正的关心，也许是戴着面纱的威胁。他反反复复地琢磨它的用词——"我有罗伯特·安得海上尉的消息"……"最好跟您联系"、"克洛德夫人。"该死

的，他不喜欢那些倒转的逗点——“克洛德夫人……”

他看着那个签名：伊诺克·阿登。他头脑被什么东西搅扰着——某种诗意的回忆……一行诗句。

当戴维那天晚上大踏步走进斯塔格大厅时，和平时一样里面没有什么人。左边的门上写着咖啡屋，右边的门上写着休息室。再往里走就看到一个门上很简约地写着“非本店住客不得人内。”右边一个走廊通向酒吧间，从那儿隐隐传来嘈杂声。一个玻璃装饰的单间上标着办公室，一个按铃很方便地装在一侧滑动的玻璃窗上。

戴维凭经验知道，如果你不按个四五次铃，就不会有人劳神出来接待你的。除了吃饭的时间，平时斯塔格大厅像鲁滨逊·克鲁索的孤岛一样无人光顾。

这一次，戴维按第三次铃时，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从酒吧间那边沿着走廊走了过来，她用手正一正脑后的发髻。她滑进玻璃单间，面带优雅的微笑向他打招呼。

“晚上好，亨特先生。这个季节天气还不该这么冷，对吧？”

“是的——我想是的。有一位阿登先生住在这里吗？”

“让我来看一看，”利平科特小姐说，有意摆出一副不太清楚的样子。这是她一贯的伎俩，以显示斯塔格的非同一般。“哦，是的。伊诺克·阿登。二楼的五号房间。你一定能找到的。上楼以后不要沿走廊向前走，而是要绕到左边，再向下走三个台阶。”

按照这些复杂的指引，戴维轻轻敲响了五号房间的门，

里面有人说请进。

他走了进去，随手关上门。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从办公室出来，大声叫道："莉莉。"一个声音略微沙哑的女孩咯咯地笑着应声回答。她长着一双淡淡的醋栗色的眼睛。

"你能照看一下吗，莉莉？我得去查看一下那些亚麻用品。"

莉莉说："哦，当然，利平科特小姐。"她咯咯地笑着，然后又突然叹息了一声："我的确觉得亨特先生很帅，不是吗？"

"啊，在战争期间像他这一类的人我见得多了，"利平科特小姐说道，带着一种厌世的口吻。"机场里的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之类的人。我对他们的支票总是有所怀疑，但最后经常不顾理智的判断，还是拿去兑换了。但是，当然了，我那么做是很可笑的，莉莉，我喜欢的是等级地位。每次都给我很高的地位。我想说的是，绅士就是绅士，即使他是开拖拉机的。"比阿特丽斯怪声怪气地说着，离开莉莉，上了楼。

五号房间里，戴维·亨特在门内站定，看着那署名为伊诺克·阿登的人。

他约有四十来岁，有点儿像流浪汉，意味着已经潦倒了——总的来说，是个难对付的不速之客。这就是戴维的总结。除了这一点以外，其它方面则显得难以琢磨。一匹黑马。

阿登说道：

"你好——你是亨特？好。坐下吧，你想来点儿什么，威士忌？"

戴维注意到，他给自己安排得很舒服。有各种饮料——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夜里，壁炉里的火熊熊燃烧着。衣服不像是在英国裁做的，但穿着却是英式穿着。这个人的年龄也是对得上的……

"谢谢，"戴维说道，"少来点威士忌吧。"

"来点威恩牌的吧。"

"就来威恩吧。苏打不要加太多。"

他们有点像狗一样，调整着位置——互相绕对方转着，脊背挺直，颈毛竖起，准备着对方表示友好或者对方咆哮撕咬。

"干杯。"阿登说道。

"干杯。"

他们放下杯子，轻松了一点儿。第一回合到此结束。

那个称自己为伊诺克·阿登的人说道：

"收到我的信你很吃惊吧？"

"坦率地说，"戴维说，"我根本就不明白这封信说的是什么。"

"不——不——哦，也许没有。"

戴维说道：

"我想你过去认识我妹妹的第一任丈夫——罗伯特·安得海。"

"是的，我跟他很熟。"阿登微笑着，悠闲地将烟雾吐向空中。"也许是最了解他的人。你从来没见过他，对吗，亨

特？”

“没有。”

“哦，也许这没什么关系。”

“你这是什么意思？”戴维警觉地问道。

阿登随意地说道：

“我亲爱的朋友，这使得一切都非常简单了——就这些。把你叫到这儿来，我很抱歉，但是我的确觉得最好不要——”他停了停，“——不要让罗莎琳知道这件事，没有必要加给她不必要的痛苦。”

“你能直截了当一点儿吗？”

“当然，当然可以。那么，你是否曾经怀疑——该怎么说呢——关于安得海的死——哦——有某种——不可靠的东西？”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安得海总是有一些非常奇特的想法。可能是出于骑士精神——但也可能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总之，在几年前的某个时刻，如果人们认为安得海已经死去，对安得海是会有好处的。他非常善于调遣土著人——而且一直都是这样。对于安得海来说，编一个故事，再加上点儿有据可查的细节，让它流传开来，可以说轻而易举。安得海所需要做的只是在一千英里以外的某个地方出现——换个新名字。”

“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定。”戴维说。

“是吗？真的是这样吗？”阿登微笑着。他身体前倾，轻轻拍着戴维的膝盖。“假设这是真的，亨特？嗯？假设这是

真的呢？”

“我要求有确凿的证据。”

“是吗？哦，当然，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不过安得海自己可以在这儿出现——在沃姆斯利河谷。你认为这个作证据怎么样？”

“它至少是确定性的。”戴维干巴巴地说道。

“噢，是的，确定性的——就是有点让人感到尴尬，我是说，对于戈登·克洛德夫人来说。因为到那时，当然了，她就不会再是戈登·克洛德夫人。窘迫。你得承认，让人有点儿窘迫，是吗？”

“我妹妹，”戴维说道，“在她再婚时，完全相信他已死了。”

“当然她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朋友。当然她是这样的。对这一点我一点儿异议都没有。任何一个法官都会这么说的，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指责加到她头上的。”

“法官？”戴维敏锐地说。

那个人似乎有些抱歉地说：

“我刚才在想着重婚罪。”

“你到底想说什么？”戴维愤怒地问道。

“不要激动，老朋友。我们只是把大家的智慧聚集起来，看看有没有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对你妹妹最好的，我是说。没有人想听到一些不太好听的传闻。安得海——哦，安得海从前一直是个很有骑士精神的人。”阿登停顿了一下。“他现在仍然是……”

“现在？”戴维敏锐地问道。

"我是这么说的。"

"你说安得海仍然活着。他现在在哪儿?"

阿登将身子前倾着——声音也变得鬼鬼祟祟的。

"你真的想知道吗,亨特?你不知道难道不更好吗?这么说吧,就你所知,就罗莎琳所知,安得海已死在非洲。这很好,而且如果安得海还活着,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又结婚了,他一点儿都不会知道的。因为,当然了,如果他真的知道的话,他就会来……你看,罗莎琳从她的第二任丈夫那里继承了一笔钱——当然了,她实际上并没有权利得到那笔钱……安得海是一个有着很强的荣誉感的人。他不会愿意让她以欺诈手段来继承钱财的。"他停顿了一下,"不过当然,安得海对她的第二次婚姻一无所知也是可能的,他现在的状况很糟,可怜的家伙——非常非常的糟。"

"你说他状况很糟是什么意思?"

阿登严肃地摇了摇了头。

"健康状况恶化。他需要医疗护理——特殊治疗——不幸的是这一切相当昂贵。"

最后一词非常巧妙地吐露出来,仿佛恰好落人它自己应属的那一范畴。这个词正是戴维·亨特潜意识里在等着的词。

他说道:

"昂贵?"

"是的——不幸的是,每样东西都要花钱。安得海,可怜的东西,他几乎一无所有。"他又加了一句:"他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他遭受的病痛折磨……"

这时，戴维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房间。他注意到有一个背包挂在椅子上。没有看到皮箱。

“我想知道，”戴维说，声音显得不大愉快。“罗伯特·安得海是否像你说的那样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绅士。”

“他曾经是，”那个人向他保证。“但是你知道，生活会让人变得愤世疾俗的。”他顿了顿，又轻声接着说道：“戈登·克洛德是一个钱多得让人难以相信的家伙。太多财产的出现会唤起人的低级本能。”

戴维·亨特站了起来。

“我给你个答复：滚开吧！”

阿登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说：

“是的，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的。”

“你是个该死的、不折不扣的敲诈者。我一定会让你交出老底。”

“公开这件事，宁愿挨骂？真是让人敬佩的主意。但是如果我真的‘公开这件事’，你不会喜欢的。不过我不会那么做的。如果不买帐，那我还另有市场。”

“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克洛德家族。假如我去找他们。‘对不起，请问你们是否愿意知道已故去的罗伯特·安得海仍然活得好好的？’怎么样，哥们儿，他们会求之不得的！”

戴维轻蔑地说：

“你从他们那里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的。他们一文不名，每个人都是。”

“啊，不过有工作协议这么一回事。当有一天证明安得

海仍然活着，而戈登·克洛德夫人仍然是罗伯特·安得海夫人，因而戈登·克洛德在他结婚以前订下的遗嘱在法律上就仍然有效，到了那一天，就会有那么多的现金……”

戴维坐在那儿，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他突然脱口问道：

“多少钱？”

回答也是同样脱口而出：

“两万。”

“不可能！我妹妹不能动用这笔财产，她只能得到终生利息。”

“那么一万吧。她能筹到这笔钱，而且很容易。还有珠宝，不是吗？”

戴维沉默不语，然后突然出乎意料地说道：

“好吧。”

对面的这个人开始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是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使他感到吃惊。

“不要支票，”他说，“要用钞票支付！”

“你得给我们一些时间——去筹钱。”

“我给你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

“下周二。”

“就下周二。你得把钱带到这儿。”不等戴维说话，他又接着说道，“我不会到一个偏僻的小树林里——或者荒凉的河边去见你的，所以你就别存在这种打算了。你把钱带到这儿——斯塔格——下周二晚上九点。”

“你是个疑心很重的人。”

“我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我也了解你这一类人的把戏。”

“那么，就按你说的办吧。”

戴维走出房间，下了楼。他的脸气得发黑。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从四号房间出来。四号和五号房间之间有一个门是相通的，不过因为有一个衣橱正好挡在前面，住在五号房间的人一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利平科特小姐的脸颊红扑扑的，眼睛由于兴奋而闪闪发光。她激动地用手往后整理了一下头发。

第 十 章

位于梅费尔的牧人园是一幢很大的、提供服务的豪华公寓楼。虽然在战争中没有受到敌人的破坏，但这里已不如战前那么舒适了。虽然仍提供服务，但已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战前这里有两个穿制服的杂役，现在只剩下一个了。餐厅仍然提供饭菜，但除早饭以外，饭菜不再送到各房间里去。

戈登·克洛德夫人租的公寓在四层。有一个起居室，内有鸡尾酒吧一个，两间带壁橱的卧室，还有一个精美的浴室，瓷砖和铬发着亮光。

起居室里，戴维·亨特正来回大步地踱着，而罗莎琳则坐在一个两端方形有大靠背的椅子上，看着他。她看起来脸色苍白，带着一副惊恐的表情。

“敲诈！”他喃喃自语，“简直是敲诈！上帝，我是那种轻

易让人敲诈的人吗？”

她摇了摇了头，显得惶惑不安。

“要是我知道，”戴维说，“要是我知道该多好！”

从罗莎琳那里传来一下小声的痛苦的抽泣。

他接着说：

“就是钱在暗中起作用——盲目地发挥着作用——”他突然转过身来。“你把那些翡翠拿到旁德街的老格里特瑞克斯那里去了？”

“是的。”

“多少钱？”

罗莎琳的声音听起来像生了一场病一样：

“四千。四千英镑。他说这些翡翠如果我不卖的话，那就应该再上保险。”

“是的——贵重宝石价值翻了一番。嗯，我们能筹到这笔钱。但如果我们弄到了钱，这还只是开始——这意味着他们要不断地敲榨我们——罗莎琳，他们会榨尽我们的血汗。”

她大声喊道：

“噢，我们离开英格兰吧——我们离开这儿——我们不能到爱尔兰去吗——美洲——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他转过身来，看着她。

“你不是一个勇士，对吗，罗莎琳？你的座右铭就是遇到麻烦就跑。”

她哀声叫道：“我们错了——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都是极端邪恶的。”

"不要在这种时候对我说教！我受不了。我们原先过得很舒服，罗莎琳。平生第一次我过得很舒服——我不会让这一切都消失的，你听见吗？要是没有这次可恶的暗中较量该多好。你明白，不是吗，你明白整个事情也许就是一场虚惊——不过是一场虚惊？安得海也许正安然无恙地埋在非洲，正如我们一直所想的那样。"

她浑身颤抖起来。

"别说了，戴维。你让我感到害怕。"

他看着她，看出了她脸上的恐慌，马上就变换了方式。他朝她走过去，坐下来，握住她冰凉的双手。

"你用不着担心，"他说，"把一切都交给我——并且按照我说的去做。你能做到这一点的，不是吗？只要完完全全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我一直是这样的，戴维。"

他笑了。"是的，你一直都这样。我们会摆脱这一切，你不用害怕。我会想办法阻止伊诺克·阿登先生的。"

"以前是不是有一首诗，戴维——关于一个归来的人——"

"是的。"他打断她。"这也正是使我忧虑的事……不过我会弄清事情的真相的，你不用怕。"

她说：

"是周二晚上你——给他钱吗？"

他点了点头。

"五千。我就告诉他我一下筹不到这么多钱。但是我决不能让他到克洛德那伙人那儿去。我觉得他那么说只是威

胁我们，但我也不敢肯定。”

他停住了，眼光变得朦胧、深远。在这眼光后面，他的大脑在思考着，考虑各种可能性，然后又将它们推翻。

然后他笑了。那是一种放纵的、不顾后果的笑声。只有已死的人才能听得懂这种笑声……

这种笑声属于那些将要不顾一切危险采取冒险行动的人。笑声里包含着快乐和挑衅。

“我可以信任你，罗莎琳，”他说道，“谢天谢地，我可以绝对信任你！”

“信任我？”她抬起她那大大的、不解的眼睛。“让我做什么？”

他又微微地笑着。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秘密，罗莎琳，关于一次成功行动的秘密。”

他大笑起来：

“伊诺克·阿登行动。”

第十一章

罗利有些纳闷地打开那个大大的淡紫色信封。他想，有谁会用这种信封给他写信呢——而且究竟怎么得到这种信封的呢？这些奇特的设计显然在战争期间就绝迹了。

“亲爱的罗利先生，”他读道。

“我希望您觉得我采取这种方式给你写信不是十分冒昧的，可是，如果您能允许我说下去，我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您是应该知道的。”

他迷惑不解地看着斜体字部分。

“事情源于那天晚上您来到本店问起一个人的那次谈话，如果您能光临斯塔格，我会很高兴把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很难过，你的舅舅去世了而他的遗产遭致如此下落，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但望您不会有怒于我，可是，我真的认为您应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您永远的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

罗利低头盯着来函，他的思想火一般地激烈地燃烧着——他在沉思。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这个闲不住的老家伙。对比阿特丽斯的生活他了如指掌。他那时去他父亲的商店买烟草，常常在柜台后面和她在一起玩一天才走。她曾经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他记得还是他小的时候，他听到了关于她的绯闻。因为她大约有一年时间没在沃姆斯利河谷。人们说她离开是为了生下一个私生子，或许是那样，或许不是。可是如今她却备受尊重。仍然是伶牙俐齿，说话不饶人，虽然有时让人感到尴尬，在她来说却几乎是一种礼节。流言蜚语真够多的，但是这几乎就是每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所必须经历的痛苦经验。

罗利抬头看了一眼时钟，他要立即去斯塔格。让这些表格都见鬼去吧。他想知道比阿特丽斯这么急地要告诉他的是什么事情。

八点钟过一点儿，他推开沙龙酒吧的门。像往常一样，人们彼此问候，互相点头，“晚上好，先生。”罗利慢慢地朝酒吧台走去，要了一杯吉尼司啤酒。比阿特丽斯对他微笑着。

“见到您很高兴，罗利先生。”

“晚上好，比阿特丽斯。谢谢你写给我信。”

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我很快就过来找您，罗利先生。”

他点了点头——然后他一边喝着剩下的半品脱酒，一边看着比阿特丽斯忙完那些应酬，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着。比阿特丽斯回过头大声叫了一声，那个叫莉莉的女孩很快过来接她的班。比阿特丽斯低声说：“跟我过来一下，好吗？罗利先生。”

她领着他穿过一段走廊，走进一间标有“闲人免进”的屋子。里面很小，摆设却并不简单。豪华的扶手椅，喧哗的收音机，许多瓷器装饰品，还有一个样子狼狈不堪的丑角玩偶挂在一把椅子背后。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关掉收音机，指了指一把豪华的扶手椅。

“您能来，我非常高兴，罗利先生，我希望您不介意我给您写的那封信——可是我整个这个周末头脑中都在考虑这件事情——正像我说的，我觉得，您应该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她看起来非常高兴，又好像觉得自己很重要，显然很自得其乐。

罗利很温和地又很好奇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了？”

“嗨，罗利先生，您知道有位先生住在这儿——阿登先生，就是您曾来到我这儿打听过的那个人。”

“怎么了?”

“正好第二天晚上,亨特先生到这儿来,打听这个人。”

“亨特先生?”

罗利很感兴趣地坐直了身子。

“是的,罗利先生。我告诉他这人住在五号房间,亨特先生点了点头,直接上楼去了。说实话,我很惊讶,因为这个阿登先生没有提起过他在沃姆斯利河谷有认识的人,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把他当作外地人,不认识本地的任何人。亨特先生看起来火气很大,似乎是有什么事情搅扰着他,当然了,我那时并没有把它当回事。”

她停了下来喘口气。罗利没说什么,只是听着。他从来不催促别人。如果他们不慌不忙,那他也不着急。

比阿特丽斯不失尊严地接着说下去:

“过了一会儿,我正好要去四号房间去查看一下毛巾和床上用品。它跟五号房间是隔壁。刚巧有一个通着的门——从五号房间里看不到这扇门,因为有个大壁橱正好立在它前面,因而也就不会知道有这么一扇门。当然平时它总是关着的,但这次它刚巧开了一点缝——到底是谁把它打开的,我也不清楚,我保证!”

罗利仍然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他心里想,一定是比阿特丽斯把它打开的。她一定是很好奇,故意上楼到四号房间去看一看会发生什么事儿。

“您看,罗利先生,我不由自主地听到里面的谈话。当时我惊呆了,甚至一根羽毛都能碰倒我——”

那得需要一根相当结实的羽毛,罗利想道。

他脸上带着平静的、几乎是迟钝的表情听着比阿特丽斯简短地讲述她那天偶尔听到的谈话。当比阿特丽斯讲完时，她满怀期待地等着罗利的反应。

整整过了好几分钟，罗利才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之后，他站了起来。

“多谢，比阿特丽斯，”他说道，“非常感谢。”

说着，他径直走出了屋子。这令比阿特丽斯感到有些沮丧。她本以为罗利先生也许会说什么。

第十二章

罗利离开斯塔格酒店后，便不由自主地向家里走去，但走出几百码之后，他停住了脚步，又往回走。

他的脑子开始慢慢转过弯来，比阿特丽斯所讲的事带给他的震惊现在才慢慢退去，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比阿特丽斯所讲的事情属实的话——他确信她说的基本上是实情——那么，现在的局面就跟克洛德家族中每一个成员都息息相关。应付这个局面最合适的人选当然就是罗利的叔叔杰里米。作为一位律师，杰里米·克洛德会知道如何最好地利用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也会十分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步骤。

虽然罗利很想自己亲自处理这件事，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让一个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律师来办这件事是最好不过的了。杰里米越早地得知这个信息越好。于是罗利径

直向那一条街杰里米的住处走去。

给他开门的小女仆告诉他克洛德夫妇在用晚餐。她要领他过去，可是罗利没让，说他愿意在杰里米的书房等他们吃完。他这么做是不想让弗朗西丝参与他们的谈话。在他们最后确定如何处理这件事之前，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

他在杰里米的书房不安地来回踱着。在写字台上有一个标有已故威廉·杰沙米先生字样的锡制的公文传送箱。架子上是大卷本的法律卷宗。有一张弗朗西丝穿礼服的照片，还有一张她父亲爱德华·特伦顿勋爵身着骑士装束的照片。写字台上还有一张穿制服的年轻人的照片——杰里米的儿子，在战争中遇难的安东尼。

看到这张照片，罗利心里一阵畏惧，将目光转开了。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眼睛盯着爱德华·特伦顿勋爵。

餐厅里，弗朗西丝对她丈夫说：

"不知道罗利来干什么？"

杰里米疲惫地说道：

"可能违反了政府的规定。这些农民对于他们所填的表格连其中的四分之一都理解不了。罗利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小伙子，他有些着急。"

"他人很好，"弗朗西丝说，"可是令人感到很乏味。我有一种感觉，你知道，他和林恩的事进展得不是特别顺利。"

杰里米茫然地低声说：

"林恩——哦，是的，当然了。对不起，我——我好像不能集中注意力。我的神经——"

弗朗西丝立刻说道：

“不要再想那件事了。很快就会好的，我跟你说。”

“你有时很让我害怕，弗朗西丝。你太粗心大意。你看不出来——”

“我什么都能看得出来。我并不担心。真的，你知道，杰里米，我甚至喜欢这样——”

“亲爱的，”杰里米说，“那正是令我忧虑的事情。”

她微笑着。

“我说，”她说，“你别让那个乡下小子等的时间太长。去给他帮忙填写那些无穷无尽的表格，或是干点儿别的什么。”

当他们走出餐厅时，正好听见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埃德娜过来告诉他们，罗利先生说他不等了，其实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第十三章

就在那个星期二的下午，林恩·马奇蒙特出去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由于感到自己日益不安而且对自己越来越不满，她觉得有必要彻底地反思一下整个事情。

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罗利了。自从那天早上她向他借五百英镑而最后他们不愉快地分手后，他们交往依然如旧。林恩意识到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罗利完全有权拒绝这个要求。可是，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合理之说。表面上，她和罗利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可内心里，她却有些心神不定。她发觉最近几天单调难挨，然而她又不愿承认这与戴维·亨特和他妹妹突然去伦敦有关。她有些懊悔，不得不承认，戴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人……

至于她的亲戚，现在她发现他们都令人气愤难忍。她的母亲兴致最高，令她生气的是，吃午饭时跟她说要设法再找

一个花匠。“老汤姆真的是管不过来了。”

“可是，亲爱的妈妈，我们支付不起这笔开销。”林恩大声说道。

“胡说，林恩，我确实以为，如果戈登看到花园是这样日益破败不堪，他会感到非常难过的。他总是特别在意花坛，在意草是否修剪整齐，小径是否秩序井然——可你看看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戈登会乐意让它面貌一新的。”

“即使我们不得不向他的遗孀去借钱来做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林恩，在这件事情上罗莎琳表现得再好不过了。我真的认为她很领会我的意图。我付清所有帐以后，银行的收支已经平衡。而且我觉得再雇一个花匠实际上能给我们节约钱。你想想看，我们还能多种一些蔬菜。”

“我们用比一周三英镑的工资少得多的钱，就可以买好多蔬菜。”

“我认为，我们可以找一个工资要求低一些的人，亲爱的。就业服务中心总是有一些人在找工作，报纸是这样说的。”

林恩冷冷地说道：“我怀疑你能否在沃姆斯利河谷或是在沃姆斯利石南找得到这样的人。”

虽然这件事到此就不了了之了，林恩还是觉得母亲想把罗莎琳作为固定资助的来源，这个想法时时缠绕着她。这使她又想起了戴维嘲讽的话语。

就这样，她感到郁闷而又烦躁，便出来散散步，以消除不愉快的心绪。

在邮局外面她遇到凯西舅妈，不过她的情绪并没有因

此而有所好转。凯西舅妈却兴致很高。

“我想，亲爱的林恩，我们很快就要有好消息了。”

“您指什么，凯西舅妈？”

克洛德夫人点着头，微笑着，一幅精明的样子。

“我已经得到最令人惊异的消息——真的令人很惊异。我们所有麻烦就要非常简单而又令人愉快地结束了。我有过一次挫折，可是之后就得到这样的信息——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如果最初你不能成功，等等……我不想透露任何秘密，亲爱的林恩，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先引起人们虚幻的希望，可是，我坚信事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而且是注定要好起来的。我真的很担心你的舅舅，战争期间，他工作太卖力了。他确实需要退休，全身心地投入他的专业研究中——但是，当然了，没有足够的收入是不行的。他有时很奇怪，会突发一阵神经痉挛，我真为他担心，他真是很古怪。”

林恩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莱昂内尔·克洛德的变化，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还有他脾气的变化也很奇怪。她怀疑他有时求助于药物来使自己兴奋起来，甚至怀疑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瘾了。这能解释他那极度的紧张易怒。她想知道凯西舅妈对此能知道多少或者说能猜出多少。林恩想，凯西舅妈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愚蠢。

沿着街道往前走，她偶尔瞥见杰里米舅舅正从他家的前门进去。林恩想，刚刚三周，他看上去就老了许多。

她加快了步伐。她想走出沃姆斯利河谷，到那些小山上和开阔地带去。脚步开始轻快了，她的心情也很快好起来

了。她要徒步走六英里或七英里——彻底把事情想清楚。在她的一生中，她一直是一个刚毅、头脑清楚的人。她一度很清楚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满足于随波逐流……

是的，这就是问题所在！随波逐流！一种无目的、无原则的生活方式。自从她退役以后她就一直这样。一阵对战争岁月的怀念涌上她的心头。在那些日子里，责任分明，生活有计划、有条理，也不必再承受自己做决定的重负。可是，这些想法在她脑海里刚一出现，她便感到不寒而栗。这真的是人们内心里普遍的感觉吗？那就是战争最终对你的影响吗？它不是肉体的危险——海里的鱼雷，空中的炸弹，当你驾车驶过沙漠时子弹划过的清脆的声音。不，它是精神上的危险，是当你懂得停止思想生活便是多么轻而易举时的精神的危险……她，林恩，不再是头脑清楚的、刚毅而有才智的参军时的那个女孩儿了。她的聪明才智被限制、导引到明确的路线上来。现在，她又成了自己的主人，生活的主人，却不愿意积极解决个人问题，她对自己的这种厌倦的心态感到震惊。

林恩苦笑着，自忖道：如果经历战争之后，她真的变成了报纸上描写的“家庭主妇”之类的人物，那才怪呢。那些家庭主妇们，受到无数“不允许”的限制，却也没有尝到“允许”的甜头。她们不得不规划、思考、即兴创造，她们不得不充分利用自己固有的聪明才智，不得不发掘从前她们认为不曾有过的智慧！林恩现在想，她们毫无依靠独立地支撑着，为了自己、为了他人尽心尽责。而她，林恩·马奇蒙特，受过良

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做过需要动脑思考和亲身实践的工作，而现在却没有主心骨了，缺乏决断力——是的，说得不好听一点：随波逐流……

那些曾留守家园的人们：比如说，罗利。

可是，林恩立刻从模糊的抽象思维中回到现实的个人问题上来。她自己和罗利。这就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所在——惟一的问题。她真的想嫁给罗利吗？

地面上的阴影在慢慢拉长，已经日薄西山了。林恩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坐在城郊山坡上的小灌木丛下，俯瞰远处的山谷。她已经没有时间的概念了，但是，她不愿回家，不愿回到白房子，虽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远处，左下方，是长柳居。长柳居——如果她嫁给罗利，那就是她的家了。

如果！又回到那个话题——如果——如果——如果！

一只鸟从树丛中飞出，惊叫着，像发怒的孩子般的叫声。一列火车冒出一股烟，烟雾在空中翻腾着，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

我要嫁给罗利吗？我想嫁给罗利吗？我是否曾想过嫁给罗利？不嫁给罗利我能忍受得了吗？

那列火车喷吐着烟雾隐没在远处的山谷中，烟雾在飘浮着，随风散去。可是，那个问号却没有从林恩的头脑中消失。

在她入伍之前，她是爱罗利的。“可是，当我回来时，我变了，”她想，“我不再是从前的林恩了。”

一行诗浮现在她的脑际。

“生活、世界和我自身都变了……”

那么罗利呢？罗利没有变。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罗利没有变。罗利同四年前离开时没什么两样。

她想嫁给罗利吗？如果不是的话，她想要什么呢？

她身后树丛中的小树枝劈劈啪啪响了起来，还有一个男人骂骂咧咧的声音。

她大声叫道：“戴维！”

“林恩！”他惊叫着，从树丛中穿了过来。“天啊，你在这儿做什么？”

他是一路跑着过来的，有点儿气喘吁吁的样子。

“我不知道。只是在想心事——坐着想心事。”她莫名地笑着。“我想——已经很晚了。”

“你难道连时间的概念都没有了吗？”

她茫然地低下头看着手表。

“又停了。我搞乱时间了。”

“何止时间！”戴维说，“还有你身上的热情、活力、生命。”

他向她走过来，神志恍惚，她很快站起身来。

“现在这么晚了，我得赶快回家。是什么时候了，戴维？”

“九点一刻。我必须加快脚步，我只是想赶上九点二十开往伦敦的火车。”

“你已经回来了，我竟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到法罗班克取些东西。但是我必须赶上这趟火车。罗莎琳一个人在公寓里——如果她独自一个人在伦敦过

夜，她会浑身发抖的。”

“住在一个提供服务的公寓？”林恩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戴维厉声说道：

“恐惧并不是理由。当你经历过战火的洗礼——”

林恩突然感到很羞愧——很后悔。她说：

“对不起。我已经忘了。”

戴维突然挖苦地大声说：

“是的，很快就忘掉了——所有这一切。又平安无事了！又清淡寡欲了！又回到血淋淋的战争开始时的生活状态！爬进我们那腐臭的小窝里，再也不敢冒险了。你也是，林恩——你和他们没什么两样！”

她大叫道：“我不是。我不是，戴维。我只是在想——现在——”

“想我？”

他的快速应答使她感到很吃惊。他搂住她，向她靠过去。他愤怒而热烈地吻着她。

“罗利·克洛德？”他说，“那个呆子？的的确确，林恩，你是属于我的。”

然后，就像刚才他突然抓住她一样，他又迅速地放开她，几乎把她推开。

“我要错过那趟火车了。”

他头也不回地朝山坡下跑去。

“戴维……”

他转过头来，大声回应着：

“我到伦敦时会给你打电话的……”

她看他跑过一丛丛黑暗处，那么轻快，那么富于动感，充满着自然美。

然后，她摇摇晃晃地、心思不定地、慢慢地向家走去，头脑一片混乱。

进家门前她犹豫了一下。她不愿见到母亲非常热烈地出来和她打招呼，也不愿听到她唠叨不停地发问……

她的这个向别人借了五百英镑令她瞧不起的母亲。

“我们没有理由瞧不起罗莎琳和戴维，”林恩一边静静地上楼梯一边想。“我们和他们相比没什么不同。我们不择手段——为了钱，不择手段。”

她站在卧室里，好奇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她想，这脸看起来这么陌生……

而后，愤怒使她的身子猛烈地摇晃着。

“如果罗利真的爱着我，”她想，“他无论如何也要为我弄来那五百英镑。他会——他会。他不会让我因不得不向戴维——向戴维要钱而蒙受耻辱……”

戴维说过他到伦敦时会给她打电话的。

她下了楼，走在梦中。

她想，梦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第十四章

“噢，你回来了，林恩。”阿德拉声音轻快，听起来如释重负一般。“亲爱的，我没听到你进来。你回来很长时间了吗？”

“哦，是的，早就回来了。我刚才在楼上呆着呢。”

“林恩，跟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天黑以后你还不回家，我心里总是放心不下。”

“看你，妈妈，难道你觉得我还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吗？”

“最近报纸上总是登载一些恐怖事件。那些退伍的士兵——他们老是骚扰女孩儿。”

“我觉得是那些女孩儿自己乐意那样。”

她微微笑了——一种苦恼的笑。

是的，女孩子们确实是自己招来危险……毕竟，谁真的想要安全呢……？

“林恩，亲爱的，你在听我说话吗？”

林恩突然又回到现实中来。

她妈妈刚才一直在跟她说话。

“你刚才说什么，妈妈？”

“我在跟你说你的伴娘的事，亲爱的，我猜想她们会拿来一些配给券。你有这么多复员的战友，算你幸运。现在的女孩儿结婚，只能买些配给她们的东西，我真为她们感到难过。我是说她们根本没有新的东西可穿。我不是说外面穿的。现在内衣这么紧俏，人们很不容易买到。你看，林恩，你真的很幸运。”

“哦，很幸运。”

她边说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来回踱着步，不时拿起什么东西，然后又放下。

“你不能安静一会儿吗，亲爱的？你这个样子，让我觉得心神不宁的。”

“对不起，妈妈。”

“没什么事儿吧？”

“会有什么事儿呢？”林恩正颜厉色地问道。

“哎，别把话题岔开了，亲爱的。现在我们还是谈谈伴娘的事儿吧。我觉得你得请麦克雷家的那个姑娘。要知道她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会感到伤心的，如果我们不——”

“我讨厌琼·麦克雷，我一直都讨厌她。”

“我知道，亲爱的，但这真这么重要吗？玛哲瑞肯定会感到伤心的——”

“妈妈，这是我的婚礼，是不是？”

“是的，我知道，林恩，但是——”

"如果还要举行婚礼的话!"

她本没有打算说这句话,可是,它们未经思考便从她的嘴里溜了出来。她真想收回这句话,但是已经太晚了。马奇蒙特夫人现在正震惊地盯着她的女儿。

"林恩,亲爱的,你在说什么?"

"哦,没什么,妈妈。"

"你跟罗利没吵架吧?"

"没有,当然没有。不要大惊小怪,妈妈,一切正常。"

但是阿德拉却惊慌地盯着林恩,她敏锐的目光透过女儿郁郁不乐的外表观察着她内心的骚动。

"我一直觉得你要是嫁给罗利,你会很安全的。"她有些可怜地说道。

"谁稀罕安全?"林恩轻蔑地反问道。她突然转过身来。"刚才是有电话响吗?"

"没有。怎么,你在等电话?"

林恩摇了摇头。说等电话是很丢脸的。他说过他今晚会打电话给她的。他一定会的。"你真是疯了,"她对自己说,"疯了。"

为什么这个人对她如此有吸引力呢?她眼前又浮现出了他发黑的、不快的脸。她努力想把它赶走,换上罗利宽阔的、漂亮的面容。他微微的笑容,他充满感情的一瞥。但是,她想,罗利真的在意她吗?如果他真的在意的话,那天她去求他,向他借五百英镑时,他应该理解她才对。他应该理解她,而不是表现得如此理智和实际,简直让她气得发疯。嫁给罗利,生活在农场里,再也不会离开,再也不会看到外国

的天空，再也闻不到异域的花香——再也不会有自由……

电话很刺耳地响了起来。林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了过去，拿起了听筒。

随着一声很大的喘气声，凯西舅妈的声音通过电话很微弱地传过来。

“林恩？是你吗？哦，我真高兴。你看，恐怕，我造成一些混乱——我是说，我们在邮局碰到时——”

她的微弱而又有些颤抖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林恩听着，不时地插两句，说几句安慰的话，并接受着再三的道谢。

“亲爱的林恩，我真感到欣慰，你总是心地这么好又这么务实。我真的想不出我怎么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林恩也想不出，凯西舅妈把最简单的问题都能搞得一团糟，在这方面她简直称得上是天才了。

“可是，正像我老是说的，”凯西舅妈结束她的谈话，“事情总是祸不单行。我们的电话又坏了，没办法，我不得不到电话亭来给你打电话。到了这儿，身边又没有两便士的硬币，只有半便士——我不得不去拿——”

话音终于逐渐地消失了。林恩挂上了电话，回到客厅。阿德拉·马奇蒙特警觉地问道：“是——”然后又不说了。

林恩很快地说道：“是凯西舅妈。”

“她要干什么？”

“哦，就是她常提的那些麻烦事儿。”

林恩又拿着一本书坐了下来，瞥了一眼时钟。是的——不至于那么快。还不会有她的电话。十一点过五分时，电话铃又响了。她慢慢地向电话机走过去。这一次她不会再怀

有期待——这次很可能又是凯西舅妈……

可是，不。“是沃姆斯利河谷34号吗？请林恩·马奇蒙特小姐接一个来自伦敦的私人电话，好吗？”

她的心都停止了跳动。

“这是林恩·马奇蒙特小姐在讲话。”

“请不要挂断。”

她等待着——混乱不清的声音——然后是寂静无声。电话服务是越来越糟了。她等候着。最后，她气恼地将听筒从耳旁拿开。又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听起来漠然，冷淡，仿佛对此事毫无兴趣：“请挂断电话，过会儿再接。”

她将电话挂断，向客厅走去。就在她伸手去推门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她又赶回去接电话。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是沃姆斯利河谷34号吗？伦敦来的打给林恩·马奇蒙特小姐的私人电话。”

“就是我。”

“请稍等。”然后，隐隐约约地，“伦敦，请讲吧，已经接通了。”

接着，戴维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林恩，是你吗？”

“戴维！”

“我必须得跟你谈一谈。”

“好吧……”

“听着，林恩，我想我最好是离开——”

“什么意思？”

"远远地离开英国。这很容易做到。我曾自认为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罗莎琳——只是因为我不想离开沃姆斯利河谷。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你和我——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是一个好姑娘,林恩——至于我,我有点恶棍习气,一直都这样。你也别吹捧自己,觉得我会为你重新做人。我可能想过那么做——不过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你最好还是嫁给那个勤劳的罗利吧。在你有生之日,他一天也不会让你发愁的。而我会让你受尽苦头。"

林恩站在那儿,手里拿着话筒,一句话都没说。

"林恩,你还在听吗?"

"是的,我在听。"

"你一直没说话。"

"还有什么可说的?"

"林恩?"

"什么?"

真奇怪,隔着那么远,她却能清楚地感觉到他激动的、迫不及待的情绪……

他小声骂了一句,然后咆哮着,"噢,都给我见鬼去吧!"然后挂断了电话。

马奇蒙特夫人从客厅里走出来,问道:"刚才是……?"

"有人拨错了号码。"林恩说完便很快上楼去了。

第十五章

斯塔格酒店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那就是要按照客人吩咐的时间叫醒他们，不管他们是有什么事情。伙计们只是简单地在门上大声敲一下，然后喊一声“先生，八点半了”或“九点了”。如果有明确要求的话，早茶也会在这时端上来，并咣啷一声放在门外的垫子上。

就在这个星期三的早晨，年轻的格拉迪斯像往常一样，走到五号房间门外，叫道：“先生，八点十五分了，”然后将托盘咣啷一声放在地上，把牛奶都溅出了杯子。她又接着往前走，把更多的人叫起来，就去做其它的事情去了。

十点钟的时候，她注意到五号房间的早茶还在垫子上。

她使劲擂了几下门，没有回应，便走了进去。

住五号房间的不像是那种会睡过头的人，而她也刚刚想起这个房间的窗外有个很便利的平顶盖。格拉迪斯想也

许这五号房间的客人没付账就跑了。

但是这个自称为伊诺克·阿登的人并没有逃跑。此时他正脸朝下躺在屋子中间，虽然没有任何医学知识，格拉迪斯却能确定他已死了。

格拉迪斯猛地扭转头，尖叫了起来。她冲出屋子，跑下楼梯，嘴里还在尖叫着。

“噢，利平科特小姐——利平科特小姐——噢——”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正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让莱昂内尔·克洛德医生给她包扎割破了的手——当这个姑娘冲进来时，后者放下绷带，恼怒地转过身来。

“噢，小姐！”

医生厉声说道：

“什么事？什么事？”

“格拉迪斯，出了什么事？”比阿特丽斯问道。

“是那个五号房间的先生，小姐。他躺在地板上，死了。”

医生盯着这个姑娘，然后又盯着利平科特小姐，而后者先是盯着格拉迪斯，然后又盯着医生。

最后，克洛德医生不相信地说道：

“胡说。”

“死得僵挺挺的了，”格拉迪斯说道，然后又颇有意味地加了一句：“他的脑袋被打坏了！”

医生朝利平科特小姐看去。

“也许我最好——”

“对，请吧，克洛德 医生。但是真的——我真不太相信——真的不太可能。”

由格拉迪斯带路，他们一起上了楼。克洛德医生看了一眼，跪下来，俯下身去看那个俯卧在地上的人。

他抬起头来看着利平科特小姐。他的态度变了，显得生硬而又有威严。

“你最好给警察局打个电话。”他说道。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出去了，格拉迪斯跟在后面。

她害怕地小声问道：

“噢，小姐，你认为这是谋杀？”

比阿特丽斯用激动不安的手往后抹了抹金色的头发，“你给我住嘴，格拉迪斯。”她严厉地说道，“在还没有确定之前你就说是谋杀，这是诽谤，你会被传上法庭的。把这件事儿弄得沸沸扬扬，对斯塔格没什么好处。”作为一种让步，她又亲切地说道：“你去吧，给自己沏杯茶喝。你会需要它的。”

“是的，是这样，小姐，我确实需要喝杯茶。我都快要吐了！我也给你端杯茶来！”

对此比阿特丽斯并没有表示反对。

第十六章

斯彭斯警监若有所思地看着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她的嘴唇紧绷着。“谢谢你，利平科特小姐。”他说道，“你记得的就这些吗？我会叫人把它打出来，你读过之后，没什么问题的话，签个字——”

“噢，天哪——我真希望我用不着到法庭上去作证。”

斯彭斯警监安抚地微笑着。

“噢，我们希望事情不会到那一步。”他违心地说道。

“有可能是自杀。”比阿特丽斯满怀希望地建议道。

斯彭斯警监想说：自杀的人通常不会用钢火钳把自己的后脑勺打破。不过他忍住没有说，而是照样轻松地说道：

“过早下结论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谢谢你，利平科特小姐。你这么快就来这儿作这个陈述，真是太好了。”

当有人把她带出去之后，他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她的

陈述。他对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非常了解，很清楚她的话中有多少成分是可靠的，尤其是像这样偷听来、事后又经回忆想起来的一段对话。有些地方添油加醋是为了刺激人的兴趣，还有一些额外的渲染是因为五号房间发生了谋杀案。不过，将这些不实的成分去掉，那么，留下来的就是些丑陋的而又富有提示性的东西。

斯彭斯警监望着他面前的桌子。上面有一只表面摔得粉碎的手表，一个小巧的金制打火机，上面刻有姓名首字母，还有一把笨重钢制火钳，笨重的头上沾着暗褐色的东西。

格雷夫斯警佐往里看了看，说罗利·克洛德先生在等着。斯彭斯点了点头，格雷夫斯警佐将罗利带了进来。

就像他对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了如指掌一样，他对罗利·克洛德也是非常熟悉的。如果罗利到警察局来，那他肯定是有话要说，而且是真实的，可靠的，毫无虚构的。确实值得一听。但同时，罗利又是那种深思熟虑的人，要让他都说出来还得费些时间。而且，像这样的人，你不能催促他们，否则，他们便会变得慌里慌张，不停地重复说过的话，比平时还要多花一倍的时间……

"早上好，克洛德先生。见到你很高兴。你能给我们的问题提供点儿什么线索吗？就是那个在斯塔格酒店被杀的人。"

让斯彭斯颇感到吃惊的是，罗利先提了一个问题。他出其不意地问道：

"你们辨认出死者是谁了吗？"

“没有，”斯彭斯不慌不忙地说道，“我只能说我们还没确定他是谁。他在登记簿上写的是伊诺克·阿登，但他带的东西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伊诺克·阿登。”

罗利皱起了眉头。

“这是不是有点儿太奇怪了？”

这事儿是非常怪异，不过斯彭斯警监并不打算跟罗利·克洛德讨论这件事是多么的怪异。他愉快地说道：“哎，克洛德先生，应该是我向你提问题吧。昨天晚上你去见了死者。为什么？”

“你认识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吧，局长？斯塔格酒店的。”

“是的，当然。而且，”他希望能使谈话简短些，“我已听到她的叙述。她主动来讲的。”

罗利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很好。我原来还担心她不愿意掺和警察局的事儿呢。他们这样的人有时很可笑。”警察局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呃，那么，比阿特丽斯跟我说了她偷听到的事情，而在我看来——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样的看法——这肯定是不可靠的。我的意思是说——这，呃，与我们双方都有关系。”

警察局长又点了点头。他曾经像当地的其他人一样对戈登·克洛德的死怀有强烈的兴趣，并且和当地的其他人一样，认为戈登家人遭受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他赞同大家的意见，认为戈登·克洛德夫人“并不是一个淑女”，戈登·克洛德夫人的哥哥是那种突击队枪手一类的人，尽管在战时很有用处，可是在和平时期并不为人青睐。

“局长，我想我不需要跟您解释，如果戈登夫人的第一任丈夫还活着，这对于我们这一个家族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从比阿特丽斯所讲的事儿中我了解到一个首要的信息，那就是这种状况可能确实存在。我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这么一件事，还以为她真的是一个寡妇，因而可以说这件事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可以这么说，很费了些时间，我才弄明白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得慢慢地让这件事渗透到我脑子里。”

斯彭斯又点了点头。他明白，罗利正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儿，正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思考这件事儿。

“首先我想我最好让我叔叔来处理这件事——那个当律师的。”

“杰里米·克洛德先生？”

“是的。于是我就到他家。时间肯定是八点多了。他们还在吃晚饭，我就坐在老杰里米的书房里等他，同时脑子里还在反复思考着。”

“然后呢？”

“最后我决定，在让我叔叔处理这件事之前，我要自己再做点事情。我发现律师们都是一样的，局长。行动非常缓慢，谨慎。他们必须对事实绝对有把握，才会决定去做一件事。我所掌握的信息是通过秘密渠道得来的——我怀疑杰里米会对此犹豫不决，难以做出决定。于是我决定到斯塔格，亲自去会会这个家伙。”

“于是你就这么做了？”

“是的。我直接回到斯塔格——”

“当时是几点？”

罗利考虑了一下。

“让我看看，我到杰里米那儿大概是在八点二十左右，或者前后——也就差五分钟吧——我不愿说得太确定，斯彭斯——那应该是在八点半之后——也许是八点四十左右？”

“然后呢，克洛德先生？”

“我知道那小子在哪儿——比阿特丽斯提到了他的房间号——于是我就直接上楼去了，敲响了他的门、他跟我说‘进来’，我就进去了。”

罗利停顿了一下。

“不知怎么，我对事情处理得不是太好。当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占了上风的，但那家伙一定是个相当聪明的人。我不能迫使他确切地承认任何事情。我本想当我向他暗示他在做一件敲诈的勾当时，他会非常害怕的，但他似乎只是感到有趣儿。他问我——真是厚脸皮——是否我也要做笔交易？‘你没法跟我玩你那肮脏的游戏，’我说。‘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他说那并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他有样东西要卖，问我是否想买。‘你什么意思？’我说。他说道：‘如果能确证那个据称已死在非洲的罗伯特·安得海仍然活蹦乱跳地活着，你——或者你们整个家族——会付我多少钱？’我问他我们干吗要付他钱？他笑了，说道：‘因为今天晚上就有一个客户要到我这里来，他会实实在在地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能肯定地证明罗伯特·安得海已死的证据。’然后——嗯，然后，我恐怕是发了火，告诉他我的家族不习惯做这种肮脏的交易。我说，如果安得海真的还活着，

那么这个事实应该很容易确立。我正理直气壮地说着，他突然笑了，用一种很奇怪的语气说道：‘我想没有我的合作，你们不会证明这个事实的。’他说话的样子很可笑。”

“然后呢？”

“嗯，坦率地说，我很不安地回家了。觉得我把事情搞糟了。甚至后悔当初不如交给老杰里米去处理呢。我是说，不管怎么样，律师经常跟一些狡猾的家伙打交道。”

“你离开斯塔格的时候是几点？”

“我不知道。等等，一定是快到九点的时候，因为当我在村子里走的时候，我听到了播送新闻的报时信号——从一个窗户里传出来的。”

“阿登说没说他等的是谁？也就是那个‘客户’？”

“没有。我想当然地认为那人就是戴维·亨特。还可能是谁呢？”

“他对将要发生的事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警觉？”

“我跟你说，那家伙洋洋自得，简直高兴极了！”

斯彭斯用手示意了一下那个笨重的钢火钳。

“你当时是否注意到放在炉栅里的这把火钳，克洛德先生？”

“火钳？没有——我想没有。当时没有火。”他皱着眉头，试图去回忆当时的场景。“我肯定炉栅里是有炉具，但我没注意那是些什么东西。”他又加了一句：“这是不是那个——”

斯彭斯点了点头。

“把他的脑壳打碎了。”

罗利皱起了眉头。

"可笑。亨特是个体型较小的人——而阿登长得高大，很有力量。"

警察局长毫无声色地说道：

"法医出示证据说他是从后面被打倒的，是火钳头从上面打下来的。"

罗利若有所思地说：

"他确实是一个过分自信的家伙——但即使这样，要是我的话，我也不会转过身去，背对着一个我想要将其榨尽血汗的人，一个经历过残酷战争的人。阿登肯定不是那种小心谨慎的人。"

"他要是小心谨慎的话，很可能他现在就会活着了。"局长不无讽刺地说。

"上帝保佑，但愿他还活着。"罗利热心地说，"正如我说的，我觉得我把事情完全搞糟了。要是我没有骑上我的高马，悄悄离开该多好。我也许会问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的。我应该假装我们是要做笔买卖。不过要是这么做，真是傻透了。我是说，我们是什么人，能跟罗莎琳和戴维叫价？他们有钱，而我们谁也没法筹到五百英镑。"

局长拿起那个金制的火机。

"以前见过这个吗？

罗利的两眉之间出现了一道沟痕。他缓缓地说道：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它，是的，不过想不起来是在哪里了。时间不太长。不行——我记不起来了。"

罗利伸出手去，但局长并没有把打火机给他。他放下打

火机，又拿起那个口红，将它从套里旋出来。

“这个呢？”

罗利咧嘴笑了。

“嗨，局长，这不是我的专长。”

局长若有所思地将口红涂了一点在手背上，然后偏过去，仔细研究着。

“肤色为深色，我想。”他说道。

“你们警察尽知道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罗利说完站了起来。“你们不知道——确实不知道死者是谁吗？”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克洛德先生？”

“我只是感到奇怪，”罗利缓缓地说，“我是说——这个人是我们了解安得海的惟一线索。既然他已经死了——那么，寻找安得海就如同大海捞针了。”

“还有宣传媒介呢，克洛德先生。”斯彭斯说道，“别忘了，报刊杂志上很快就会出现有关这件事儿的大量报道。如果安得海还活着，并且读到了它——那么，他可能会自己来的。”

“是的。”罗利怀疑地说，“有可能。”

“但你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罗利·克洛德说，“戴维·亨特已经赢了第一回合。”

“我表示怀疑。”斯彭斯说。当罗利出去后，斯彭斯又拿起那个打火机，看着上面的姓名首字母缩写 D. H。“挺贵的东西啊，”他对格雷夫斯警佐说，“不是批量生产的东西。很容易认出来。格里特瑞克斯或者旁德街的其它地方的东西。

让人去办这件事!”

“是,长官。”

然后,局长看着那块手表——表面被打碎了,指针指着九点十分。

他看着格雷夫斯警佐。

“有关于这个的报告吗,格雷夫斯?”

“是的,长官。主发条已经断了。”

“指针的机械装置呢?”

“正常,长官。”

“以你的意见来看,格雷夫斯,这块表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格雷夫斯谨慎地小声说道:“好像它也许能告诉我们案发的时间。”

“哈哈,”斯彭斯说道,“你干警察这一行干得跟我时间一样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像摔碎的表这类便利的证据是不可信的。也可能是真的——但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旧把戏。将表的指针转到你想要的时间上,再把它摔碎,于是就产生一个很有效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抓那种老奸巨滑的人不这么抓。对于案发时间我一直没下定论。法医证明应该是晚上八点到十一点之间。”

格雷夫斯警佐清了清嗓子。

“爱德华兹,就是法罗班克的第二个花匠,他说大约七点三十的时候他看见戴维·亨特从一个边门出来。女仆们不知道他到这儿来了,她们还以为他在伦敦跟戈登夫人在一起。说明当时他是在附近地区。”

“是的。”斯彭斯说道。“我很有兴趣听一听亨特自己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叙述。”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清楚的案子，长官。”格雷夫斯看着打火机上的姓名首字母缩写说道。

“嗯，”局长说道，“还有这个没法解释。”

他指着口红。

“它滚到衣柜底下，长官。可能呆在那儿有一段时间了。”

“我去核对了一下，”斯彭斯说，“最后一次女人住在那个房间是三个星期以前，我知道如今的服务不怎么样——但我想在三个星期里，他们总会把拖布伸到家具底下拖一次的。从整体来看，斯塔格一直是很整洁的。”

“没有迹象表明有女人跟阿登有什么瓜葛。”

“我知道，”局长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口红称为未知数的原因。”

格雷夫斯警佐想说“寻找那个女人”，但又克制住了。他的法语发音很好，他不想让斯彭斯警监注意到这一点，从而激怒他。那样做太蠢了。

格雷夫斯警佐是个很机灵的人。

第十七章

斯彭斯警监在走进那个令人感觉不错的大门之前，先抬头看了看位于梅费尔的牧人园公寓楼。它端庄地矗立于牧人市场附近，显得肃穆、高贵，又不惹人注意。

进到里面，斯彭斯的脚陷到了柔软的地毯上。有一把天鹅绒面的带靠背的长椅，一个栽满各种开花植物的大花盆放在大厅里。有一个小电梯正面对着他，电梯的旁边有一段楼梯。大厅的右侧有一扇门，上面标着“办公室”。斯彭斯推开门走了进去。他发现自己进入一个带柜台的小屋，柜台的后面有一张桌子、一台打字机和两把椅子。其中的一把拉到了桌子旁边，另一把则更多的是装饰性的，放在窗户旁边，跟窗户摆成一个角度。里面看不到人。

在桃花心木的柜台上找到一个铃之后，斯彭斯按了一下。没什么动静，他又按了一下。大约过了一分钟，远处那

堵墙上有一扇门开了，一个穿着耀眼制服的人出现了。他的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外国的将军，或者可能像“英国陆军元帅”，而他的口音却是伦敦的，而且是那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口音。

“什么事，先生？”

“找戈登·克洛德夫人。”

“四层，先生。要我先给她打个电话吗？”

“她现在住在这儿，是吗？”斯彭斯说道，“我还以为她可能会住在乡下呢。”

“没有，先生，从上周六以来她一直住在这儿。”

“戴维·亨特先生也一直住在这儿吗？”

“亨特先生也一直住在这儿。”

“他离开过吗？”

“没有，先生。”

“他昨天晚上在这儿吗？”

“好了，”这个“陆军元帅”突然变得很有攻击性：“你问这么多干什么？想知道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斯彭斯没有说话，出示了一下他的搜查证。这个“陆军元帅”马上泄了气，变得合作起来。

“对不起，我敢肯定，”他说，“看不出来，是不是？”

“好了。亨特先生昨天晚上在这儿吗？”

“是的，先生，他在。至少就我所知他是在的。也就是说，他没说过他要离开。”

“如果他走你会知道吗？”

“呃，一般来讲，不会。我想我不会知道的。先生和女士

们要是不呆在这儿，他们通常会说一声的，关照一下信件或者有人打电话来该怎么对他们说。”

“电话要经过这个办公室吗？”

“不，大多数公寓有自己的电话线。有一两家不愿装电话，我们就通过室内传话器通知他们，这些人就下楼到大厅里的亭子里去讲话。”

“但是克洛德夫人的公寓里有自己的电话？”

“是的，先生。”

“而且就你所知，他们俩昨天晚上都在这儿？”

“是这样的。”

“那么吃饭呢？”

“有一个餐厅，但克洛德夫人和亨特先生不经常到那儿去，他们通常出去吃晚餐。”

“早饭呢？”

“早饭是送到各公寓里的。”

“你能否查出今天早晨是否也给他们送去了早饭？”

“可以，先生。我可以从房间服务记录里查到。”

斯彭斯点了点头。“我现在要上楼去，我下来的时候你告诉我结果。”

“好的，先生。”

斯彭斯进了电梯，按了一下四层的按钮。每层只有两套公寓。斯彭斯按响了九号的门铃。

戴维·亨特开了门。他没有见过警察局长，说话很突兀。

“喂，什么事？”

“亨特先生?”

“是我。”

“奥斯特夏尔县警察局局长斯彭斯。能跟你谈谈吗?”

“非常抱歉,局长。”他咧嘴笑了笑。“我还以为你是卖东西的呢。请进。”

他带斯彭斯进了一个布置很现代化也很漂亮的房间。罗莎琳·克洛德正站在窗前,听到他们进来,便转过身来。

“罗莎琳,这是斯彭斯警监。”亨特说道。“坐吧,局长。喝点儿什么?”

“不了,谢谢你,亨特先生。”

罗莎琳刚才微微低着头,现在她背朝窗户坐着,双手紧握,放在膝上。

“抽烟吗?”戴维递过香烟。

“谢谢。”斯彭斯接过一支烟,等着……看着戴维将手伸进衣袋里,又拿出来,皱着眉头,四处看着,最后拿起一盒火柴。他划着一根,给警察局长点着了烟。

“谢谢你,先生。”

“那么,”戴维一边给自己点烟,一边说道,显得很轻松。“沃姆斯利河谷那儿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我们的厨师到黑市上买东西去了?她给我们吃的食品特别好,我一直都怀疑在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不道德的事儿。”

“比那要严重得多,”局长说道,“昨天晚上有个人死在斯塔格酒店。也许你在报纸上看到过了?”

戴维摇了摇头。

“不,我没注意到。他怎么了?”

“他不仅仅死了，他是被杀的。他的头被打破了。”

罗莎琳几乎要叫了出来，但她又憋了回去。戴维很快地说：

“局长，请千万不要再详述那些细节了。我妹妹很脆弱。这不能怪她，但你要是提到血和那些令人恐怖的东西，她可能会晕过去的。”

“哦，对不起，”局长说道，“但实际上没什么血可谈。虽然如此，已足以确定是谋杀了。”

他停住了。戴维的眉毛挑了起来。他温和地说：

“你对我感兴趣。我们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我们本来希望你也许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这个人的事，亨特先生。”

“我？”

“上周六晚上你去拜访过他。他的名字——或者说他在登记簿上写的名字——是伊诺克·阿登。”

“是的，当然。我记起来了。”

戴维说话时很平静，没有任何不自然。

“能否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人的情况，亨特先生？”

“哦，局长，我恐怕帮不了你什么忙。我几乎对这个人一无所知。”

“伊诺克·阿登是他的真名吗？”

“我很怀疑。”

“你为什么去见他？”

“只不过又是一个倒霉的故事。他提到了一些地方，战争经历，一些人——”戴维耸了耸肩。“不过是想借钱，我想。

那些事情都是假的。"

"你给他钱了吗，先生？"

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然后戴维说道：

"只是一时头脑发热——为了好运气。他确实曾参加过战争。"

"他提到一些名字——您认识的人？"

"是的。"

"是否其中有一个名字是罗伯特·安得海上尉？"

他终于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戴维的脸僵硬了。在他身后，罗莎琳发出了惊恐的喘息。

"是什么使你那么想，局长？"戴维终于问道。他的眼光小心谨慎，又带着试探性。

"我们掌握的信息。"局长不动声色地说道。

一阵短暂的沉默。局长感觉到戴维的眼睛在细细地观察他，估量着他，竭力想弄清楚……但他却平静地等待着。

"知道谁是罗伯特·安得海吗，局长？"戴维问道。

"你讲给我听听，先生。"

"罗伯特·安德里是我妹妹的第一个丈夫。几年前死于非洲。"

"你敢肯定吗，亨特先生？"斯彭斯马上问道。

"哦，是的。是这样，对吗，罗莎琳？"他转过去对着她。

"哦，是的。"她说得很快，连气也没喘。"罗伯特死于热病——黑水热。惨极了。"

"有时，传开来的消息未见得是真实的，克洛德夫人。"

她什么都没有说。她的眼睛没有看他，而是看着她的哥

哥。然后，过了一会儿，她说：

“罗伯特死了。”

“从我掌握的信息来看，”局长说，“我听说伊诺克·阿登这个自称是已故的罗伯特·安得海的朋友，他通知您，亨特先生，罗伯特·安得海还活着。”

戴维摇了摇头。

“胡说，”他说，“一派胡言。”

“您断定罗伯特·安得海的名字没有被提起过？”

“哦，”戴维很迷人地微笑着，“这个名字是被提起过。这个可怜的家伙认识安得海。”

“这是毫无疑问的——敲诈，亨特先生？”

“敲诈？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局长。”

“您难道真的不明白，亨特先生？顺便问一下，这是例行公事，昨天晚上您在哪里——比如说，在七点和十一点之间？”

“也是例行公事，局长，假如我拒绝回答呢？”

“您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点儿太孩子气了，亨特先生？”

“我不这么认为。我不喜欢——我一直不喜欢被别人逼着做事。”

局长想这可能是实话。

他以前见过像戴维·亨特这类证人。那种为了妨碍别人而故意设阻的证人，而且他们一点都不是由于要隐瞒什么事情而这样做的。只是让他们叙述自己的活动，他们就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闷闷不乐。他们会尽他们所能来给法律找麻烦。

斯彭斯警监，虽然他以自己做事公正为自豪，可是当他来牧人园公寓楼时，他深信戴维·亨特就是凶手。

现在，他第一次拿不定主意，就是戴维那种孩子般的反抗令他心生疑虑。

斯彭斯看了看罗莎琳·克洛德。她马上作出了反应。

"戴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这就对了，克洛德夫人。我们只是想澄清一些事实——"

戴维怒不可遏地打断他：

"你不要威吓我妹妹，听见没有？我在哪里，在这里，或是在沃姆斯利河谷，或是在提姆巴克图，和你有什么关系？"

斯彭斯警告他说：

"你会被传讯，亨特先生，那时你就必须得回答问题了。"

"那我就等着审讯了。现在，局长，你是否能滚出这儿？"

"很好，先生。"局长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但是我有些事要先问一下克洛德夫人。"

"我不想让我妹妹过分忧虑。"

"不会的。不过我想让她看一下尸体，并告诉我她是不能辩认出来。我有这个权利。早晚这件事都得做，为什么不让她现在跟我一起去，把这件事办完呢？有证人听到已故的阿登先生说他认识罗伯特·安得海——因而他也可能认识安得海夫人——所以安得海夫人也可能认识他。如果他的名字不是伊诺克·阿登，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

出乎意料，罗莎琳·克洛德站了起来，说道：

"我当然会跟你去。"

斯彭斯等着戴维大发脾气，不料后者却咧嘴笑了。

"这对你会有好处的，罗莎琳，"他说道，"我承认，我自己也很好奇。毕竟，你有可能会给那家伙一个名字。"

斯彭斯对罗莎琳说：

"你本人没有在沃姆斯利河谷见过他？"

她摇了摇头。

"自从上周六以来我一直在伦敦呆着。"

"而阿登是周五晚上到的——是的。"

罗莎琳问："你想让我去吗？"

她语气里有一种小姑娘般的顺从。局长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好印象。她显得很温顺，心甘情愿，这使局长感到很意外。

"你真是太好了，克洛德夫人，"他说，"我们越快把一些事实确定下来越好。不过我恐怕没开警车来。"

戴维向电话走去。

"我给戴勒姆汽车租用公司打个电话。这超出了法律的界限——不过我想你会处理好这件事的，局长。"

"我想那没问题，亨特先生。"

他站了起来："我到楼下等你们。"

他坐电梯下了楼，又一次推开了那个办公室的门。

那个"陆军元帅"正等着他。

"怎么样？"

"两张床昨天晚上都有人睡过，先生。浴具和毛巾都有人用过。九点半给他们把早饭送到了公寓里。"

“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亨特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恐怕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了,先生。”

看来,也就这样了,斯彭斯想着。他怀疑在戴维拒绝回答的背后,除了纯粹的孩子般的反抗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东西。他肯定意识到他正面临着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危险。当然他也会明白他越早说出他的行踪越好。跟警察对抗决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他又沮丧地想着,跟警察对抗正是戴维·亨特喜欢做的。

在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当他们到停尸房时,罗莎琳·克洛德变得脸色苍白,她的双手也在颤抖。戴维看上去很为她担心。他跟她说话的口气就仿佛她是个小孩儿似的。

“就一两分钟,亲爱的。没什么的,一点儿也没什么。不要多想。你跟局长进去,我在外面等你。没什么可忧虑的。他看上去很平和,就像睡着了一样。”

她对他微微点了点头,伸出手来。戴维轻轻捏了一下。

“勇敢点儿,亲爱的。”

当她跟在局长后面时,她小声说:“你肯定以为我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局长。但是当那座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死掉了——都死了,就剩下你——伦敦那个可怕的夜晚——”

他柔声说道:“我明白,克洛德夫人。我知道,在你丈夫被炸死的那次闪电战中,你经历了很可怕的事情。不过,只要一两分钟就行了。”

斯彭斯作了个手势,有人就把盖尸布揭开。罗莎琳·克洛德站在那里,俯视着这个自称为伊诺克·阿登的人。斯彭斯站在一边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仔细地观察着她。

她好奇地看着那个人，似乎感到奇怪——没有惊吓，没表现出任何感情，也没有表现出认识这个人的样子，只是长久地、奇怪地看着他。然后，很平静地，几乎是很自然地，她划了一个十字。

“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她说，“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是谁。”

斯彭斯心里想道：

“或者你是我见过技艺最高超的女演员之一，或者你说的确实是实话。”

之后，斯彭斯给罗利·克洛德打了个电话。

“我让那个寡妇来过，”他说，“她十分肯定地说那不是罗伯特·安得海，她以前从没见过他。所以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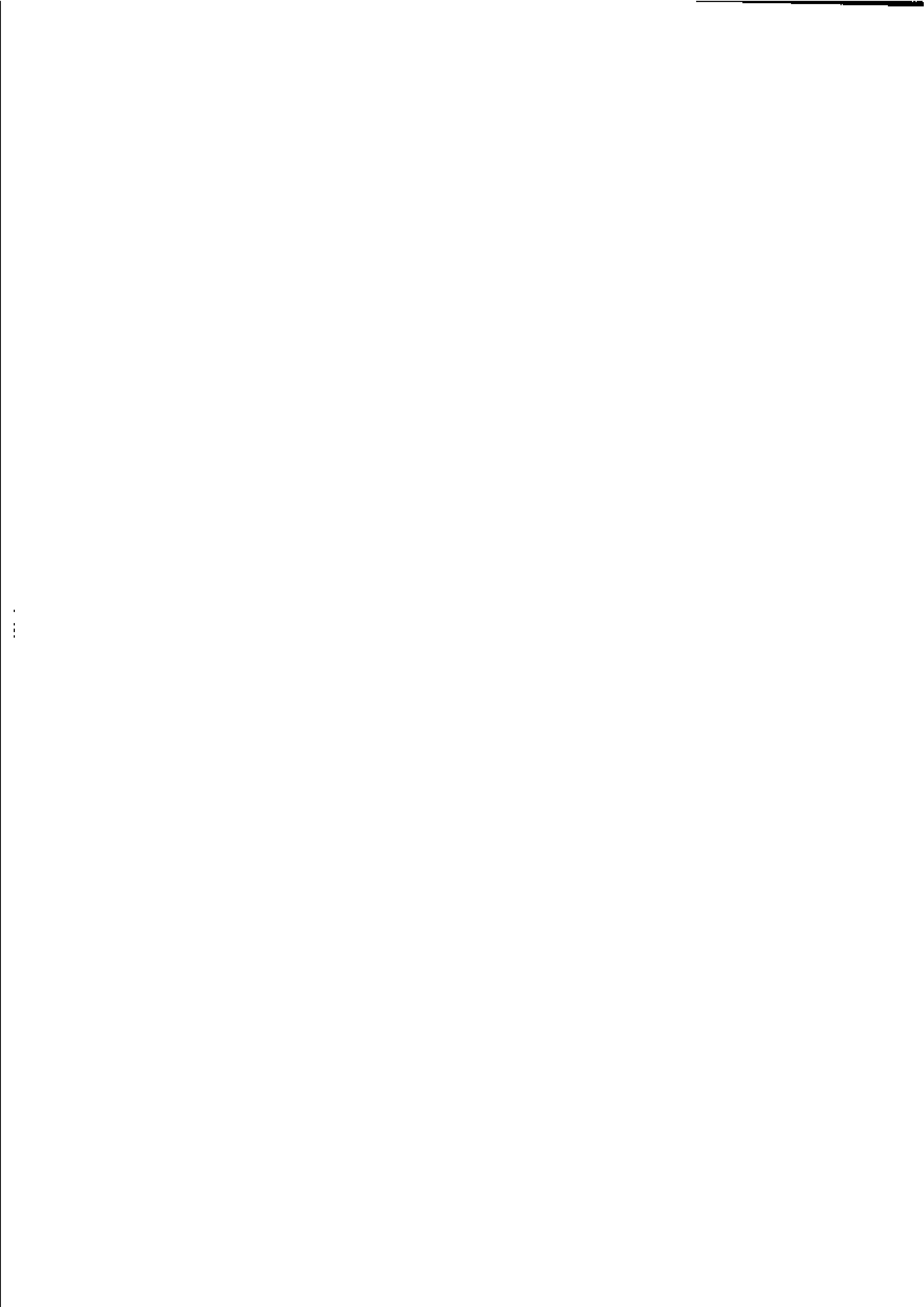
沉默了一阵，然后罗利缓缓地说：

“真的解决了吗？”

“我想陪审团会相信她的——当然是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是——是这样。”罗利说完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皱着眉头，拿起电话簿，是伦敦的，而不是当地的。他的手指很熟练地找到了字母 P 那一部分，不久他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第　二　卷



第一章

赫尔克里·波洛仔细地将他派乔治买回来的报纸最后一份折叠起来。上面的信息有些简略:法医鉴定的结果证明那个人的头颅是被连续地重击打碎的。验尸被推迟两周。如果有谁能够提供有关一个据说刚刚从开普敦来的叫伊诺克·阿登的人的信息,请与奥斯特夏尔县的警察局长联系。

波洛将报纸放在一堆叠得很整齐的报纸上,陷入了沉思。他对此很感兴趣。如果不是莱昂内尔·克洛德夫人最近的来访,他也许在读过第一小段之后,不会产生什么兴趣。但那次来访使他又清楚地想起了那天空袭时在那个俱乐部所发生的事情。他清楚地记得波特少校的声音:"也许会有一个叫伊诺克·阿登的先生在大约一千英里以外的某个地方出现,重新开始生活。"他现在急切地想知道关于这个在沃姆斯利河谷死于暴力的、名叫伊诺克·阿登的人更

多的情况。

他想起来他跟奥斯特夏尔县警察局的斯彭斯警监打过一些交道，而且那个年轻人梅隆住得离沃姆斯利石南不远，并且认识杰里米·克洛德。

正当他在想着要给年轻人梅隆打个电话的时候，乔治进来了，告诉他有一个叫罗利·克洛德的人想见他。

“阿哈，”赫尔克里·波洛满意地说道，“让他进来。”

一个长相英俊、面色忧愁的年轻人被带了进来。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开始。

“嗯，克洛德先生，”波洛帮他打破这个局面，“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罗利·克洛德怀疑地打量着波洛。火红色的胡须，雅致的衣服，以及精致的尖头皮鞋，都让这个保守的年轻人充满了疑虑。

波洛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感到很有趣儿。

罗利·克洛德非常缓慢地开始说了起来：

“恐怕我得解释一下我是谁和其它一些情况。你不会知道我的名字——”

波洛打断了他：

“不，我知道，我对你的名字很熟悉。你的婶子上星期来找过我。”

“我婶子？”罗利吃惊地张着嘴，极其惊愕地盯着波洛。他对此还一无所知呢，这使得波洛推翻了他最初认为这两个人的来访是有关系的结论。一时间他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克洛德家有两人来向他咨询，这实在是太巧了。但转念

一想，这根本不是巧合——只不过是由同一个起因引起的事情的自然发展。

他高声说道：

“我想莱昂内尔·克洛德夫人是你婶子。”

如果说罗利的反应跟刚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比刚才更吃惊了。

他极其怀疑地问道：

“凯西婶子？当然——该不是指——杰里米·克洛德夫人吧？”

波洛摇了摇头。

“但凯西婶子究竟会——”

“我的理解是，她是被引导到我这里来的，通过魂灵的引导。”

“噢，上帝！”罗利说道，他看起来轻松了许多，并且感到很有意思。他像是安慰波洛似地说：“她是没有恶意的，你知道。”

“我怀疑。”波洛说。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哪个人会是无恶意的——即使是曾经无恶意的？”

罗利瞪着眼。波洛叹了口气。

“你来是有事要问我吧？——是吗？”他温和地提醒他。

忧愁重又回到罗利脸上。

“说来话长，我担心——”

波洛也担心。他很敏锐，知道像罗利·克洛德这样的人不会很快谈到正事。他向后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听罗

利开始讲。

“你知道，我有个叔叔叫戈登·克洛德——”

“关于戈登·克洛德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波洛想帮他一下。

“那好，那我就不用解释了。在他去世前几周，他结了婚——跟一个姓安得海的年轻寡妇。我叔叔去世后，她一直住在沃姆斯利河谷——她和她的一个哥哥。我们都认为她的第一任丈夫在非洲已死于热病，但这事儿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波洛坐直了身子。“是什么使你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罗利描述了伊诺克·阿登来到沃姆斯利河谷的情形。“也许你已在报纸上看到过了——”

“是的，我看到了。”波洛又帮了他一次。

罗利接着讲下去。他叙述了他对阿登的第一印象，以及他到斯塔格去的情形，还有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写给他的信。最后，还讲了比阿特丽斯偷听到的谈话。

“当然，”罗利说，“她究竟听到了什么，我们并不能完全肯定。她可能夸大了一些——甚至说的不对。

“她跟警察说了这件事了吗？”

罗利点了点头。“我跟她说她最好是去。”

“我不太明白——请原谅——你为什么来找我，克洛德先生？你是想让我来调查这个——谋杀案吗？因为我想这是一个谋杀案。”

“大人，不，”罗利说，“我不需要那一类的帮助。那是警

察的事。那个人确实是被杀死的。不，我要的是这个：我想让你查明那个家伙是谁。”

波洛眯起了眼睛。

“你认为他是谁，克洛德先生？”

“哦，我的意思是——伊诺克·阿登不是个名字。它是引用来的。丁尼生的。我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个人。这个人从外国回来后发现他的妻子已经跟另一个人结婚了。”

“所以你认为，”波洛平静地说，“那个伊诺克·阿登就是罗伯特·安得海本人？”

罗利慢吞吞地说：

“嗯，他可能是——我是说，年龄相当，外貌以及其它一些方面也都符合。当然，我已让比阿特丽斯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了她听到的谈话。自然她不会原原本本地记住他们两个人的话。那个家伙说罗伯特·安得海已经穷困潦倒了，而且身体很不好，需要钱。那么，他有可能说的是自己，不是吗？他似乎是说过如果安得海在沃姆斯利河谷出现，那不会合戴维·亨特的心意的——听起来好像他就在那儿，只不过用了一个假名。”

“验尸时有没有有关辨认死者的证据？”

罗利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只有斯塔格酒店里的人能证明，说他就是在斯塔格注册为伊诺克·阿登的那个人。”

“那他的证件呢？”

“他什么证件也没有。”

“什么？”波洛惊讶地坐直了身子，“什么证件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备用的短袜，一件衬衫，一把牙刷等等---- 就是没有证件。"

"没有护照？没有信件？连一张定量供应卡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这可——"波洛说道，"真是有趣儿。嗯，很有意思。"

罗利接着说："戴维·亨特，也就是罗莎琳·克洛德的哥哥，在这个人住下的第二天晚上去拜访过他。他对警察说他曾收到这个人的一封信，上面说他是罗伯特·安得海的一个朋友，现在穷困潦倒了。在他妹妹的要求下，他去了斯塔格，见到了那家伙，给了他一张五英镑的钞票。他就是这么讲的，而且他肯定会咬定不放的！当然，警察没对他说比阿特丽斯听到的东西。"

"戴维·亨特说他以前不认识这个人吗？"

"他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样，我猜亨特没见过安得海。"

"那罗莎琳·克洛德呢？"

"警察想到她可能会认识那个人，让她去看了尸体。她说她一点也不认识那个人。"

"嗯，很好，"波洛说，"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

"是吗？"罗利生硬地说，"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死者确实是安得海，那么罗莎琳就从来没成为我叔叔的妻子，她也就没有权利得到我叔叔的一分钱。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她会认出他来吗？"

"你不信任她？"

"他们两个人我谁都不信任。"

"不是有很多人能够确切地说出死者是不是安得海吗?"

"似乎没这么容易。这就是我想请您做的事儿——找到一个认识安得海的人。很显然他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交往——而且他一直是那种不喜交往，离群索居的人。我想一定还有一些以前的仆人——朋友——某个人——但是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人们到处流动。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而且我也没时间。我是个农民——而且缺少人手。"

"为什么找我呢?"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罗利看上去有些尴尬。

波洛的眼里闪现出一丝亮光。

"灵魂的指引?"他轻声说。

"噢，上帝，不是。"罗利惊恐地说，"事实上，"他犹犹豫豫地说，"我是听我认识的一个人说起过您——说您对解决这一类事情很有办法。我不知道您的收费是多少——我想一定很贵——我们是一些破了产的人，但我敢说我们这些人合在一起能交出这笔钱。也就是说，如果你接了这个活儿的话。"

赫尔克里·波洛慢吞吞地说道：

"可以，我想也许我能帮你的忙。"

他的记忆，非常精确、非常肯定的记忆，又回来了。那个在俱乐部里令人讨厌的人，沙沙翻动着的报纸，还有那个单调的声音。

他的名字——他听到过他的名字——很快就会想起来的。如果想不起来，他可以随时去问梅隆……不，他想起来

了，波特，波特少校。

赫尔克里·波洛站了起来。

“克洛德先生，你今天下午再来一趟好吗？”

“哦——我不知道。是的，我想我能来。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您肯定做不了什么事吧？”

他敬畏而又不敢相信地看着波洛。波洛要是能抵制住炫耀的心理驱使，那他也就不是正常的人了。他脑子里一边想着一个非常著名的先辈，一边严肃地说：

“我自有我的办法，克洛德先生。”

显然这句话很有效果，因为罗利的脸上现出了极为钦佩的表情。

“是的——当然——真的——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做这些事儿的。”

波洛并没有跟他多解释。罗利走了以后，他坐下来，写了一个便条，把它交给乔治，让他带到考罗内森俱乐部，并等候回话。

回答非常令人满意。波特少校对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大加赞扬，并说他愿意在那天下午五点钟于凯姆浦敦山埃奇韦路79号会见他和他的朋友。

下午四点半，罗利·克洛德又来了。

“运气好吗，波洛先生？”

“哦，是的，克洛德先生，我们现在就去见一位罗伯特·安得海上尉的一个老朋友。”

“什么？”罗利张大了嘴，像小孩看见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一样，吃惊地盯着波洛。“太让人难以相信了！我

不明白您是怎么做到这些事儿的——只是 ; 小时的时间。"

波洛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尽量表现得谦虚一些。不过他并不打算说出他这个戏法变得多么简单。他的虚荣心很愿意让这个头脑简单的罗利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两个人一起走出去,打了一辆出租车,坐到凯姆浦敦山。

波特少校住在一幢很小、又很破旧的房子的二层。一个快活的、穿着很随便的女人接待了他们,把他们带上楼。这是一个方形的房间,周围是书架和一些劣质的体育照片。地板上铺着两块小地毯——很雅致的深色地毯,但都已破旧。波洛注意到地板中间的油漆又厚又新,而边上的油漆却显得很旧,而且有些已脱落。他明白,直到最近,这里还铺着一些比那两块还要好的小地毯——那种如今很值钱的小地毯。他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壁炉旁的那个人。他站得笔直,衣服裁剪得很好,但已破旧了。波洛猜想,像波特少校这样的退伍军官生活一定很艰难。税收和生活费的上涨对这些老军人的影响最大。但有些东西波特少校到死都不会放弃的,比如说,他的俱乐部会员身份。

波特少校很不自然地说道:

"恐怕我不记得我见过你了,波洛先生。你说是在俱乐部里?几年之前?当然我知道你的名字。"

"这位,"波洛说道,"是罗利·克洛德先生。"

波特少校很生硬地扭过头来打招呼。

"你好,"他说,"恐怕我不能请你们喝雪利酒了。我的葡

萄酒商在那次闪电战中失去了他的全部库存。有杜松子酒。我老是觉得这东西很脏。或者来点啤酒?”

他们要了啤酒。波特少校又拿出一盒烟:“抽烟吗?”波洛接过烟。少校划着火柴,点着了波洛的烟。

“你不抽烟,我知道。”少校对罗利说,“我点着我的烟斗,你们不介意吧?”点着之后,他便开始不停地吸吮烟袋,往外吐着烟。

“那么,”当所有这些前奏完成之后,他说道,“究竟是什么事儿?”

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波洛说:“你可能已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沃姆斯利河谷死亡事件的报道了吧?”

波特摇了摇头。

“有可能看过了,但我想好像没有。”

“他的名字是阿登。伊诺克·阿登。”

波特仍然摇了摇头。

“他是在斯塔格酒店被发现的。后脑勺被打破了。”

波特皱起了眉头。

“让我想想看——是的,确实看到过,我想是——几天以前吧。”

“是的。我这里有一幅照片——这是报纸上的一幅照片,恐怕有点不清楚。我们想知道的是,波特少校,您以前是否见过这个人?”

他将那张他找到的效果最好的死者面部照片递过去。

波特少校接过来,皱起眉头仔细看着。

“等等。”少校拿出他的眼镜来，戴在鼻梁上，更加仔细地审视着那张照片——然后，他突然吃了一惊。

“上帝保佑！”他说，“真难以相信！”

“你认识这个人，少校？”

“我当然认识他，这是安得海——罗伯特·安得海。”

“您肯定是他吗？”罗利的声音里洋溢着胜利。

“当然。是罗伯特·安得海！不管到哪里，我都敢发誓这是他。”

第 一 章

电话响了，林恩走过去接电话。

是罗利的声音。

“是林恩吗?”

“罗利?”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沮丧。罗利说:

“你在忙些什么？这些天我一直没见到你。”

“哦，只不过是些杂事——你也知道的。拎着篮子到处乱转——买鱼也要等半天——还要为买一些难吃的蛋糕排队。都是这一类事情。家庭生活。”

“我想见你。我有事要告诉你。”

“哪方面的事?”

他笑了一声。

“好消息。到罗兰树丛等我。我们在那儿耕地。”

好消息？林恩放下听筒。对罗利来说，什么样的消息会是好消息呢？金钱？是不是他那头牛卖的价钱比他原先想的要高？

不对，她又想道，肯定不仅仅是这个。当她穿过田地，走到罗兰树丛时，罗利从拖拉机上下来，过来接她。

"你好，林恩。"

"怎么，罗利——你看起来——有点儿跟平常不一样？"

他笑了。

"我想是这样的。我们的运气好转了，林恩！"

"你在说什么？"

"你还记得老杰里米提起一个叫赫尔克里·波洛的家伙吧？"

"赫尔克里·波洛？"林恩皱起了眉头，"是的，确实记得一点儿——"

"那是很久以前了，战争还没结束。他们在他那个阴森森的俱乐部里，当时正有一次空袭。"

"怎么了？"林恩不耐烦地问着。

"那个人衣着很不合适宜，还有其它一些类似的毛病。他是法国人——或者是比利时人。一个很怪的人，不过确实是个不负所望的人。"

林恩双眉紧锁。

"他不是个——侦探吗？"

"对了。你知道，有个人在斯塔格被杀了。我没有告诉你，可是我想他很可能就是罗莎琳·克洛德的第一任丈夫。"

林恩笑了。

“只是由于他自称为伊诺克·阿登?多么荒谬的想法!”

“并不是那么荒谬,亲爱的。老斯彭斯带罗莎琳去看他,而她非常坚定地发誓说他不是她的丈夫。”

“这不就完了吗?”

“也许就这么完了,”罗利说,“要不是我的话!”

“你?你做什么了?”

“我去找赫尔克里·波洛这个家伙。我跟他说我们想要另外一种判断。问他能否找到一个真的认识罗伯特·安得海的人?真没想到,他这个家伙真够神通的!就像从帽子里变出兔子一样。他几个小时之内就找到一个安得海最好的朋友。这老家伙叫波特。”罗利停了下来,然后他兴奋得抿嘴笑了,而林恩却惊奇不已。“现在要保守这个秘密,林恩,大侦探要我发誓保守秘密——可是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死者就是罗伯特·安得海。”

“什么?”林恩后退一步。她茫然地盯着罗利。

“就是罗伯特·安得海本人。波特一点都没有怀疑。这样,你看,林恩——”罗利兴奋地抬高了的声音——“我们胜了!毕竟,我们胜了!我们击败了那该死的恶棍!”

“什么该死的恶棍?”

“亨特和他妹妹。他们被击败了——在这件事情上。罗莎琳不会拥有戈登的钱了。我们得到了那些钱。那些钱都是我们的!戈登和罗莎琳结婚前立的遗嘱还适用,我们来分摊那笔遗产。我该得四分之一的遗产。明白吗?如果在她嫁给戈登时,她的第一任丈夫还活着,那么,她和戈登的婚

姻根本就不成立！”

“你……你对你所说的有把握吗？”

他盯着她，第一次露出一丝迷惑不解的神情。

“当然了，我有把握！事情很简单。现在一切都正常了。这就和戈登当初设想的一样了。一切都照旧，仿佛那十足的一对从来都没有介入一样。”

一切照旧……林恩想，你不能就此把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扫干净。你不能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她慢慢地说：

“他们将要怎么办？”

“呃？”她看得出来，直到这时罗利才开始想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我想。我觉得，你知道——”看得出他在慢慢地把问题搞清楚。“是的，我想我们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她当初是诚心诚意地嫁给戈登的。我猜想她真的是相信她的第一任丈夫去世了。这不是她的错儿。是的，我们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给她足够多的零用钱。我们这些人共同分担这笔费用。”

“你喜欢她，不是吗？”林恩说。

“嗯，是的。”他思考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喜欢她。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她一看见牛，就懂得它的脾性。”

“我不懂。”林恩说。

“哦，你要学的。”罗利温和地说。

“那么，戴维——怎么办呢？”林恩问。

罗利沉着脸。

"让戴维见鬼去！不管怎么说，钱决不是他的。他只是和他妹妹一起来，依赖他妹妹生活。"

"不，罗利，并不是那回事——不是。他不是一个依赖他人生活的人。他是——一个投机者，也许——"

"而且是个可恶的凶手！"

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认为是谁杀害了安得海？"

她大叫着：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显然是他杀害了安得海！别人还有谁能这样做呢？那天他在这边。五点半到这儿的。我去车站取一些东西，在远处看到他了。"

林恩高声地说：

"那个晚上他回伦敦了。"

"杀死安得海以后。"罗利得意洋洋地说。

"你不应该那样说，罗利。安得海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呃——我说不准。"罗利慢了下来——思考着。"到明天验尸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九点到十点之间的某个时候，我猜想。"

"戴维赶九点二十的火车回伦敦的。"

"听我说，林恩，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见到他了——他当时正在赶火车。"

"你怎么知道他已经赶上了那趟火车？"

"因为他后来从伦敦给我打电话。"

罗利生气地看着她。

“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听我说，林恩，该死，如果我——”

“哦，那又有什么关系，罗利？不管怎么说，这表明他赶上那趟火车了。”

“杀死安得海后赶火车是完全来得及的。”

“如果说他是九点以后遇害的，那么就不可能是他干的。”

“他也很可能就是在九点以前被杀害的。”

可是，他的声音有些不确定。

林恩半闭着眼睛。那就是事情的真相？当时戴维气喘吁吁、信誓旦旦，从树丛中出来，那就是刚刚作完案又把她搂在怀里的凶手吗？她记得他的情绪令人奇怪地异常兴奋——简直就是不顾一切。那就是他刚刚行凶完后表现出的样子吗？也许是吧，她不得不承认。戴维和谋杀之间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他会杀一个与他向来无仇无恨的人——一个过去的幽灵？杀一个惟一罪行就在于妨碍了罗莎琳获得一大笔遗产的人——妨碍了戴维享用罗莎琳的钱财的人。

她低声咕哝着：

“他为什么要杀害安得海？”

“我的天啊，林恩，你竟然还能问这个问题？我刚刚告诉过你！安得海还活着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得到戈登的钱！不管怎么说，是安得海敲诈了他。”

啊，那更合乎逻辑了。戴维可能杀了一个敲诈者——事实上，那不正是他对付敲诈者所会采取的方式吗？是的，这

都很正常。戴维那急匆匆的样子，他的兴奋——他那激烈的、几乎是愤怒的调情。而后来，他与她断绝关系。“我最好走开……”是的，这都很符合。

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她听到罗利的声音在问：

“你怎么了，林恩？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当然没事儿。”

“那么，看在老天爷的份儿上，不要那么面色阴沉。”他转过身去，向山坡的那边的长柳居望去。“谢天谢地，现在我们能让那片地整洁一点儿了——雇一些劳动力——再添加一些工具——使得这块地让你看上去很顺眼。我不想让你住在一个肮脏拥挤的地方，林恩。”

那个地方将要成为她的家——那座房子。她和罗利的家……

而在某一天早晨八点钟，戴维的脖子上会被套上绳子，吊起来，直到被绞死……

第　三　章

戴维脸色苍白，表情坚毅，双眼很警觉的样子，他把手放在罗莎琳的肩上。

“很快就会好的，我跟你说，很快就会好的。可是，你必须冷静，严格按照我所说的去做。”

“那么如果他们把你带走怎么办？你说过的！你说过他们可能会把你带走。”

“这只是一种可能，是的。可是这不会有多久的。如果你冷静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戴维。”

“这就对了！你所做的一切，罗莎琳，就是坚持你原有的说法，坚持说死者不是你丈夫罗伯特·安得海。”

“他们会诱使我说我不想说的事情。”

“不——他们不会的。没问题的，我跟你说。”

“不，这样做不对——这一直都是错的。去拿本不属于我们的钱。戴维，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总是想这件事。我们拿走了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上帝会由于我们的邪恶行为而惩罚我们的。”

他看着她，皱着眉。她的精神垮了——是的，她的精神一定是垮了。她一直就具有信奉宗教的一面。她的良心从来都没有平静过。现在，如果他的运气不是非常好的话，她会彻底垮掉的。那么，只有一件事儿可做了。

“听着，罗莎琳，”他轻柔地说道，“你想要我被绞死吗？”

她吓得眼睛睁得大大的。

“哦，戴维，你不会——他们不能——”

“只有一个人能够绞死我——那就是你。如果你一旦以表情或者手势或者言语承认死者可能是安得海，那么你就已经把绳子放在我的脖子上了！你明白吗？”

是的，很明白了。她睁着一双大大的、惊恐的眼睛盯着他看。

“我这么愚蠢，戴维。”

“不，你不愚蠢。不管怎么说，你没必要那么聪明。你得庄重发誓死者不是你丈夫。这一点你能做到吗？”

她点了点头。

“如果你愿意，就表现得愚蠢一点。表现得好像你不十分理解他们问你的问题。那样做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要死死地坚持我跟你研究过的几条。盖伊桑会照顾你的。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刑事案件律师——那就是我为什么找他的原因。验尸时他会到场的，他会保护你免受无端的诘问。可

是，甚至对他你也要坚持你的说法。看在上帝的面上，还是不要太聪明为好，也不要自认为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我。”

“我会照做的，戴维。我会严格按照你告诉我的去做。”

“很好。当这一切都过去时，我们就离开——到法国的南部去——到美洲去。不过，还要注意你的身体。不要晚上躺着不睡觉自寻烦恼，要使自己振作起来。克洛德医生给你开的那些安眠药要按时吃——溴化物（一种镇静剂）之类的药物。每晚吃一次，振奋一些，记着我们的好时候很快就要到了！”

“现在——”他看了看手表，“我们该去参加验尸。验尸十一点开始。”

他环顾长长的美丽的客厅。美丽、舒适、富有……他已享受了所有的一切。一座精美的房子，法罗班克。也许这是最后一面了……

他已经使自己陷入了困境——这是确定无疑的。可是，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后悔。而且为了将来——他还要继续冒险。“而且我们应当审时度势，搞清楚什么时机有利于我们冒险，什么时机不利于我们冒险。”

他看着罗莎琳。她正以恳求的眼神睁大眼睛注视着他，他的直觉告诉他她想要知道什么。

“不是我杀的，罗莎琳。”他轻柔地说，“我向你发誓，你的月份牌上的每一位圣人都可作证！”

第 四 章

验尸是在谷市进行的。

验尸官，佩布马什，个子很矮，爱挑剔，戴着眼镜，很自以为是的样子。

在他旁边坐着块头很大的斯彭斯警监。在一个不显眼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长着浓浓的黑色胡须的外国人模样的男人。克洛德家族：杰里米·克洛德夫妇、莱昂内尔·克洛德夫妇、罗利·克洛德、马奇蒙特夫人和林恩——他们都在那儿。波特少校独自一个人坐着，慌张而不安的样子。戴维和罗莎琳是最后到的，他们独自坐在一边。

验尸官清了清他的喉咙，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来自当地的九个人组成的陪审团，开始了例行程序。

皮科克警士——

文警佐……

莱昂内尔·克洛德医生……

“作为职业医生,您去斯塔格为一位病人看病,这时格拉迪斯·艾特金来找您。她说什么了?”

“她告诉我五号房间的房客躺在地板上死了。”

“结果您就去了五号房间?”

“我去了。”

“您能不能描述一下您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克洛德医生描述着:一个男人的尸体……脸朝下……头部受伤……头盖骨的后侧……火钳。

“您的看法是,这些伤是我们所说的那把火钳造成的吗?”

“有几处肯定是的。”

“而且是打了好几下?”

“是的。我并没有作详细的检查,因为我认为在警察被叫来之前不该去碰或挪动尸体。”

“做得很对。那个人死了吗?”

“是的。已死了有几个小时了。”

“你认为他已死了多长时间?”

“我不十分确定。至少十一个小时——很可能是十三或十四个小时——姑且说是在前一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吧。”

“谢谢您,克洛德医生。”

接下来是一个警察局的外科医生——他对伤口做了一个详尽的、科学的描述:下巴上有擦伤和肿块;颅底受到五次或六次重击,其中有一些是死后打的。

“是一次非常疯狂的袭击?”

“完全正确。”

“施以这些重击需要很大的力气吗?”

“不——不,并不太需要力气。这把火钳,抓住它带钳子的那一端,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很容易地挥起来。火钳的末端呈球状,是钢制的,很重。是一个很有威力的武器。一个很瘦弱的人就可以施以这种伤害——也就是说,如果他处于狂怒状态下的话。”

“谢谢您,医生。”

接下来是关于尸体状况的详细叙述——营养状况良好,健康,年龄大约是四十五岁。没发现有什么疾病——心脏、肺部等都很健康。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证明死者来到这个地方,并在旅馆登记簿上注册为伊诺克·阿登,开普敦。

“死者有没有出示定量供应本?”

“没有,先生。”

“你跟他要了吗?”

“最初没有。我不知道他要呆多久。”

“但你后来确实问他了,是吗?”

“是的,先生。他是星期五到的,星期六我跟他说,要是他打算住五天以上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定量供应本给我。”

“对此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会把它给我的。”

“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那样做?”

“是的。”

“他没有说过把它弄丢了吗？或者是根本就没有？”

“哦，没有。他只是说：‘我要把它找出来，交给你。’”

“利平科特小姐，在周六晚上，您无意间听到有人在交谈，是吗？”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在非常详尽地解释了她查看四号房间的必要性之后，把她听到的东西又讲了一遍。验尸官机智地引导她说：

“谢谢。您对任何人提起过您无意间听到的这段交谈吗？”

“提过，我跟罗利·克洛德说过。”

“您为什么告诉克洛德先生？”

“我认为他应该知道。”比阿特丽斯脸发红。

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男人（盖伊桑先生）站了起来，要求允许问一个问题。

“在死者与戴维·亨特先生谈话过程中，死者曾经确定地提到过他本人就是罗伯特·安得海了吗？”

“不——不——他没有。”

“事实上，他说起‘罗伯特·安得海’，就好像罗伯特·安得海全然是另外一个人，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他是这样的。”

“谢谢，验尸官先生，那就是我要搞清楚的所有事情。”

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退出证人席位，罗利·克洛德被叫了上来。

他确认比阿特丽斯曾经给他讲过那件事，然后叙述了他与死者见面的经过。

“他最后对您说的话是：‘我认为没有我的合作你证明不了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也就是指罗伯特·安得海还活着这一事实，对吗？”

“那就是他所说的话，是的。而且他还大笑。”

“他大笑，是吗？您认为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呃——最初我只认为他想跟我要钱，可是，后来我觉得——”

“是的，克洛德先生——可是后来您所想的跟此案没什么关系。我们可不可以说正是由于那一次会面，你才开始尽力去找一个和已故的罗伯特·安得海很熟的人，是吗？还有，靠别人的帮忙您成功地找到了。”

罗利点了点头。

“是的。”

“当您离开死者时是什么时间？”

“据我所知，时间是差五分到九点。”

“是什么使您确定是那个时间的？”

“当我沿着街道走时，我听到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里传出九点的钟声。”

“死者提到过他的客户什么时间来找他了吗？”

“他说‘随时’。”

“他没有提到名字？”

“没提到。”

“戴维·亨特！”

这时，传出一阵轻微的嗡嗡声，沃姆斯利河谷的居民都伸长了脖子去看那位个子高高、长得瘦瘦的带着一脸苦相

的年轻人，他正站在那儿，藐视地面对着验尸官。

例行的程序很快过去了。验尸官接着说：

“周六晚上你去见死者了，是吗？”

“是的。我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向我求助，并且说，他认识我妹妹在非洲的第一个丈夫。”

“那封信还在你哪儿吗？”

“不，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

“你刚才听到了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对你跟死者谈话的叙述。叙述得对吗？”

“完全不对。死者提到他认识我已故去的妹夫，并抱怨自己倒霉，变得穷困潦倒，他求我给他一些金钱上的帮助，正像所常见的一样，他很自信能够归还这笔钱。”

“他有没有告诉你罗伯特·安得海还活着？”

戴维笑了：

“当然没有。他说，‘如果罗伯特仍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会帮我的。’”

“这跟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告诉我们的很不一样。”

“偷听者——”戴维说道，“往往只听到谈话的一部分，便利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把漏掉的细节补充进去，因而常常会把整个事情弄颠倒了。”

比阿特丽斯气得几乎跳起来，大叫道：“哎，我从来不——”验尸官阻止她道：“请保持安静。”

“那么，亨特先生，周二晚上你是否又去拜访了死者——”

“不，我没有。”

“你刚才听到罗利·克洛德先生说死者在等一个客人了吧?”

“他可能在等一个客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并不是那个客人。我以前已经给了他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我那时想这些钱对他已足够了。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曾认识罗伯特·安得海。我妹妹由于从她丈夫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成了所有写求乞信的人和食客的求乞目标。”

他的目光轻轻掠过那些坐在一起的克洛德家人。

“亨特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周二晚上你在哪儿?”

“你们查吧!”

“亨特先生!”验尸官敲了敲桌子。“你这样说话是很愚蠢的,也很不明智。”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我那时在哪儿,干了些什么?如果你们要指控我杀了那个人,那我有足够的作案时间。”

“如果你坚持这种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对你提出指控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快。你认识这个吗,亨特先生?”

戴维倾了倾身子,将那个金制打火机拿了过来。他的脸上现出迷惑的表情。随后他又将它放回去,不慌不忙地说道:“是的,是我的。”

“你最后一次带着它是什么时候?”

“我丢了它是在——”他停住了。

“嗯?亨特先生?”验尸官的声音很柔和。

盖伊桑有些坐立不安,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戴维抢了先:

“我上周五还带着它——上周五上午。从那以后,我就

记不得是否见过它了。”

盖伊桑先生站了起来。

“请允许我说一句，验尸官先生。您上周六晚上去见了死者，您会不会把打火机落在了那儿？”

“我想有可能。”戴维不慌不忙地说，“我肯定周五之后我就记得没见过它——”他又加了一句：“这是在哪儿找到的？”

验尸官说：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你可以退下了，亨特先生。”

戴维慢慢地回到他的座位上。他低下头小声跟罗莎琳·克洛德说什么。

“波特少校。”

波特少校吞吞吐吐地答应着，站在证人席前。他站在那儿，像军人一般将身体挺得笔直，似乎是在参加检阅。只有他不断地舔嘴唇的动作才说明他内心里极度紧张。

“你是乔治·道格拉斯·波特，前皇家非洲步兵队的少校吗？”

“是的。”

“你对罗伯特·安得海熟悉吗？”

像练兵场一样，波特少校大声报出了地点和日期。

“你已看过了死者的尸体？”

“是的。”

“你能认出那具尸体是谁的吗？”

“是的。是罗伯特·安得海的尸体。”

法庭里一片骚动声。

“你敢肯定，并且没有丝毫疑问吗？”

“是的。”

“没有错认的可能性？”

“没有。”

“谢谢你，波特少校。戈登·克洛德夫人。”

罗莎琳站了起来从波特少校旁边走过。波特少校有些好奇地看着她，但罗莎琳甚至连瞥都没瞥他一下。

“克洛德夫人，警察带你去看过了死者的尸体？”

她颤抖了一下。

“是的。”

“你非常肯定地说那是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的尸体？”

“是的。”

“听了刚才波特少校所作的陈述，你是否打算收回或修改你所作的陈述？”

“不。”

“你仍然肯定地断言那具尸体不是你丈夫罗伯特·安得海的吗？”

“那不是我丈夫的尸体。那个人我从没见过。”

“克洛德夫人，波特少校已经肯定地认出那具尸体是他的朋友罗伯特·安得海的了。”

罗莎琳毫无表情地说道：

“波特少校弄错了。”

“在这个法庭里你没有发过誓，克洛德夫人。但不久之后在另一个法庭上，你就得发誓了。那时你还愿意发誓说这

个人不是罗伯特·安得海，而是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吗？”

“我愿意发誓说这个尸体不是我丈夫的，而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的。”

她的声音清楚、从容，眼睛坦然地跟验尸官对视着。

验尸官嘟哝了一句：“你可以退下了。”

然后，他摘掉了他的夹鼻眼镜，开始对陪审团讲话。

陪审团出席这次审讯是为了查清死者是怎么死的。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可能是意外事故或自杀。也没有任何过失杀人的迹象。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的裁决——故意杀人。至于死者的身份，还没有清楚地确定下来。

他们听到一个证人说这具尸体是他以前一个朋友罗伯特·安得海的。这个人正直、诚实、可信。而另一方面，罗伯特·安得海在非洲死于热病的事实显然已被当地政府确认，而且那时并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跟波特少校的证词相反，罗伯特·安得海的遗孀，也就是现在的戈登·克洛德夫人却肯定地说那具尸体不是罗伯特·安得海的。这两个人的证词正好完全相反。除了身份问题，陪审团还得确定是否有证据证明是谁杀死了死者。他们可能会觉得证据指向某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案子往下进展之前，还需要大量的证据——证据、动机，还有作案的机会。肯定会有人在适当的时间在作案现场附近看到过此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最好的裁决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谁为凶手的故意杀人案。这样的裁决使警察还可以自由展开调查。

他于是让他们退席去讨论他们的裁决。

他们花了四十五分钟。

陪审团最后裁决是：戴维·亨特犯有故意杀人罪。

第 五 章

“我担心他们会那么做的。”验尸官抱歉地说道，“地方偏见！光凭感情用事，不讲逻辑性。”

验尸官、警察局长、斯彭斯警监和赫尔克里·波洛在审讯之后聚到了一起互相讨论着。

“你已尽了最大努力了。”警察局长说道。

“作出这个裁决还太早，至少可以这样说。”斯彭斯皱着眉头说，“而且还妨碍了我们。你们认不认识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他在使波特出庭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验尸官礼貌地说道：

“我听说过您，波洛先生。”波洛想表现得谦虚一些，却没有做到。

“波洛先生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斯彭斯笑着说。

“对，是这样。”波洛说，“可以说，还没有这个案子时，我

就已经参与了。"

看到他们的目光流露出感兴趣的样子，他便讲了在那个俱乐部发生的小小的、奇怪的一幕。也就是在那时他第一次听到了罗伯特·安得海的名字。

"到审判的时候，波特的证词里又可以再加一点了。"警察局长沉思着说，"安得海实际上是计划好要假死并且说过要使用伊诺克·阿登这个名字。"

警察局长小声咕哝道："嗯，不过这能用来作证据吗？一个现在已去世的人所说的话？"

"这可能不能拿来作证据。"波洛若有所思地说，"但是它给人们指出了一个很有趣儿而又很有启发性的一条思路。"

"我们所需要的，"斯彭斯说道，"不是启发，而是一些具体的事实。是在周二晚上真正看见戴维·亨特在斯塔格或是在其附近的人。"

"这应该很容易。"警察局长皱着眉头说。

"这事儿如果是在我的国家的话，会非常容易。"波洛说，"附近会有一个咖啡馆，晚上有些人在那里喝咖啡——但是现在是在英国的乡下！"他摊开双手。

斯彭斯警监点了点头。

"有些人呆在酒巴里，到关门时间才回去，其他人呆在家里听九点钟的新闻。如果你在八点半到十点之间在那条中央大街上走的话，就会发现那里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

"他就靠着这个？"警察局长提示道。

“有可能。”斯彭斯说道。他显得不太高兴。

不一会儿警察局长和验尸官都走了，剩下斯彭斯和波洛两人。

“你不喜欢这个案子，不是吗？”波洛同情地问道。

“那个年轻人让我感到忧虑。”斯彭斯说，“他是这样一种人，跟他打交道，你永远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们在一件事情中完全无辜时，他们会表现得像是有罪的样子。而当他们真的有罪的时候——哎，你会发誓他们是光明的天使！”

“你认为他是有罪的？”波洛问道。

“你不这么认为吗？”斯彭斯反问道。

波洛摊开双手。

“我很想知道，”他说，“你认为证明他有罪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不是说法律上的吧？你是指概率？”

波洛点了点头。

“有那个打火机。”斯彭斯说。

“你在哪里找到的？”

“尸体下面。”

“上面有指纹吗？”

“没有。”

“啊。”波洛说。

“是的。”斯彭斯说，“我自己也不太喜欢这样。死者的表停在九点十分。这跟医生的证明很相符——还有罗利·克洛德的证词里说安得海正在随时等待着他的客人的来临

很可能这个客人就要到了。”

波洛点了点头。

“是的——全都很对得上。”

“而且，波洛先生，有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他们（他和他的妹妹）是惟一有一点杀人动机的人，或者是戴维·亨特杀死了安得海——或者是因为某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有个人跟踪安得海到这儿，杀死了他——这看起来似乎可能性很小。”

“哦，我同意，我同意。”

“你看，在沃姆斯利河谷没有人会有杀人动机——除非是巧合，住在这儿的某个人（亨特兄妹除外）在过去跟安得海有过某种关系。我从不排除巧合，但是没有一点迹象表明有这种巧合。除了那俩兄妹以外，这个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陌生人。”

波洛点了点头。

“对克洛德家族来说，罗伯特·安得海就如掌中明珠一般，他们会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罗伯特·安得海仍然活蹦乱跳地活着，这意味着他们这些人能分到一大笔遗产。”

“我的朋友，我又一次热烈地赞成你的意见。罗伯特·安得海还活蹦乱跳地活着，这正是克洛德家族所需要的。”

“那我们又回来了——罗莎琳和戴维·亨特是两个仅有的有动机的人。罗莎琳·克洛德那时在伦敦，但是我们知道戴维那天在沃姆斯利河谷。他五点半到沃姆斯利石南车站的。”

"那现在我们有了线索，而且非常明显，加上五点半以及此后没有明确说明的一段时间这些事实，那么可以推出他是在现场。"

"完全正确。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所讲的事儿。我相信她的话。她的确听到了她说她听到的事儿，虽然她可能夸大了一些，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

"是人之常情。"

"我相信这个姑娘的话，除了因为我了解她以外，还因为其中有些东西她是不可能编出来的。比如说，她以前从没听说过罗伯特·安得海。所以我相信她所讲的那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儿，而不相信戴维·亨特的。"

"我也是。"波洛说，"她给我的印象是，她是一个很单纯、很诚实的证人。"

"我们已确定她说的是真实的。那么你认为这兄妹俩为什么要到伦敦去？"

"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现金头寸是这样的：罗莎琳·克洛德只能得到戈登·克洛德财产的终生津贴。她不能动这笔财产——除了一千英镑左右以外，我想。但是珠宝之类的是属于她的。她到城里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最值钱的一些东西拿到旁德街去卖掉。她急需一大笔现金——换句话说，她得付给敲诈者钱。"

"你认为这是证明戴维·亨特有罪的证据？"

"你不这么认为吗？"

波洛摇了摇头。

“证明有敲诈，我同意，但是作为有杀人意图的证明，我不同意。或者那个年轻人打算付钱，或者他打算杀死他，这两者不可能同时存在，我亲爱的。你已经给出了他打算付钱的证据。”

“是的——是的，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他可能改变了主意。”

波洛耸了耸肩。

“我了解这种人。”警察局长沉思着说，“在战争中他们很有用武之地。他们很有胆量，性格卤莽，对自身安全毫不在乎，敢于面对任何一种情况。是那种有可能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　　虽然往往是死后才能得到。是的，在战时，这样的人就是英雄。但是在和平时期——呃，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通常的结局是进监狱。他们喜欢刺激，不能诚实做人，对社会毫无用处——最终，他们会漠视人类的生命。”

波洛点了点头。

“跟你说，”警察局长重复道，“我了解这类人。”

接下来几分钟时间，他们都没有说话。

“那么，”波洛最后说道，“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个杀手类型的人。不过仅此而已，不能再有更多的结论了。”

斯彭斯奇怪地看着他。

“波洛先生，你对这件事的兴趣非同一般啊！”

“是的。”

“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坦率地说，”波洛摊开手，“我也不太清楚。也许因为两年之前，当我坐在那里，胃里非常难受的时候(因为我不喜欢空袭，而且我不太勇敢，虽然我努力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正如我说，当我坐在那里感到那个地方非常难受的时候，”波洛形象地用手紧紧捂着胃部，“就是在我朋友的那个俱乐部的吸烟室里，有一个俱乐部里常见的那种令大家讨厌的人在那里闲混。这就是大好人波特少校。他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没有人听他讲，除我以外。因为我希望这样可以把我的注意力从炸弹上分散开，而且我觉得他讲的事情很有趣儿，也很有意味。而且我心里想，也许有一天他所讲的事情会引发了某些事情。而现在这件事儿的确引发了一些事情。”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是吧?”

“恰恰相反，”波洛纠正道，“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这本身就很不平常。”

“你预料到了会发生谋杀案?”斯彭斯怀疑地问道。

“不，不，不。但是一个妻子又重新结婚。她的第一个丈夫会不会还活着？他的确还活着。他会不会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确出现了！有可能会有敲诈？的确就有敲诈！因而，敲诈者有可能被杀掉灭口？他的确是被杀掉了!”

“那么，”斯彭斯不解地看着波洛，“我看这些事情都很符合常规。这是一个普通的案件——敲诈导致谋杀。”

“你觉得太没意思了？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这个案子却十分有趣，因为，你看，”波洛平静地说，“这里面全有纰漏。”

“全有纰漏？你说全有纰漏是什么意思？”

“没有一件，该怎么说呢，合乎常情。”

斯彭斯摇了摇头。

“你不这么想吗？”波洛问道，“哦，也许我想得太多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安得海到了斯塔格。然后给戴维·亨特写了封信。亨特第二天早晨收到那封信——是吃早饭的时候？”

“是的，是这样的。他承认在那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封阿登的信。”

“这是安得海到达沃姆斯利河谷的第一次通告，不是吗？那么亨特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匆匆忙忙把妹妹送到伦敦！”

“这很好理解，”斯彭斯说，“他把他妹妹送走，他就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儿。他可能担心那个女人太脆弱。记住，他是处于领导位置的。克洛德夫人完全受他的控制。”

“哦，是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把他妹妹送到伦敦，然后去拜访伊诺克·阿登。我们已经听到了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对那次谈话的详尽的叙述，显而易见，正如你所说，戴维·亨特并不确切地知道跟他说话的那个人是否是罗伯特·安得海。他怀疑过，但并不确切地知道。”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波洛先生。罗莎琳·亨特在开普敦跟安得海结了婚，然后直接去了尼日利亚。亨特和安得海从来没见过面。所以，正如你所说，虽然亨特怀疑阿登就是安得海，但他并不能确定这一点——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个人。”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斯彭斯警监。

“那么就没什么让你感到——异常?”他问道。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安得海为什么不直接说他就是安得海?我想这也可以理解。有身份的人在做邪恶的事儿的时候,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喜欢用一种使他们本人不受牵连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不——我不认为这一点有什么特别重要之处。你总得考虑到人的本性。”

“是的,”波洛说,“人的本性。这一点,我想,也许是为什么我对这个案子感兴趣的真正答案。在验尸法庭上,我一直在向四处观望,看所有的人,尤其是克洛德那一家——他们人那么多,被一个共同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而他们这些人在性格、思想和感情方面又是如此的不同。多年来他们所有人都依赖于那个强有力的人,那个家族中的中坚——戈登·克洛德!我并不是指直接依赖。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谋生手段。但是,有意无意之间,他们便开始逐渐地、而且是必然地依靠起他来。如果橡树被砍倒了——这个问题我要问你,局长——如果橡树被砍倒了,那么缠绕在它上面的藤会怎么样呢?”

“这跟我的专业没有关系。”斯彭斯说。

“你这么认为吗?我认为有关系。我亲爱的,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积聚更多的力量,也可能退化堕落。一个人实际上怎么样,只有当考验来临时才会变得明显——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的时候。”

“我不太明白你想说明什么，波洛先生。”斯彭斯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不管怎么说，克洛德一家人现在没事儿了，或者说将要没事儿了，就等走完这些例行的法律程序了。”

“这件事儿，”波洛提醒他说，“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还需要推翻戈登·克洛德夫人的证词。毕竟，一个女人见到自己的丈夫应该能认得出来吧？”

他微微偏着头，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大个子局长。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认出她的丈夫，就能得到几百万英镑的收入，这样做不是很值得吗？”局长讥讽地说，“另外，如果他不是安得海，为什么有人要杀他呢？”

“这一点，”波洛咕哝着，“的确是个问题。”

第六章

波洛走出警察局，思忖着。他就这样步伐越来越慢地走着。到了闹市广场，他停了下来，向四周看了看。那面是克洛德医生家的房子，墙壁上的黄铜色的横木板已经色彩不鲜明了。再往远一点儿是邮局。而另外一面是杰里米·克洛德家的房子。在波洛的前面，向后缩一点儿，是圣母升天罗马天主教堂，一座很小很普通的建筑，和高傲地矗立在广场中心的朝向谷市的圣玛利教堂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比较起来，简直就是一位羞怯的少女，可它宣称着新教的支配地位。

受着一种冲动的驱使，波洛穿过大门，沿着通往罗马天主教教堂的小路走去。他摘下帽子，在神坛前屈膝跪在了一把椅子的后面。他的祈祷被一阵阵的令人心碎的啜泣声打断。

他转过头去。过道另一侧，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跪在那儿，她的头埋在双手间。现在她站起身来，仍然泣不成声的样子，向门口走去。波洛很感兴趣地睁大了双眼，站起来跟着她走去。他已经认出了是罗莎琳·克洛德。

她在门廊那儿站住，努力控制着自己。波洛过去跟她轻声说：

"夫人，需要帮忙吗？"

她没有表现出惊讶的神色，而是像一个不高兴的孩子那样非常简单地回答。

"不，"她说，"没有人能帮得了我。"

"您现在遇到了很烦心的事情。是那样吗？"

她说："他们已经将戴维带走……我只身一个人。他们说他杀人——可是他没有！他没有！"

她看着波洛，然后说道："今天您在那儿来着？在验尸听证会上。我看到您了！"

"是的。如果我能帮助您，夫人，我会很乐意去做的。"

"我很害怕。戴维说只要他在这儿照看我的话就会很安全。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把他带走了——我害怕。他说——他们都想让我死。听起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也许是真的。"

"我来帮助您，夫人。"

她摇了摇头。

"不，"她说，"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甚至都不能去做忏悔。我不得不一个人承受自己的罪恶。我不能再得到上帝的宽恕。"

“没有谁，”赫尔克里·波洛说，“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这一点你很清楚，我的孩子。”

她又一次看了看他——一脸狂乱、不高兴的神情。

“我必须为自己的罪恶忏悔——去忏悔。如果我能够忏悔的话——”

“难道你不能忏悔吗？你来到教堂就是来忏悔的，难道不是吗？”

“我是来寻找安慰——安慰。可是，我能得到什么安慰？我是一个罪人。”

“我们都有罪。”

“可是，你得忏悔——我想说——去讲述——”她用手捂着脸。“哦，我所说过的谎话——我所说过的谎话。”

“关于你丈夫的事情你说谎了？有关罗伯特·安得海的事情？这里被杀的那个人就是罗伯特·安得海，对不对？”

她非常冷竣地面对着他。她的眼神疑惧面机警。她厉声地叫道：

“我告诉你他不是我的丈夫。这个人一点儿都不像他！”

“那个死去的人丝毫不像你的丈夫？”

“不！”她愤然地说道。

“告诉我，”波洛说，“你的丈夫是什么样子？”

她眼睛盯着他。然后她的脸色暗了下来，显得很恐慌。她的眼神因恐惧而变得忧郁了。

她大叫道：

“我再也不跟你说了！”

她快速从他身边走过，沿着那条小路跑去，穿过大门，

进入闹市广场。

波洛没打算追过去。相反他极满足地点点头。

“啊，”他说，“原来如此！”

他慢慢地走出大门进入广场。

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又沿着大街走去，最后来到斯塔格，再往前走就是一片开阔地带。

在斯塔格的门口，他遇见了罗利·克洛德和林恩·马奇蒙特。

波洛很有兴致地看着那个女孩儿。一个很有风韵的女孩儿，他想，而且也很有才智。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一类女孩儿。他喜欢温柔一些的、更具有女人气的女孩儿。他想，林恩·马奇蒙特基本属于现代类型的女人——也许人们可以同样正确地称之为伊丽莎白型女人。这些女人老是为自己着想，说话无所顾忌，喜欢有事业心和有胆识的男人。

“我们非常感激您，波洛先生。”罗利说，“好家伙，这计谋真的很像一个魔术。”

这恰恰就是事情的真正之处，波洛仔细地思考着！本来知道答案，还要去问，不管谁装腔作势地变魔术都是毫不费力的。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对于头脑简单的罗利来讲，波特少校出来作证是完全出于意外，可以说，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一样激动人心。

“我真不清楚，您是怎样处理这些事情的？”罗利说。

波洛并没有给他任何启发。毕竟，他是一个庸人。魔术师是不告诉他的观众魔术是如何进行的。

“不管怎么说，林恩和我都非常感激。”罗利接着说。

波洛想，林恩·马奇蒙特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感激的样子，她眼睛周围有因过度劳累留下的皱纹，她的手指很紧张地扭动着，十指交叉着。

“这将对我们未来的婚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罗利说。

林恩冷冷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手续和事情要办，我肯定。”

“你们要结婚，什么时候？”波洛很礼貌的问道。

“六月。”

“你们是自从什么时候定婚的？”

“将近六年了，”罗利说，“林恩刚刚从皇家海军妇女队退役。”

“在皇家海军妇女队服役时不允许结婚的，对吗？”

林恩简短地回答：

“我一直在海外服役。”

波洛注意到罗利迅速地皱了一下眉。他很唐突地说道：

“快点，林恩，我们得走了。我想波洛先生还要赶回城里去。”

波洛微笑着说：

“可是，我不打算回城了。”

“什么？”

罗利突然停下来，给人一种奇怪的木然的印象。

“我要呆在这儿，在斯塔格留一小会儿。”

“可——可这是为什么？”

"这儿风景很美。"波洛平静地说。

罗利不确定地说道：

"是的，当然了……可是，您——呃，我的意思是说，不忙吗？"

"我已经做好了合理的安排，"波洛说，同时微笑着，"我没有必要无原则地占用自己的时间。不，我会享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兴致所至，乐而忘返。我开始对沃姆斯利河谷感兴趣了。"

他看到林恩·马奇蒙特抬起她的头专心地注视着他。他想，罗利有点儿不耐烦的样子。

"我想您打高尔夫球吧？"他说，"沃姆斯利石南的旅馆要比这儿好得多。这是一处非常简陋的住处。"

"我的兴趣，"波洛说，"完全在于沃姆斯利河谷。"

林恩说道：

"过来，罗利。"

罗利有些不情愿地跟着她。在门口，林恩停下，很快又走回来。她对波洛柔和地低声说道：

"验尸后，他们拘捕了戴维。您——您认为他们这样做对吗？"

"在判决之后，他们别无选择，夫人。"

"我的意思是说——您认为他是凶手吗？"

"你认为呢？"波洛说。

可是，罗利回到了她的身边。她的脸绷了起来，毫无表情。她说道：

"再见，波洛先生。我——我希望我们还会见面。"

“现在，我怎么知道。”波洛心想。

很快，他和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商量安排一个房间后，又出去了。他不由自主地向莱昂内尔·克洛德医生家走去。

“哦！”凯西舅妈说，她过来开门，向后退了一两步。“波洛先生！”

“为您效劳，夫人。”波洛鞠了一躬。“我是来拜访您的。”

“那么，这是太好了，真的。是的——呃——我想你最好进来。坐下——我给你拿点儿什么喝的——或许一杯茶——只是糕点不太新鲜了。我本打算去皮考科斯买一些，他们那儿有时星期三有瑞士卷——可是一次验尸就把正常的生活打乱了，您不这么认为吗？”

波洛说他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想像，如果他说在沃姆斯利河谷住下，罗利·克洛德会很反感的。毫无疑问，凯西舅妈的待客方式一点儿都不热情。她以那种差不多是很沮丧的神情看着他。她身体向前倾了倾，用一种嘶哑的声音很诡秘地小声说：

“你不会告诉我丈夫，是吧，就是我去你那儿咨询过有关——呃，有关我们了解到的那些事情？”

“我绝口不提。”

“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了，我那个时候并不清楚——罗伯特·安得海，那个可怜的人，真惨——实际上就是在沃姆斯利河谷。那在我看来还是特别的巧合！”

“事情本来应该很简单的，”波洛很赞同地说，“如果灵应盘直接把你带到斯塔格。”

一提到灵应盘，凯西舅妈有些振奋。

“神灵世界的事物动转方式似乎变换莫测，”她说，“可是，波洛先生，我就是能感觉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特定的用意的。你难道没有在生活中感觉到这一点吗？就是说，凡事必有意图？”

“是的，真的，夫人。甚至我现在坐在这儿，您的客厅里，这里面也会有一定的意图的。”

“哦，是吗？”克洛德夫人大吃一惊的样子。“真的有吗？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当然了，你要回伦敦，是吧？”

“不是现在。我要在斯塔格呆几天。”

“在斯塔格？哦——在斯塔格！可是，那就是——哦，波洛先生，你认为你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吗？”

“我是受一种东西的指引来到斯塔格的，”波洛严肃地说。

“指引？你指的是什么？”

“受你的指引。”

“哦，可是我从没有这样打算过——我是说，我还没有确定的想法。这一切都是太可怕了，你不是这样认为吗？”

波洛悲伤地摇着头，说道：

“我刚刚跟罗利·克洛德先生和马奇蒙特小姐说了几句话。我听说，他们要结婚，这么快？”

凯西舅妈立刻轻松起来。

“亲爱的林恩，她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非常精于计算。现在，我在计算方面缺少天分——一点儿天分都没有。有林恩在家里绝对是我的福气。当我头脑很糊涂的时候，她

总是能帮我把事情处理好。多么好的孩子，我真的希望她能够幸福。罗利，当然了，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可是也许——呃，有一点儿呆气。我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个像林恩那样阅历很广的女孩而言，他呆气十足。你看，罗利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这儿的农场干活——哦，非常正确，当然了——我的意思是说是政府要他那样做的——这么说起来他那样做是一点错都没有——不是那种胆小鬼的做法或布尔战争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可是，我要说的是，由于没有参加战争，他的观念很有局限性。"

"六年的婚约，确实是经受住了感情的考验。"

"哦，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这些女孩儿，一旦她们回到家里，总是很心神不宁的样子——而如果她们周围再有别的什么人——也许是一个有传奇生活经历的人——"

"比如说戴维·亨特？"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凯西舅妈急忙说，"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一点我完全有把握！假设要和证明他是凶手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会是很可怕的，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个人毕竟也是他自己的妹夫！哦，天，波洛先生，请不要轻易地得出林恩和戴维之间有某种融洽的关系的结论。真的，他们每次见面，似乎相互之间吵架的时候比其它的时候要多。我已经发觉——哦，亲爱的，我想那是我丈夫回来了。波洛先生，关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事，不要说出一个字，你会记住的，不是吗？我那可怜的亲爱的丈夫会生气的，如果他——哦，亲爱的莱昂内尔，这是波洛先生，就是他很英明地带波特少校去看尸体。"

莱昂内尔医生看起来很疲倦、很憔悴。他的眼睛淡蓝色，针尖一般的瞳孔，茫然地扫视着整个房间。

“您好，波洛先生，要回到城里去吗？”

“上帝！又有一个要撵我回伦敦的！”波洛想。

他耐着性子大声说：

“不，我还要在斯塔格住一天左右。”

“斯塔格？”莱昂内尔·克洛德皱起了眉头。“噢？警察想让您在这儿呆一段时间？”

“不，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真的？”医生突然现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这么说您并不满意？”

“你为什么那样想，克洛德医生？”

“行了，伙计，我说对了，是不是？”克洛德夫人端来了茶，嘴里一面还喋喋不休地说着。等她离开了房间，医生接着说：“您有种感觉，是不是，好像什么地方出了错儿？”

波洛很吃惊。

“你那么说让我感到很奇怪。那么，是不是你自己有那种感觉？”

克洛德有些犹豫了。

“不——不。不能这么说……也许这只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在书里，敲诈者通常会受到袭击。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吗？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可是这似乎有些勉强。”

“从医学上来说，这个案子中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地方吗？当然了，我只是随便问一问？”

克洛德医生若有所思地说：

“没有，我认为没有。”

“不——应该说有。我能看得出来是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的。”

如果波洛愿意，他的声音能够具有催眠作用。克洛德医生稍稍皱了一下眉，然后他犹豫不决地说道：

“当然了，我没有警察办案的经验。可是，不管怎么说，法医的证据并不像普通人和小说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容变通、铁铸一般地坚实的东西。我们可能犯错误——医学可能是错的。诊断是什么？猜测，基于非常有限的知识的猜测，而一些模糊的线索指向许多方面。也许我在诊断麻疹病时是很有把握的，因为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见过成百上千的麻疹病例，我了解好多好多的征兆和症状。教科书上讲的麻疹病的‘典型病例’，你几乎无从知道。可是，在我的一生中，我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亲眼看到一个妇女躺在手术台上准备切除阑尾——却及时地诊断出她患有副伤寒！我见过一位认真的、很有责任心的年轻医生断言一个得了皮肤病的小孩儿是维生素严重缺乏症——当地的一位兽医竟然过来跟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抱着的那只猫已经得了金钱癣，他说孩子也得上了！”

“医生，同其他人一样，是成见的受害者。这儿的这个人，显然是被谋杀，身旁有一把带有血迹的火钳。如果说他受到其它的什么东西的袭击可能是很荒谬的，然而，虽然我对头部被击破这种情况一点儿经验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怀疑是什么截然不同的东西——一种不是很光滑也不很圆的东西——某种——哦，我不清楚，某种边缘很锋利的东西

——砖头或是类似的东西。"

"验尸时你没有这么说?"

"没有——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詹金斯是警察局里的外科医生,他对这个结果很满意,而他是说了算的家伙。可是,这里面存在着成见——认为放在尸体旁边的武器就是凶器。死者的伤可能是那个东西打的吗?是的,有可能。可是,如果你看到死者的伤,有人问你是什么打的——那么,我不知道你是否这么说,因为这真的很不合常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人用砖头打,一个人用火钳打——"医生停了下来,不满意地摇着头。"这样说是讲不通的,是吗?"他对波洛说。

"他有没有可能倒在某个尖的物体上?"

克洛德医生摇了摇头。

"他是在地板中央头朝下躺在地上——在一块厚厚的老式的艾克斯敏斯特地毯上。"

当他妻子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停了下来。

"凯西端来了淡饮料。"他说。

凯西正在整理托盘上的东西,以保持平衡。上面有一个陶器,半条面包,以及一些不太新鲜的果酱,这些果酱装在一个能容纳两英镑东西的罐里。

"我想水壶是开了。"她有些不太确定地说着,揭开了茶壶的盖子,往里看。

克洛德医生又打了个喷嚏,暴躁地抱怨了一句:"淡饮料!"便离开了房间。

"可怜的莱昂内尔,自从战争以来,他的精神状态一直

不好。他工作得太辛苦了。那么多医生都走了。他从不休息。早上出去，中午出去，晚上还要出去。我都奇怪他竟然没有完全崩溃。当然他期望着和平时期一到来就退休。这都已经跟戈登商量好了。他的爱好，你知道，就是研究植物学，主要是中世纪的药草学。他正在写这方面的书。他希望能过一种比较安静的生活，进行潜心的研究。但是，当戈登就那么死去了之后——你也知道现在的事情是什么样子，波洛先生。税收，还有所有那些东西。他没法退休，这使他很烦躁。而且这看起来确实也不公平。戈登就那么死了，没留下遗嘱——这很动摇我的信心。我是说，我真不明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看起来，我不得不这么想，似乎是个错误。"

她叹了口气，随后又有些高兴。

"但是我从另一世界得到一些保证，这真是太可爱了。'只要有勇气和耐心，就会找到一条路。'而且真的，当那个好心的波特少校站起来，那么坚定，那么有气概地说那个被谋杀的可怜的人就是罗伯特·安得海——噢，我看到了真的找到了一条路！事情果真向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真是太好了，不是吗，波洛先生？"

"即使是谋杀得来的。"赫尔克里·波洛说。

第七章

波洛一边想事情，一边走进了斯塔格酒店。一阵刺骨的寒风吹过来，他微微打了个冷颤。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推开右边休息室的门。里面闻起来有股发霉的烟味，而且火也快灭了。波洛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尽头的标有“只供酒店客人使用”房间门口。这里的火很旺，有一个体形巨大的老妇人在里面。她坐在一个大扶手椅里，舒服地烤着脚。这会儿，老妇人正怒目盯着他，眼睛里露出凶光。他道了一声歉，便退了出来。

波洛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看看那个周围全是玻璃围起来的空办公室，又看看那个上面用旧式的刚劲有力的字体标着‘咖啡厅’的那扇门。凭着对乡村酒店的经验，波洛很清楚，这里惟一勉强有咖啡可买的时间就是早饭时间，即使在那个时间，主要的还是很稀的热牛奶。那种被称作黑咖啡

的装在小杯里的甜腻腻的、黑乎乎的液体，咖啡厅里没有，休息室才有。晚餐包括温莎汤、维也纳肉排土豆和蒸布丁，七点整在咖啡厅供应。在那之前，斯塔格的客房区便笼罩着一片宁静的气氛。

波洛若有所思地沿楼梯上楼。但他没有转向左边自己的房间，而是向右，停在了五号房间门口。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空荡荡地，一片寂静。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警察已经用完这个房间了。这里很显然刚刚清扫和擦洗过。地板上的地毯没了。也许那‘老式的艾克斯敏斯特地毯’已让清洁工们拿走了。床上的毯子叠得整整齐齐，摞在一起。

波洛将身后的门关上，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屋子里很干净，却奇怪地缺乏人的气息。波洛注意地看着屋里的家具——一张写字台，那种旧式的用质地很好的桃花心木做的五斗橱一个，一个同样质地的衣柜（也许就是遮着通向四号房间的门的那个，一张很大的铜双人床，有热水和冷水供应的浴缸（现代化和人手短缺的产物），一把很大但坐上去却很不舒服的扶手椅，两把小椅子，一个过时的维多利亚式的炉栅以及一个拨火棍，一把带眼的铲子，跟那个火钳都是一套的。一个厚重的大理石壁炉台，四角为方形的结实坚固的大理石壁炉镶边。

波洛弯下腰去，看了看最后这几样东西。他打湿了手指头，沿右边的那个角擦过去，然后仔细研究着结果。他的手指有些发黑。他用另一个手指沿左边的那个角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这一次他的手指很干净。

“这就对了，”波洛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这就对了。”

他看了看洗脸池。然后他踱到窗前。从那儿看出去是一个铅板屋顶——是一个车库的屋顶，他想——然后通向一条僻静的小巷。从这里可以往返于五号房间而不会被人察觉。但是从楼梯上到五号房间而不被人发现同样也非常容易。刚才他自己就那么做了。

他静静地从房间里退了出来，无声无息地将门带上。他走回自己的房间。里面非常冷。他又下了楼，犹豫了一下，然后，由于夜晚彻骨的寒冷所迫，便大胆地走进了那个“只供酒店客人使用”的房间，将另一把扶手椅拖到火炉边，坐了下来。

那个体形巨大的老妇人近处看更加显得可怕。她长着铁灰色的头发，浓密的髭须，而当现在她开始说话的时候，还听得出她的声音沉厚，让人敬畏。

“这个休息室，”她说，“是给那些在这个旅馆住的人用的。”

“我现在就住在这个旅馆，”赫尔克里·波洛回答。

老妇人沉思了一会儿，才又转回来再次进攻。指责地说：

“你是个外国人。”

“是的。”赫尔克里·波洛回答。

“在我看来，”老妇人说，“你们都应该滚回去。”

“滚到哪儿去？”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老妇人坚定地说。

作为附言她又加了一句，低声地说："外国人！"然后鼻子里哼了一声。

"那，"波洛温和地说，"会很困难的。"

"胡说！"老妇人说，"我们打那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这个，不是吗？让人们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呆在那里别动。"

波洛并不想展开一场争论。他已懂得每个人对这个主题都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打那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一阵有些敌意的沉默。

"我不明白事情在变成什么样子，"老妇人说，"我真不明白。每年我都来这儿，住在这个地方。我丈夫十六年前在这里去世。他就埋在这儿，我每年来呆一个月。"

"虔诚的朝拜。"波洛礼貌地说。

"情况一年比一年糟。没有服务！食物也没法吃！还有维也纳肉排！肉排或者是用牛的大腿肉做的，或者用里脊肉——而不是剁碎了的马肉！"

波洛悲哀地摇了摇头。

"有一件好事——他们关闭了飞机场。"老妇人说，"真不知羞耻，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到这儿来跟那些不知礼法的姑娘们鬼混。唉，那些姑娘们！我真不明白现在那些做妈妈的在想什么。让她们的女儿到处闲逛。这是政府的错儿。把那些妈妈们招到工厂里做工。只有年幼的小孩儿才放过去。年幼的小孩儿！真是废话！谁都能照看婴儿！婴儿不会跟在大兵后面到处乱跑。那些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姑娘们，她们才是需要照顾的！需要她们的妈妈。只有妈妈才会懂得她的女儿在做什么。那些大兵们！飞行员！她们只想这些。美

国人！黑鬼们！波兰流氓！”

这时，愤慨使老妇人咳嗽起来。当她恢复过来，她又接着说下去，渐渐地使自己进入到一种畅快的狂怒之中，把波洛当作了发泄愤怒的靶子。

“他们为什么在营地周围扯起了铁丝网？是为了防止大兵去找姑娘们吗？不是，是为了防止姑娘们去找大兵！为了男人都发疯了，这就是她们！看看她们穿的衣服、裤子！有些蠢货还穿短裤——要是她们知道她们从后面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话，她们就不会穿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夫人，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

“她们头上戴的是什么呢？适宜的帽子吗？不是，一种拧起来的东西，脸上还抹着脂呀粉的。还有那种肮脏的东西，涂满了嘴巴。不光手指甲是红的——脚趾指甲也是红的！”

老妇人狂怒地停住了，一副满脸期待的神情看着波洛。波洛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即使在教堂里，”老妇人说，“也不戴帽子。有时甚至连那些愚蠢的头巾也不戴。头上只有那种丑陋地卷曲着、总是呈波浪型的头发。头发？如今谁知道头发是什么样子。我年轻的那阵子，我就很注意自己的发式。”

波洛偷看了一眼那铁灰色的头发。这似乎不太可能，这位凶悍的老太太竟然还年轻过！

“一天晚上，她们中的一个来到这儿，”这位老太太接着说下去，“把头用橘黄色的头巾裹起来，还抹着脂呀粉的。我看着她，我一直看着她！她很快就走开了！”

"她不是本地人,"老太太接着说,"我可以自豪地说,像她那种类型的人没有谁能呆在这里! 你说她从男人的卧室里出来会干出什么来? 真恶心,让我说。我跟利平科特说过这事儿——可是她恰恰和那些女孩儿一样糟糕——穿着那样的一条裤子走了一英里。"

波洛的心中激起了一丝微弱的兴趣。

"从男人的卧室里出来?"他询问。

老太太饶有兴味地讲起这个话题。

"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五号房间。"

"那是哪一天,夫人?"

"就是人们为一个人被谋杀而四处忙乱的前一天。这么不要脸的事情竟然能在这里发生!这原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很传统的地方。可是,现在——"

"那么,你是在那一天的什么时候见到的?"

"白天? 根本就不是白天。晚上,而且是晚上很晚。简直就是不要脸。十点钟以后。我十点一刻上床。她厚颜无耻地从五号房间出来,眼睛盯着我,然后又躲回去,在那里和那个男人说笑着。"

"您听到他说话了?"

"我没跟你讲吗? 她躲了进去,他大声喊道:'哦,去,滚开。我腻了。'男人对女人那样说算是好的。可是,她们就是要那样! 荡妇!"

波洛说:"你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警察?"

她满含杀气的眼神盯着他看,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站在他的前方,瞪着眼睛看着他,她说道:

“我从来都不和警察打任何交道。真的，警察！我，在警事厅里？”

她气得浑身发抖，最后恶意地看了看波洛，离开了房间。

波洛在那儿坐了几分钟，抚摩着自己的胡须，沉思着，然后他去找比阿特丽斯 利平科特。

“哦，是的，波洛先生，你说的是老利德贝特夫人吧？卡农·利德贝特的遗孀。她每年都来这儿，可是，当然了，我们都认为她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她有时对人非常粗鲁，她似乎不明白如今时代已经不同了。当然了，她将近八十岁了。”

“可是，她的头脑还很清楚吗？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哦，是的。她是一个思维很敏捷的老太太——有时太敏捷了。”

“你知道星期二晚上拜访被谋杀者的那个年轻女子是谁？”

比阿特丽斯显出很惊异的样子。

“我不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来拜访过他。她长得什么样子？”

“她头上戴着一条橘黄色的头巾，我想她化了很浓的妆吧。星期二晚上十点一刻的时候，她在五号房间跟阿登说话。

“真的，波洛先生，不管你怎么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波洛这么想着问题，就去找斯彭斯警监。

斯彭斯不动声色地听着波洛讲述着。然后，他坐在椅子

上身子向后仰着，慢慢地点着头。

“很有趣，不是吗？”他说，“你总是回到老套子上，找妻子。”

警察局长的法语发音不如格甯夫斯警佐的好，但是他很以此自豪。他站了起来，走到屋子的另一边，又走回来，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是一支装在硬纸盒里的口红。

“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有一个女子卷入了这个案子。”他说。

波洛接过口红，轻轻地往手背上抹了一点。“质量很好。”他说，“暗樱桃红——可能是浅黑肤色的人用的。”

“是的。这是在五号房间的地板上找到的。它滚到了五斗橱下面，当然也可能它在那里已有一段时间了。上面没有指纹。当然，现在不像以前有那么多种类的口红——只有几种标准样式。”

“而且毫无疑问，你已做过调查了？”

斯彭斯微笑了。

“是的，”他说，“正如你说的，我们已经做了调查。罗莎琳·克洛德使用这种类型的口红。林恩·马奇蒙特也用这种。弗朗西丝·克洛德用的口红颜色要稍暗一点。莱昂内尔·克洛德夫人根本就不抹口红。马奇蒙特夫人用一种淡紫色的口红。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好像不会用这么贵的口红——打扫房间的女仆格拉迪斯也不会。”

他停了下来。

“你的调查很彻底。”

“还不够彻底。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有一个圈外人卷入了

这个案子——某个女人，也许是罗伯特·安得海在沃姆斯利河谷认识的一个人。"

"还有，星期二晚上十点一刻谁跟他在一起？"

"是的，"斯彭斯说，他叹了口气，又说："这就排除了戴维·亨特的嫌疑。"

"是吗？"

"是的。他那贵族习气终于屈尊让步，让他开了口，在他的律师跟他讲明白了道理之后。这是他对自己的行踪的陈述。"

波洛读了一下这份打得很整齐的备忘录。

坐四点十六的火车离开伦敦到沃姆斯利石南。五点半到达。走小路到法罗班克。

"他到这里来的原因，"局长插了一句，"据他说，是取一些他落在这里的东西，信件，文件，支票簿，并看一看是否有衬衫从洗衣房送回来了——当然，是还没有！唉，现在的洗衣房真成问题，他们已经有整整四周没有到我们那儿去了——我们家里已没有一条干净的毛巾了，现在我所有的衣服都得我妻子亲自动手洗。"

在插入这段很富人情味的话之后，局长又回到戴维的行程上来。

"七点二十五离开法罗班克，说是要出去散一散步，因为他错过了七点二十的火车，而直到九点二十才会有一趟火车。"

"他散步是向哪个方向走的？"波洛问。

局长查了查的笔记。

"说是在道尼树丛,拜茨山和长峰附近。"

"也就是说,围着白屋绕了整整一圈!"

"好家伙,你对地方地理记得真快,波洛先生。"

波洛微微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不,我并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地方在哪里。我只是在猜。"

"噢,猜的,是吗?"局长歪起了头。

"之后,据他说,当他到了长峰之后,他才发现时间已经很紧了,便穿过野地,急跑到沃姆斯利石南车站。他侥幸赶上了火车,十点四十五到达维多利亚车站,然后走回牧人园公寓楼,十一点到那儿。戈登·克洛德夫人也证实了最后这一点。"

"那么其它部分有没有人证实过呢?"

"相当少——但的确有。罗利·克洛德,还有其他一些人,都看见他到了沃姆斯利石南车站。法罗班克的女仆们出去了(他当然自己有钥匙),所以她们没有看见他。不过她在书房里发现了一个烟蒂——我想这引起了她们的兴趣,她们还发现放亚麻织品的衣柜给翻得很乱。有个花匠那天工作到很晚——做关上暖房之类的事。那个花匠看见了他。马奇蒙特小姐在马登树林碰见了他——在他跑去赶火车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见他赶上了火车?"

"没有——不过他一到家就从伦敦给马奇蒙特小姐打了电话——十一点五分的时候。"

"这核对过了吗?"

“是的，我们已经调查过从那个号码打出的电话。十一点四分的时候有一个打到沃姆斯利河谷三十四号的计费长途电话。那正是马奇蒙特家。”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波洛嘀咕道。

而斯彭斯还在煞费苦心而又有条不紊地讲道：

“罗利·克洛德九点差五分从阿登那里出来。他很肯定不会更早。大约九点十分林恩·马奇蒙特在马登树林看见了亨特，假定他是从斯塔格一路跑过去的，那么他会有时间去会见阿登，跟他争吵，杀了他，再跑到马登树林吗？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又得重新开始。阿登不是在九点被杀的。他十点十分还活着——除非你说的那个老夫人在做梦。他或者是被那个丢了口红的女人杀的，那个戴着橘黄色头巾的女人——或者是被那个女人离开之后来的某个人杀的。不管凶手是谁，这个人都故意地将表的指针拨回到了九点十分。”

“这个时间，如果戴维·亨特没有碰巧在一个非常不可能的地方遇见了林恩·马奇蒙特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就会非常不利？”波洛说。

“是的，会这样的。九点二十的火车是从沃姆斯利石南发到伦敦去的最后一班火车。天黑了，总是有一些打高尔夫球的人坐这班车回去。没有人会注意到亨特——火车站的人也没见过他的面，不会认识他。而到了伦敦之后，他也没有打出租车。所以当他说他回到了牧人园公寓的时候，我们只有他妹妹的话可以作证。”

波洛没有说话。斯彭斯问：

"你在想什么，波洛先生？"

波洛说："绕白屋走了很长时间。在马登树林相遇，后来又打了电话……而林恩·马奇蒙特已跟罗利·克洛德订婚……我很想知道电话上都说了些什么。"

"是人类特有的好奇心使你很感兴趣？"

"是的，"波洛说，"总是这种好奇心。"

第 八 章

天已经晚了，但波洛还要再去拜访一个人。他向杰里米·克洛德家走去。

到了那里，一个看上去很聪明的小女仆把他带到了杰里米·克洛德的书房。

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便很有兴趣地向四周观看起来。都是些枯燥无味的法律方面的书。书桌上有一张很大的戈登·克洛德的肖像。还有一张是爱德华·特伦顿勋爵骑在马上的照片，有些褪色了。波洛正仔细研究后一张照片时，杰里米·克洛德进来了。

“啊，请原谅。”波洛有些困惑地将相框放下。

“我妻子的父亲。”杰里米说，声音里带着得意。“这是他最好的马之一，栗色·特伦顿。一九二四年在德比跑了第二。您对赛马感兴趣吗？”

“哦，不。”

“要消耗很多钱。”杰里米淡淡地说，“爱德华勋爵在这上面翻了船——不得不到国外去居住。唉，真是一项昂贵的运动。

不过他的声音仍透着自豪。

波洛判断，他本人是那种宁愿把钱扔到大街上，也不会把钱投到马身上的人，不过对那些投资于赛马的人，他内心里还是有一种钦佩和敬重。

克洛德接着说：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波洛先生？作为一个家族，我觉得我们对您感激不尽——是您找到了波特少校来作证。”

“你们似乎对这件事感到格外高兴。”波洛说。

“啊，”杰里米淡淡地说，“现在高兴还有点儿太早。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毕竟，安得海的死亡已在非洲得到了确认。推翻这样一个事实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罗莎琳的证词很肯定——非常肯定。你知道，她给人们的印象挺好。”

看起来似乎是杰里米·克洛德不愿意相信他的前景会有什么改善。

“我现在不愿意作任何的判定。”他说，“很难说案子会怎么发展。”

然后，他烦躁地、几乎是有点厌烦地推开一些文件，说道：

“不过您想见我？”

“我是想问你，克洛德先生，你是否真的很肯定你哥哥没有留下遗嘱？我是说，在他结婚之后？”

杰里米看上去有些吃惊。

"我想人们就没想过会有这么一样东西。在他离开纽约之前他肯定还没有立。"

"他有可能在他呆在伦敦的那两天里立了一个。"

"到那里的一个律师那儿去?"

"或者自己写一个。"

"然后找人作证?找了谁作证呢?"

"房子里有三个仆人。"杰里米提醒他,"有三个跟他同一天晚上死去的仆人。"

"嗯——是的——但是即使是他的确像你说的那么做了,那么,那个遗嘱也已被毁掉了。"

"问题正在这儿。最近许多被认为完全被毁的公文通过一种新程序,又重新读出来了。比如说,一些文件在家用保险箱里被烤焦,但没有到认不出来的程度。"

"哦,波洛先生,你这个主意真是不同寻常……很不同寻常。不过我不认为——不,我不相信那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就我所知,在舍非尔德平地的那座房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保险箱。戈登把所有重要的公文之类的东西放在他的办公室——而那里肯定没有遗嘱。"

"不过也许可以再做些调查,"波洛坚持道,"比如说,去找一找空袭预防部门的官员。你是否愿意授权给我去调查这件事?"

"哦,当然——当然。您愿意去做这件事真是太好了。不过我恐怕对您的成功一点儿信心也没有。但是——也许有万一的希望,我想,那么,您——您要马上回伦敦去了?"

波洛眯起了睛睛。杰里米的语气显然很急切。回伦敦去……他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碍事了吗?

他还没想好怎么回答,这时门开了,弗朗西丝·克洛德走了进来。

有两件事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一是她看起来像是生了一场大病,这使他大为吃惊。二是她跟照片上的父亲是如此地相像。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来看我们了,亲爱的。"杰里米显然有些多余地说。

她跟他握手之后,他便马上把波洛关于遗嘱的建议给她简略地讲了一遍。

弗朗西丝看起来有些怀疑。

"这好像可能性很小。"

"波洛先生将要回伦敦去,并进行调查。"

"波特少校,我想,是那个地区的英国防空队队员。"波洛说。

克洛德夫人的脸上闪过一丝奇怪的表情。她说:

"波特少校是谁?"

波洛耸了耸肩。

"一个退休的军官,靠退休金为生。"

"他真的在非洲呆过?"

波洛奇怪地看着她。

"当然,夫人。为什么不呢?"

她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说道:"我不知道,他让我感到迷惑不解。"

"是的,克洛德夫人,"波洛说,"我能理解。"

她敏锐地看着他。一种几乎是害怕的表情出现在她的眼里。

她转过身对她丈夫说:

"杰里米,我为罗莎琳感到非常难过。她自己一个人呆在法罗班克,戴维被捕了,她肯定感到焦虑和害怕。如果我请她到这儿来住一阵子,你会反对吗?"

"你真的认为那样做好吗,亲爱的?"杰里米听起来有些怀疑。

"噢——好吗?我不知道!但人是有同情心的。她是那么的无助。"

"我很怀疑她是否会接受邀请。"

"无论如何,我可以向她提出邀请。"

律师平静地说:"如果这能使你感到快活一点儿的话,那你就去做吧。"

"快活一点儿!"

这句话里有一种奇怪的怨恨。然后,她怀疑地很快瞥了波洛一眼。

波洛很正式地低声说:

"我要告辞了。"

她跟着他到大厅里面。

"您就要去伦敦?"

"我明天去伦敦,但是我最多在那儿呆二十四小时。然后我返回斯塔格——您在那儿会找到我的,夫人,如果您想找我的话。"

她厉声地问道：

“我为什么要找你？”

波洛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

“我要在斯塔格呆着。”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弗朗西丝·克洛德在黑暗中跟她丈夫说着话。

“我不相信那个人就是由于他所说的理由而去伦敦。我不相信所有的有关戈登立遗嘱的事情。你相信吗，杰里米？”

一个缺乏生气、疲倦的声音回答她：

“不，弗朗西丝。不——他去那儿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弗朗西丝说：“我们将怎么做，杰里米？我们将怎么做？”

现在他答道：

“弗朗西丝，我想，只有一件事可做——”

第 九 章

带着杰里米·克洛德开的必要的证明信，波洛得到了他的那些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是很确定的。房子已经完全是残垣断壁了。房址已经被清理出来了，只是为了准备最近重建。除了戴维·亨特和克洛德夫人的住处，再也没有什么残存的建筑物了。这个房子里曾经有三个仆人：弗雷德里克·盖姆和伊丽莎白·盖姆、艾琳·科里根。三个人全是当场死亡。戈登·克洛德被活着扒了出来，但是死在去医院的路上，而且一直没有恢复知觉。波洛记下这三个仆人最近的亲属的名字和地址。“有可能，”他说，“他们在闲谈或对别人品头论足的时候跟亲友们说过什么，这有可能给我一些启示，使我找到我急需的信息。”

听他说这番话的那个官员看起来有些怀疑。盖姆姐妹俩是从德塞来的，艾琳·科里根是从考克县来的。

波洛接着向波特少校的住处走去。他记得波特说过他本人就是个英国防空队队员，他想知道那天晚上是否碰巧是他当班，以及是否在那次发生在舍非尔德平地的事件中看到过什么。

另外，他想跟波特少校谈一谈，还有其它的原因。

当他转过埃奇韦大街的街角，他吃惊地看到有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正站在他要去的那座房子门前。有一圈小孩儿和其他一些人围在那里盯着房子看。当波洛明白这些迹象的意思之后，心里不禁一沉。

站在门口的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

"这里不能进，先生。"他说。

"出了什么事？"

"您不是住在这座房子里的，是不是，先生？"波洛摇了摇头。"您想找谁？"

"我想找波特少校。"

"您是他的朋友吗，先生？"

"不，算不上朋友。出了什么事儿？"

"就我看来，这位先生是开枪自杀了。啊，警督来了。"

门开了，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当地的警督，另一个是波洛认识的，是来自沃姆斯利河谷的格雷夫斯警佐，后者认出了他，并马上告诉了那个警督。

"您最好进去一下。"后者说道。

这三个人又走进了那座房子。

"他们把电话打到了沃姆斯利河谷，"格雷夫斯解释道，"斯彭斯警监就派了我来。"

"自杀吗?"

警督答道:

"是的。案情看起来很清楚。不知道是否在验尸时作证折磨着他。人有时会这样,真是可笑,不过我想他最近情绪很低沉。财政困难,还有一件接一件的事情。用他自己的左轮手枪射的。"

波洛问:

"我可以到楼上去吗?"

"如果您愿意,波洛先生。把波洛先生带上去,警佐。"

"是,先生。"

格雷夫斯带路上到了二层的房间,房间里还跟波洛记忆中的差不多:暗色的旧地毯,书籍。波特少校躺在大扶手椅里。他的神态几乎没什么异样,只是头向前垂着。他的右臂在他的一侧垂着——下面,地毯上,是那支左轮手枪。空气里仍飘着一丝微弱的带点苦味的火药味。

"他们认为大约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前。"格雷夫斯说,"没有人听到枪响,房子里的那个女人出去买东西去了。"

波洛皱着眉头,俯视着那个一动不动的人体,在他的右太阳穴上有个小小的烧焦的伤口。

"您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波洛先生?"格雷夫斯问。

他很敬重波洛,因为他看到局长很敬重他——虽然他私下认为波洛是那种退休后又重新出来做事的人,这种人很让人感到害怕。

波洛漫不经心地说:

"是的——是的,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这并不是困难

所在。”

他的目光移到了波特少校左手边的一张小桌子上。上面有一个玻璃做的很结实的大烟灰缸，一个烟斗，一盒火柴。再没有别的了。他的眼光扫视了屋子一周。然后，他走到一张打开着的桌面可以拉动的桌子旁。

上面很整齐。文件整齐地放在文件架上。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皮面记事簿，一个笔盒里面有一支钢笔，两支铅笔，一盒曲别针，以及一些邮票。所有东西都很整洁，井然有序。平平常常的生活，有条有理的死亡——当然——这就是了——这就是所缺少的东西！

他对格雷夫斯说：

“难道他没有留下什么条子——给验尸官的什么信？”

格雷夫斯摇摇头。

“不，他没有——那种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军人该做的事情。”

“是的，那是非常奇怪的。”

波特少校生活上是一丝不苟的，可是他的死并不是那样认真。这完全不对，波洛想，波特没有留下任何条子。

“这对克洛德一家人是一个打击，”格雷夫斯说，“这会令他们受挫的。他们不得不再找一个很熟悉安得海的人。”

他有一点儿坐立不安。“您还要看什么，波洛先生？”

波洛摇摇头，跟着格雷夫斯走出了房间。

在楼梯口，他们遇到房东。显然，她很善于蛊惑人心，她对此自鸣得意，很快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格雷夫斯很熟练地脱了身，留下波洛在那儿接受她的絮絮叨叨。

"好像我都喘不过气来。心脏，就是它。心绞痛，我妈妈就死于这种病——当她穿过喀拉都尼亚市场时，摔倒了，死了。当我发现他时，我自己也几乎要晕倒了——把我吓了一跳！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虽然他很长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他常为钱而发愁，我想，他吃不饱，维持生存都困难。他从来都不接受我们给他的一点儿食物。那么，昨天，他不得不去奥斯特夏尔的一个地方——沃姆斯利河谷——去那里为验尸提供证据。他内心很痛苦，就是那样。他回来时，气色很难看。昨天晚上一整夜，他都在不停地走。来来回回——走过来，走过去。那是一位遇害的先生，他的一个朋友，大家都这么说。可怜的人啊，这使他很不安。来来回回——走过来走过去。当我出去买点儿东西的时候——不得不长时间在那儿排队买鱼，回来以后，我上去看看他是否想喝一杯茶——他就在那儿，可怜的人，左轮手枪从他手里滑落出来，他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后靠着。真的吓了我一大跳。我就找警察。这个世道究竟怎么了，我要说？"

波洛慢慢地说：

"这个世界上人们越来越难以生存了——除了那些强者。"

第 十 章

波洛八点多回到斯塔格酒店，发现有一张弗朗西丝·克洛德留给他的纸条，让他去见她。他马上就出发了。

她正在客厅里等着他。他以前没有去过那个屋子。敞开的窗户朝向一座带围墙的花园，里面的梨树正开满了花。桌子上有郁金香花。古老的家具上的蜂蜡和滑脂闪闪发亮。火炉围栏和煤箱上的黄铜也发出明亮的光。

波洛心想，这个屋子可真够漂亮的。

"您说过我可能会需要您，波洛先生。您说得很对。的确有件事儿必须得说出来——而我想我最好告诉您。"

"夫人，将一件事情告诉一个对这件事已经很清楚的人，这样会容易得多。"

"您认为您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波洛点了点头。

“从什么时候——”

她没有说完这个问题，不过波洛立即回答道：

“从我看到你父亲的照片那一瞬间起。你们家族的特征非常突出。没有人会怀疑你和他是一家的。你们和那个来到这儿并自称为伊诺克·阿登的人也是同样极其相似。”

她叹了口气——长长地、郁闷地叹了口气。

“是的——是的，您说对了——虽然可怜的查尔斯长着胡子。他是我的二表弟，波洛先生，可以说是这一家的害群之马。虽然我对他从来都不是很了解，但我们小的时候一起玩儿过——而现在，我却把他推上了死路——这么丑恶地、卑鄙地死去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波洛轻轻地说：

“告诉我吧——”

她又清醒过来。

“是的，这件事应该说出来。我们急切地需要钱——这就是事情的开端。我丈夫——我丈夫惹上了很大的麻烦——最糟糕的那种麻烦。在他面前等着他的是耻辱，也许还会入狱——现在为那件事他仍然面临着这种危险。请注意这点，波洛先生，这个计划是我想出来并去实施的，这是我的计划，跟我丈夫无关。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有这种计划的——这对他来说太冒险了。但我从来不怕冒险，而且我一直是无所顾忌的，我认为。首先，我去向罗莎琳·克洛德借钱。我不知道如果她自己做主的话她会不会借给我。但是她哥哥插了进来。当时他情绪极坏，而且故意侮辱我，起码我是这么觉得。当我想到这个计划时，我连犹豫也没犹豫，就立

即开始实施了。”

“为了说得清楚一点儿，我得告诉您我丈夫去年反复跟我说，他从他的俱乐部里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您当时也在那儿，我想，所以我也就没有必要重复那些细节了。但是这件事说明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罗莎琳的第一个丈夫可能没有死——当然要是那样的话，她就没有权利得到戈登的一分钱了。当然，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但却一直藏在我们的头脑中，一个有可能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极小的机会。于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可能性来做点什么。查尔斯，我的表弟，那时正在英国，很落魄。我想他可能进过监狱，他做事不谨慎，但在战争中他干得很好。我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显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敲诈。但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被抓住的，最坏的情况，我想，也就是戴维·亨特不会上钩。我认为他不会为这事去找警察的——像他那样的人不会喜欢警察的。”

她的声音变得生硬了。

“我们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戴维上钩了，比我们预料的情况还要好。查尔斯，当然，不能确定地说自己就是‘罗伯特·安得海’。罗莎琳马上就会识破这一点。但幸好她去了伦敦，这给了查尔斯一个机会，至少他可以暗示一下自己有可能就是罗伯特·安得海。那么，正如我所说，戴维看起来是上钩了。他应该是周二晚上九点把钱带来。可是——”

她的声音颤抖了。

“我们本来应该知道戴维是——是个危险的人物。现在查尔斯死了——被谋杀了——而且如果不是我的话，他现

在还会活着。是我把他送上了绝路。"

过了一会儿，她又淡淡地继续说道：

"您也想象得出出事以后我的心情。"

"不管怎么说，"波洛说，"你很聪明，马上就想出了计划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是不是你诱使波特少校将你的表弟说成是'罗伯特·安得海'？"

但是她立即猛烈地叫嚷道：

"不，我对你发誓，不。不是那样！没有人比我们更惊愕……惊愕？我们简直惊呆了！当这位波特少校出示证据说查尔斯——查尔斯——是罗伯特·安得海！这件事我无法理解——我还是无法理解！"

"可是有人去过波特少校那儿。有人劝说他或者说贿赂过他——认明死者是安得海吗？"

弗朗西丝坚定地说：

"那不是我，也不是杰里米，我们两人都不会做这种事。哦，我敢说那在您听来是很荒谬的！您认为，因为我准备敲诈，所以我就轻易地降低身份去欺骗。可是，在我的思想里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儿。您必须明白我当时觉得——而且我现在仍然觉得——我们有权利分享戈登遗留下来的财产。我通过正当手段不能得到的我就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但是有意地骗走罗莎琳的所有钱财，通过人为制造证据证明她根本不是戈登的妻子——噢，不，真的，波洛先生，我不会做这样的事。相信我吧，请您相信我。"

"我至少会承认，"波洛缓缓地说，"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罪恶。是的，我相信这一点。"

然后,他用锐利的眼光看着她。

"您是否知道,克洛德夫人,波特少校今天下午开枪自杀了?"

她向后缩了一下,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噢,不,波洛先生——不会的!"

"是的,夫人。波特少校,你知道,本是一个诚实的人。他金钱上很拮据,当诱惑来临时,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他没能抵挡住。可能对他来说,或者他可以使自己觉得,他的谎言从道德上来说是正当的。在他的头脑中,他已对他的朋友安得海所娶的那个女人怀有很深的成见。他觉得她以一种为人不齿的方式对待他的朋友。而现在这个没心没肺的小淘金者跟一个百万富翁结了婚,侥幸获得了第二个丈夫的财产,却损害他的亲骨肉的利益。对于他来说,破坏她的计划肯定很有诱惑力——完全是她应该得到的结局。而且只要辨认一下死者,他自己的将来便也有了保障。当克洛德一家恢复了他们的权利,他也会得到他的那一份……是的,我能明白这种诱惑……但是正像他那一类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缺乏想象力。在验尸会上,他感到不安,很不安。谁都能看出这一点,在不久的将来,他还得在发誓之后重复他的谎言。不仅如此,有个人现在给关起来了,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而死者的确认有力地促成了这个指控。"

"他回到了家,直截了当地面对现实。他选择了在他看来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他开枪自杀了吗?"

"是的。"

弗朗西丝低声说道："他没有说谁——谁——"

波洛慢慢地摇着头。

"他有自己的习惯。是谁怂恿他作伪证，对此我们找不到凭证。"

他密切地注视着她，她有一丝宽慰的表情或者是故作放松的紧张表情？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那也许够自然的了……

她起身，走到窗前。她说：

"那么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了。"

波洛想知道她的脑子里闪过什么念头。

第 十 一 章

第二天早晨，斯彭斯警监用几乎跟弗朗西丝同样的话说道：

“这样我们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了，”他叹息着说，“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叫做伊诺克·阿登的家伙究竟是谁。”

“我告诉您，局长，”波洛说，“他叫查尔斯·特伦顿。”

“查尔斯·特伦顿！”局长嘘了一声，“他！特伦顿家族的人——我猜想是她唆使他做这件事——杰里米夫人，我的意思是说……可是，我们不能够证明她与这事儿有什么联系。查尔斯·特伦顿？我好像记得——”

波洛点点头。

“是的。他有过前科。”

“我也是这样想的，诈取旅馆的钱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曾经到过里兹大饭店，出去买了一辆劳斯来斯，经

过一早晨的试车，然后便开着它到处转，去那些最豪华的商店去买东西——而且我敢说一个有一辆劳斯来斯停在外面然后将他买的东西带回到里兹大饭店的人，是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支票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他很有礼貌很有教养。他在那儿呆了一周左右，然后，当他引起别人的怀疑时，他就悄悄地消失了，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很便宜地卖给他随便认识的几个伙伴。查尔斯·特伦顿。嗯——"他看着波洛。"你调查清楚了，不是吗？"

"你在这个案子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于戴维·亨特有什么影响？"

"我们将不得不把他放走。那天晚上，在那儿，有一个女人和阿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根据那个老悍妇的话。那个时候，吉米·皮尔斯正要回家，他从装干草的车上被推了下来——喝了一两杯酒以后他变得很好斗。他看到一个女人从斯塔格出来然后走进邮局外面的一个电话亭——那恰巧是十点以后。他说，那个人他不认识，他认为那个人是住在斯塔格。他称呼她为'一个从伦敦来的妓女'。"

"他离她不近？"

"不，刚好在街的对面。这个女魔能是谁呢，波洛先生？"

"他说过她穿着什么衣服了吗？"

"斜纹软呢的上衣，他说，头上戴着橘黄色的头巾。穿着裤子，化了很浓的妆。从装束来看她很像一位年纪很大的女士。"

"是的，很像。"波洛皱着眉。

斯彭斯问：

“那么，她是谁？她从哪儿来？她又到哪儿去？你熟悉我们的火车服务。九点二十分是最后一趟发往伦敦的车——而十点零三分的车是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那个女人一晚上都在闲荡，然后早晨乘六点十八分的车走的？她没有汽车吗？她搭别人的车走的？我们已经派人查过这儿所有的地方——可是，没有结果。”

“六点十八分的车呢？”

“这趟车一直是很拥挤——主要是男客多一些。我想他们应该能注意到一个女人——那种类型的女人，也就是说，我猜想，她可能是开车来去的。但是，在如今的沃姆斯利河谷，车是很容易引起注意的，我们的思路脱离了正轨，你看。”

“那天晚上没有看到有车出来吗？”

“只有克洛德医生的车。他去出诊——走的是米德灵厄姆路。所以说，如果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辆车里坐着，人们会注意到的。”

“不一定是陌生人。”波洛慢慢地说，“比如说一个人有点儿喝醉了，而且离得有一百码远，很可能他会认不出一个他不太熟悉的本地人。这个人也许和平时穿着不同。”

斯彭斯充满疑问地看着他。

“比如说年轻的皮尔斯会认出林恩·马奇蒙特吗？她已经有几年不在家了。”

“当时林恩·马奇蒙特在白屋跟她妈妈在一起。”斯彭斯说。

“你敢肯定吗？”

“莱昂内尔·克洛德夫人——就是有点疯疯癫癫那一个，医生的妻子——说她十点十分给她家里打了个电话。罗莎琳·克洛德在伦敦。杰里米夫人——呃，我从没见她穿过裤子，而且她不怎么化妆。不管怎么说，她不年轻。”

“噢，可爱的局长先生，”波洛往前倾着身子，“晚上很黑，街灯光线也很微弱，怎么能认得出一个化了浓妆的人是年轻还是年老呢？”

“好吧，波洛，”斯彭斯说，“你想说什么呢？”

波洛身体往后靠去，半闭着眼睛。

“裤子，斜纹软呢的上衣，头上围着橘黄色的头巾，化着浓妆，一支丢掉的口红。这很有启发意义。”

“我想你就像德尔菲的传神谕者一样，”局长声音响亮地说，“这并不是说我知道德尔菲的传神谕者是个什么人——这是那种年轻的格雷夫斯因为知道这些而要摆摆架子的东西——对他当警察一点儿用处都没有。还有什么神秘的结论吗，波洛先生？”

“我已跟你说过，”波洛说，“就是，这个案子完全不对头。我给你举了个例子，说那个死者就不对劲儿。事实证明把他当成安得海确实是错误的。安得海显然是个不同于常人的、具有骑士风度的人，思想传统，反对革新。住在斯塔格的那个人是个敲诈勒索者：他既不具有骑士风度，思想传统，也不反对革新，更没有不同于常人——所以他不是安得海。他不可能是安得海，因为人是不会变的。有意思的是波特说他是安得海。”

“就是这让你想到去找杰里米夫人？”

“不，是外貌的相似。特伦顿的面部轮廓很有特征。原谅我玩了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因为查尔斯·特伦顿才是死者。但是仍然有些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为什么戴维·亨特那么轻易地接受敲诈？他是那种轻易让人敲诈的人吗？答案很肯定，不会的，所以他的行为也不符合他的性格。还有罗莎琳·克洛德。她整个的行为就让人难以理解——但有件事儿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害怕？为什么她哥哥不在那儿保护她了，她就觉得她会出事儿？是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使她感到害怕。而且并不是因为她害怕她会失去她的财产——不，比这还要严重，她担心的是她的生命……”

“老天哪，波洛先生，你不会认为——”

“请记住，斯彭斯，正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也就是说，克洛德一家人又要从头开始了。罗伯特·安得海死在了非洲。罗莎琳·克洛德的存在成了他们享用戈登·克洛德遗产的障碍——”

“你真的认为他们其中的某个人会做那种事吗？”

“是的。罗莎琳·克洛德现在二十六岁，虽然精神上有些不稳定，但身体很健康。她可能活到七十岁，也可能活得更长。假设说是四十四年。你不认为，局长，四十四年对某些想要得到这笔财产的人来说太长了点吗？”

第十二章

波洛刚一出警察局，便碰到凯西舅妈跟他打招呼。她手里拎着几个购物袋，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切地走过来。

“可怜的波特少校，真是太可怕了，”她说，“我不得不说他的人生观肯定很现实。你也知道，军队生活是什么样子。很闭塞。虽然他在印度住了很长时间，恐怕他从没有利用这个神圣的机会。会是一种真正的军队生活，吃得很早的少量早餐，还有午餐，打野猪——就在那个闭塞的军队圈子里生活。想想看，他怎么会坐在印度教的宗教教师面前当学生呢！唉。机会让他给错过了，波洛先生，多可惜！”

凯西舅妈摇着头，松了松她抓紧袋子的手。一条很难看的鳕鱼滑了出来，掉到了排水沟里。波洛把它找了回来，在激动不安之中，凯西舅妈的第二个袋子又滑落了，一听金色的果汁便沿着中央大街滚动，开始了它欢快的旅程。

“真得谢谢您，波洛先生。”凯西舅妈抓住鳕鱼。他便又去追金色果汁。“噢，谢谢您——我真是太笨拙了——但我确实是很不安。那个不幸的人——是的，那东西是有点儿粘呼呼的，不过我真不想用您那干净的手绢。那，谢谢您了——就像我以前说的，我们活着也就是死了——而死了也就是活着——如果我看到我那些已去世的好朋友的冥界的身体，我不会感到丝毫惊讶。您知道，人们有可能在大街上就跟他们擦肩而过。哎——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还——”

“我来帮你？”波洛用力把那条鳕鱼往袋子里面塞了塞，“你刚才在说——呃？”

“冥界的身体，”凯西舅妈说，“您看，我跟他换两便士的硬币——因为我只有半便士的。但当时我觉得那张脸有些熟悉——但当时就是想不出是谁。现在仍然想不出——不过我想一定是某个已去世的人——也许是有一段时间了——因而我的记忆很模糊。当人们需要的时候，就有人被派来帮助他们，这样真是太好了——即使只是像打电话用的硬币这样的小事。噢，天哪，皮考克前面排了那么长的队——他们那儿肯定是来了特夫糕，或者瑞士蛋卷！但愿我没有太迟！”

莱昂内尔·克洛德夫人猛冲到路对面，那个糖果店外面已排了很长的队伍，都是些表情冷酷的女人。克洛德夫人站到了队尾。

波洛继续沿着中央大街走。路过斯塔格时，他没有进去，而是向白屋走去。

他很想跟林恩·马奇蒙特谈一谈，而且他觉得林恩·马奇蒙特不会反对跟他谈一谈的。

那是一个很可爱的上午——虽还是春天，感觉起来却像夏天，而空气里的清新的气息说明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到来。

波洛从大路上拐下来。他看到了那条经过长柳居、一直到法罗班克上面的山腰。查尔斯·特伦顿在他死之前的那个周五就是从车站沿着这条路过来的。在他下山的路上，他遇到罗莎琳·克洛德正好上山。他没有认出她来，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不是罗伯特·安得海，而她，基于同样的道理，自然也没有认出他来。但是当看到死者的尸体时，她发誓说她连瞥也没瞥过一眼这个跟她擦肩而过的男人的脸？如果是这样的话，她那时在想什么呢？会不会是她在想着罗利·克洛德？

波洛拐到那条通向白屋的小路上。白屋的花园看上去很漂亮，里面有很多开花的灌木，紫丁香，金链花，草坪的中央是一棵长着很多节疤的老苹果树。果树下面，林恩·马奇蒙特四肢伸展着躺在躺椅上。

当波洛很正式地向她问候“早上好！”时，她紧张地跳了起来。

“您真吓了我一跳，波洛先生。我没听见您穿过草坪过来。那么您仍然在这儿——沃姆斯利河谷？”

“我是还在这儿——是这样的。”

“为什么？”

波洛耸了耸肩。

“这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远离尘嚣的好地方。我很放松。”

“您还在这儿，我感到很高兴。”林恩说。

“你说话不像你们家族中的其他人，‘你什么时候回伦敦，波洛先生？’，问完之后便焦急地等着我回答。”

“他们是希望您能回伦敦去吗？”

“看起来是。”

“我不希望这样。”

“是的——我知道。为什么，小姐？”

“因为您不回去就意味着您还不满意。我是说，对于戴维·亨特是凶手这个结论还不满意。”

“你就那么想让——他是无辜的？”

他看到她那有些发黑的皮肤微微泛红。

“很自然，我不愿意看到他为所没做过的事而被绞死。”

“很自然——哦，是的！”

“警察只是因为他使他们发怒，就对他怀有偏见。这是戴维身上最糟的地方——他喜欢跟人们作对。”

“警察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怀有那么大的成见，马奇蒙特小姐。对他怀有偏见的是陪审团。他们拒绝听从验尸官的引导。他们做出了判定他有罪的裁决，所以警察才不得不逮捕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对判他有罪这结果很不满意。”

她急切地问：

“那么他们会把他放了吗？”

波洛耸了耸肩。

"他们认为那是谁干的呢，波洛先生？"

波洛不紧不慢地说："那天晚上，有个女人在斯塔格。"

林恩叫道：

"我什么都不懂了。当我们以为那个人是罗伯特·安得海时，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简单。如果他不是安得海，那波特少校为什么说他是呢？他为什么要开枪自杀呢？我们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了。"

"你是第三个这么说的人了！"

"是吗？"她似乎吓了一跳，"您在做什么，波洛先生？"

"跟人们谈话，这就是我做的。就是跟人们谈谈话。"

"但是您不问他们关于谋杀的事情吗？"

波洛摇了摇头。

"不，我只是——该怎么说呢——听听闲言碎语。"

"那有用吗？"

"有时有用。要是你知道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对沃姆斯利河谷的日常生活有多大了解，你会感到吃惊的。我知道谁从哪里走过，遇到了谁，有时还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比如说，我知道阿登这个人是从经过法罗班克的那条小路到村里来的，并向罗利·克洛德问过路，他背上背了个背包，没有行李。我还知道罗莎琳·克洛德在农场里跟罗利·克洛德在一起呆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她在那儿过得很愉快，不像她平常那样。"

"是的，"林恩说，"罗利跟我说过那件事儿。他说她像个放了一下午假的人。"

"啊，他说过这话？"波洛停了停，又接着说："是的，对这

里来来往往的事我知道得很多。而且对于人们的困难我也听说了很多——比如说，你的，还有你妈妈的。”

“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林恩说，“我们都想方设法去向罗莎琳要钱。您想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吗？”

“我没有这样说。”

“那么，这是真的！我觉得您已经听说了有关我、罗利和戴维的事情了。”

“可是，你就要嫁给罗利·克洛德？”

“我？但愿我知道……那就是那天我试图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当戴维突然从树林里出来。它就像我脑子里的一个大问号。我将要？我将要？甚至于河谷里的火车似乎也在问这件事。火车冒出的烟在天空中形成一个漂亮的问号。”

波洛的脸上呈现出好奇的表情。林恩对此感到很不可思议。她大叫道：

“哦，您难道没看出来吗，波洛先生，一切都是这么难以捉摸。这一点都不是戴维的问题，而是我！我已经变了。我出去三年——四年，现在我回来了，我再也不是离开家时的我了。在哪儿都是悲剧。从外面回来的人已经变了，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了。你不可能出去以后，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而回来以后没有什么变化！”

“你说错了，”波洛说，“生活的悲剧是人们没有变。”

她注视着他，摇了摇头。他坚持说道：

“然而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为什么离

开？”

“为什么？我进入皇家海军妇女队。我去服役。”

“是的，是的，可是，当初你为什么进入皇家海军妇女队？当时你就要结婚了。你那时是爱罗利·克洛德的。你本该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在沃姆斯利河谷干农活儿，难道你不能这样做吗？”

“我想我本该这样，可是，我想要——”

“你想要摆脱。你想要出国，去体验生活。也许你想要摆脱罗利·克洛德……而现在你感到不安，你仍然想——离开！哦，不，小姐，这里的人还是老样子！”

“当我在外面，在东方时，我想家。”林恩争辩道。

“是的，是的，你不在哪儿就想念哪儿！也许对你来讲事情将总是这样的。你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你看，一个林恩·马奇蒙特从外面回来的形象……可是，这个形象不是真实的，因为你想象中的林恩·马奇蒙特不是真实的林恩·马奇蒙特。她是你想要成为的林恩·马奇蒙特。”

林恩很悲痛地问道：

“这么说，按照你所说的，无论在哪里我都不会满足了？”

“我并没有那样说。可是，我得说，当你离开家时，你对自己的订婚很不满意，而现在你已经回来了，你仍然对自己的订婚不满意。”

林恩摘下一片树叶放在嘴里若有所思地嚼着。

“您很厉害，竟然知道这么多事情，不是吗，波洛先生？”

“这是我的职业。”波洛谦虚地说，“我想，还有一个事实

你还没有意识到。”

林恩厉声说：

“你的意思是说戴维，对不对？您认为我爱上了戴维？”

“那是你说的。”波洛很谨慎地低声说。

“我——不知道！戴维身上有某种东西我很怕——可是他身上也有一些东西吸引我……”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我昨天跟他的陆军准将谈话。当他听说戴维被捕，他来到这里看一看他能做些什么。他跟我讲了有关戴维的一些事情，他的胆量之大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他说戴维是他手下的一个最勇敢的人。然而，您知道，波洛先生，不管他说什么，不管他如何表扬，我有一种感觉，他不敢保证，不敢绝对保证，戴维没有做这件事情！”

“你也不相信吗？”

林恩做出一副歪斜的、十分感伤的笑脸。

“不——您看，我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戴维。您能爱上一个您不信任的人吗？”

“很不幸，是的。”

“我一直对戴维怀有戒心——因为我不信任他。我相信本地的好多令人不愉快的流言蜚语——传说戴维根本就不是戴维·亨特——而只是罗莎琳的一个男朋友。当我见到这位陆军准将时，我很惭愧。他跟我说，当戴维在爱尔兰很小的时候，他就认识他。”

“这很了不起，”波洛低声说，“人们怎么能够错误地理解呢！”

“您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所说的。告诉我，克洛德夫人——医生妻子，我的意思是说——她在发生谋杀案的那天夜里给你打过电话吗？"

"凯西舅妈？是的，她打过。"

"是什么事儿？"

"关于账目上的一些她无法搞清楚的乱糟糟的事情。"

"她是从家里给你打的电话吗？"

"嗨，不是，事实上，她自己的电话出了毛病，她不得不出去到电话亭里打。"

"在十点十分？"

"差不多。我们的钟从来都不是绝对正点。"

"差不多，"波洛若有所思地说，他很慎重地接着说下去：

"那不是那天晚上你接到的惟一的一个电话吧？"

"是的。"林恩简短地说。

"戴维·亨特从伦敦给你打了电话了？"

"是的。"她突然发怒了，"我想您想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了吧？"

"哦，真的，我不敢擅自推测——"

"您有权知道这件事！他说他要离开——从我的生活中逃掉。他说他的存在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他永远都不会正正经经地做人——就是看在我的面上也不会的。"

"而正是由于他说的话很可能是真的，你才不喜欢。"波洛说。

"我希望他离开这儿——就是说，如果他顺利地得到释

放的话……我希望他们两人离开这儿，去美洲或是别的什么地方。那么也许我们将不再想他们了——我们将独立生存。我们将不再彼此怀有敌意。"

"彼此怀有敌意？"

"是的。我最初有这种感觉是一天晚上在凯西舅妈家里，她举办了一次晚会。也许是由于我刚刚从国外回来，性情太急躁——可是我好像能在周围的旋转的空气中感觉到这一点。大家都是对她——对罗莎琳怀有敌意，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我们那会儿都希望她死掉——我们所有的人！希望她死……那是很丑陋的，希望对你从来都没有什么坏处的人——死掉——"

"当然了，她的死是惟一一件能够对你们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波洛用一种很敏锐又很实际的语气说着。

"您的意思是说对改善我们的财政方面是有好处的？她在这里的出现在有关的各个方面对我们都极其不利！嫉妒人，憎恨人，向人行乞——这对一个人都没什么好处。现在，她就在那儿，在法罗班克，独自一个人。她看上去像一个幽灵——她看上去吓得要死的样子——她的那个样子——哦！她看上去就好像要掉脑袋的样子。而且她还不愿意我们帮忙！我们当中的哪个人都不行。我们都试过了。妈妈让她过来和我们呆在一起，凯西舅妈也让她去，甚至于凯西舅妈去她那里，主动和她一起呆在法罗班克。可是，现在她不愿意和我们发生关系，而我并没有责怪她。她甚至不愿意见康罗依陆军准将。我想她生病了，由于担忧、惧怕和不幸而生病的。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她不愿意我们帮她。"

“你试过了吗？你，你自己？”

“是的，”林恩说，“我昨天去她那儿。我说，需要我帮忙吗？她看着我——”她突然停下来，浑身颤抖着。“我想她恨我。她说，‘你，所有人中最没用的。’我想，戴维告诉过她，在法罗班克好好呆着，不跟任何人来往。她一直都是按照戴维说的去做。罗利从长柳居给她拿一些鸡蛋和黄油。我想他是我们当中惟一让她喜欢的人。她很感激他，并且说他一直都那么好。罗利，当然了，是个好人。”

“有一些人，”波洛说，“是能够赢得别人的极大同情——极大怜悯，这些人承受的负担太重了。对罗莎琳·克洛德，我就非常可怜她。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会帮助她的。甚至现在，如果她能够听——”

他突然很果断地站起身来。

“来，小姐，”他说，“我们去法罗班克，”

“您要我跟您一起去？”

“如果你准备好了要对人慷慨、善解人意——”

林恩大叫道：

“我准备好了——我真的准备好了——”

第 十 三 章

他们大约只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法罗班克。他们开着车蜿蜒地爬上了一个斜坡，穿过丛集的杜鹃花。戈登·克洛德并没有花多少精力和金钱就把法罗班克变成了一个令人留连忘返的景点。

来开门的客厅女仆样子很惊奇地看着他们，她有一点儿怀疑，是否让他们去见克洛德夫人。她说，夫人还没起床呢。可是，她还是把他们领进客厅，带着波洛的口信上楼去了。

波洛四处看了看。他在把这个房间和弗朗西丝·克洛德的客厅作一下对比——弗朗西丝·克洛德的客厅是一间具有个人品味的房子，反映出主妇的个性。法罗班克的这个客厅个人味道一点都不浓——只是影射出主人的财富，其中渗透着很高尚的审美情趣。戈登·克洛德很注意房屋的

审美情趣——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是品质精良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是，没有一点刻意选择的味道，全然没有房间主妇的个性反映。似乎罗莎琳一点儿都没有给这个房间打上她具有自己个性的标记。

她居住在法罗班克就像一个外国人住在里兹或者住在萨瓦。

“我想知道，”波洛想，“是否其他的人——”

林恩打断了他的思路，问他在想什么，为什么他看上去那么冷酷。

“小姐，罪恶的代价据说是死亡。可是，有时罪恶的代价似乎是奢侈。我想知道，那能持久吗？为了剥夺一个人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继承权。当这种生活无法重新找回时，也许是为了简单地瞄一眼这样的生活——”

他停下来。那位客厅女仆跑进房间，她那高傲的姿态不见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位受了惊吓的中年妇女，结结巴巴，哽咽着，话不成句。

“哦，马奇蒙特小姐！哦，先生，夫人——楼上——她糟透了——她不说话，我叫不醒她，她的手是那么凉。”

波洛非常敏捷地转过身，跑出房间。林恩和那个仆人紧随其后，他迅速地跑到了二楼。客厅女仆指了指朝着楼梯口的那扇开着的门。

这是一间很漂亮的卧室，阳光通过开着的窗户直射进来，照在暗淡的、漂亮的地毯上。

罗莎琳躺在那张很大很漂亮的床上——似乎睡着了。她那长长的黑色的睫毛展现在双颊之上，她的头很自然地

朝着枕头那边。一只手里有一条起了褶儿的手帕。她看上去像一个悲伤的孩子刚刚哭过就独自睡着了一样。

波洛拿起她的手，摸了摸她的脉。这只手冰冷，这恰恰告诉他他的猜想是对的。

他轻声地对林恩说：

“她已经死了好一会儿了。她是在睡梦中死去的。”

“哦，先生——哦——我们得怎么办？”客厅女仆突然大声哭起来。

“她的医生是谁？”

“莱昂内尔舅舅。”林恩说。

波洛对客厅女仆说：“去给克洛德医生打电话。”她走出房间，还在啜泣着。波洛在屋里来回移动着。床头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厚纸板盒子，上面有一个标签，“每次就寝前吃一包。”他用自己的手帕把盒子打开。里面还剩下三包药。他走到那边的壁炉台前，然后又走到写字台前。桌子前的椅子被推向了一边。记事本是打开着的。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全是用稚气的手潦草地写着的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再这样了……我已经如此地罪恶深重。我必须跟人说以求得内心的安宁……最初我并没有这么罪恶多端。由这件事引起的所有的那些事情我都不清楚。我必须写下——”

这些字很潦草地用一个破折号结束了。笔是写完后扔到那儿的。波洛站在那儿俯身看着那些字。林恩还站在床边看着那死去的女孩儿。

突然，门被猛烈地推开，戴维·亨特气喘吁吁地跨进房

间。

“戴维，”林恩向前抬起身来，“他们已经把你释放了？我真高兴——”

他全然不顾她的话，就像他全然不顾她本人一样，在他俯身去看那静静的白色的躯体时，他一把把她推向一边。

“罗莎琳！罗莎琳……”他摸着她的手，然后他转过身去对着林恩，他的脸上怒火中烧。他的语声很高听起来又是深思熟虑的！

“这么说你已经杀了她，是吧？你终于除掉了她！你除掉了我，以伪造的罪名把我送进了监狱，然后，你又代表你们所有的人杀死她！你们所有的这些人？或者说就是你一个人？我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杀了她！你想要那该死的钱——现在你已经到手了！她死了，你得到了！现在你们都摆脱了困境。你们都将富有了——杀人、盗窃，那就是你们干的勾当！只要我在旁边，你们不会碰着她的。我知道怎样保护我的妹妹——她从来就不是那种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可是，当她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机会来了，你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停顿了一下，身子轻轻地摇了摇，用颤抖的低音说：“一群凶手。”

林恩大声喊道：

“不，戴维。不，你搞错了，我们没有人会杀她的，我们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杀了她，林恩·马奇蒙特，你和我一样都很清楚这一点！”

“我发誓我们没杀人，戴维。我发誓我们根本就没有做

这种事情。”

他粗暴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点儿。

“也许这不是你，林恩——”

“这不是，戴维，我发誓这不是——”

赫尔克里·波洛向前移了一步，咳嗽了一下。戴维转向他。“我想，”波洛说，“你的推测有点儿太戏剧化了。为什么贸然断定你的妹妹是被谋杀的？”

“你说她不是被谋杀？你把这叫做——”他指了指床上的躯体——“自然死亡？罗莎琳神经不好，是的，可是，她的身体器官并不衰弱，她的心脏是健康的。”

“昨天晚上，”波洛说，“在她上床睡觉之前，她坐在这里写了一些字——”

戴维跨步绕过他的身子，俯身看那些纸。

“不要碰它，”波洛提醒他。

戴维抽回手，他站在那儿不动，读着那些字。

他迅速地把头转过来，仔细地看着波洛。

“你是说自杀？罗莎琳为什么要自杀？”

回答这个问题的并不是波洛的声音。斯彭斯警监那柔和的欧茨舍尔语音从门口传来：

“假设上个星期二的晚上克洛德夫人没在伦敦，而是在沃姆斯利河谷？假设她去看那个试图敲诈她的人？假设她很紧张地在狂怒之下杀了他？”

戴维转向了他。他的眼神冷酷而又愤怒。

“我的妹妹上星期二晚上是在伦敦。当我十一点到那儿时，她就在公寓里。”

"是的，"斯彭斯说，"那是你编造的故事，亨特先生。我敢说你还要坚持这样说下去。可是，我并不是不得不要相信你的故事。而且，不管怎么说，难道这不有一点儿晚了——"他对着床上作了一个手势——"现在这个病人将永远都不会再上法庭了。"

第十四章

“他不会承认这件事的，”斯彭斯说，“可是，我想他知道是她干的。”他坐在警察局他的房间里，看着桌子对面的波洛。“有趣儿的是，过去我们对他的辩解审核得那么认真。我们从来都没有更多地考虑她的辩解。然而，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她那天晚上是呆在伦敦的公寓里。我们只是从他的话中得知她在那里。我们一直都很清楚只有两个人有干掉阿登的动机——戴维·亨特和罗莎琳·克洛德。我竟毫无约束地猛烈地攻击他，却把她放过了。事实是，她是一个这么温顺的东西——甚至有一点儿愚笨——可是，我敢说这就部分地解释了这一点了。很可能戴维·亨特催促她去伦敦就是因为这个。他是可能意识到她会不知所措的，而且他也会知道她是那种在恐慌中会带来危险的人。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经常看到她出行时穿着橘黄色的亚麻布罩袍

——那是她喜欢的一种颜色。橘黄色的头巾——一件有斑纹的橘黄色罩袍，一顶橘黄色的贝雷帽。然而，甚至在老里德贝特夫人描述一个头上戴着橘黄色的头巾的年轻女人时，我还没有恍然大悟那很可能是戈登夫人本人。我还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不会在那里——她不应该负全部责任。你描述她去罗马天主教堂时，听起来好像她由于懊悔和罪恶感而几乎神志不清。"

"她有一种罪恶感，是的。"波洛说。

斯彭斯若有所思地说："她一定是在狂怒之下对阿登发出进攻的。我想他当时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就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对于那么瘦长的一个姑娘他是不会加以防范的。"他静默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还有一件事儿我不是十分清楚。是谁收买波特的？你说不是杰里米夫人？真的就是那样！"

"是的，"波洛说，"不是杰里米夫人。她向我保证不是她干的，我相信她的话。在这件事上，我糊里糊涂的。我本该知道是谁干的，波特少校亲口跟我讲过。"

"他跟你讲过？"

"哦，当然是间接地跟我讲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跟我讲过。"

"那么，是谁？"

波洛把他的头向一侧歪了歪。

"我先问你两个问题，可以吗？"

局长看起来很惊讶的样子。

"您尽管问好了。"

“罗莎琳·克洛德床头的盒子里的那些安眠药是什么?”

局长更感到惊讶了。

“那些药?哦,它们没有什么害处。溴化物,对神经起安静作用。她每天晚上吃一次。当然了,我们分析过了,它们没有问题。”

“是谁开的药?”

“克洛德医生。”

“他什么时候开的药?”

“哦,已经很长时间了。”

“是什么毒药把她害死的?”

“呃,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拿到化验报告,但是,我想对于这件事没有必要过多地怀疑。吗啡,相当大剂量的吗啡。”

“她的遗物中发现吗啡了吗?”

斯彭斯很好奇地看着波洛。

“没有。波洛先生,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要过渡到第二个问题,”波洛含糊其词地说,“戴维·亨特在星期二晚上十一点零五分从伦敦接通了林恩·马奇蒙特的电话。你说你已经核对了电话。那是惟一从牧人园公寓打出的电话。有打进的电话吗?”

“有一个,在十点十五分。也是从沃姆斯利河谷打进的,是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接通的。”

“我明白了。”波洛沉默了一会儿。

“有什么高见,波洛先生?”

“那个电话有人回答吗?我的意思是说,接线员从那个

伦敦的电话号码中得到了回答。"

"我明白你的意思，"斯彭斯慢慢地说，"肯定得有人在公寓里。不可能是戴维·亨特——他当时在返回的火车上。那么，看起来似乎应该是罗莎琳·克洛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罗莎琳·克洛德几分钟之前不可能在斯塔格。波洛先生，你得出的推断是戴着橘黄色头巾的女人不是罗莎琳·克洛德。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就不是罗莎琳·克洛德杀死阿登的。那么，她为什么自杀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波洛说，"很简单，她不是自杀。罗莎琳·克洛德是他杀！"

"什么？"

"她是被蓄意地冷酷地谋杀的。"

"可是，是谁杀的阿登？我们已经排除了戴维——"

"不是戴维干的。"

"而现在你又排除了罗莎琳？该死，那两个家伙是仅有的具有动机苗头的人！"

"是的，"波洛说，"动机，就是它把我们引人歧途的。如果A有杀害C的动机，B有杀害D的动机——那么，似乎这对于说明A杀害D、B杀害C有什么意义，对吗？"

斯彭斯哼着说道："慢慢来，波洛先生，慢慢来。我甚至一开始就不明白您的那些A的B的C的是什么意思。"

"很复杂，"波洛说，"相当复杂。因为，你看，这儿有两个不同的案子——结果就会有，而且一定会有，两个不同的凶手。第一凶手上场，第二凶手上场。"

"不要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了，"斯彭斯哼着说，"这不

是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

“哦，不，这很有莎士比亚味——所有这些感情——人类的感情——莎士比亚会对此着迷的——嫉妒，憎恨——急速而又充满激情的行为。这也是成功的机会主义。‘在人们经历的纷繁的事物中，总是有机可乘、有利可图，由此可导向无尽的财富……’有人按照这话去做了，局长。抓住机会，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已经做到了——可以说是在你鼻子底下做到的！”

斯彭斯烦躁地摸着鼻子。

“说得有道理，波洛先生。”他恳求道，“如果可能的话，就直接把你的意思说出来吧。”

“我会说得很清楚的——就像水晶一样清楚。现在死了三个人，是不是？这一点你没有异议？有三个人死了。”

斯彭斯奇怪地看着他。

“当然我没什么异议……你不会是要让我相信他们其中的一个还活着吧？”

“不，不，”波洛说，“他们是死了。但是，他们是怎么死的？也就是说，对于他们的死你是怎么归类的？”

“哦，关于这一点，波洛先生，你知道我的观点。一个是谋杀，另外两个是自杀。但是在你看来，最后这个自杀不是自杀，而是又一次他杀。”

“在我看来，”波洛说，“一个是他杀，一个是意外事件，还有一个是自杀。”

“意外事件？你是说克洛德夫人是意外地把自己毒死了吗？或者你是说波特少校向自己开枪是一次意外事件？”

“不，”波洛说，“查尔斯，特伦顿——也就是伊诺克·阿登——之死是意外事件。”

“意外事件！”局长大声说道，“意外事件？你将一次极其残忍的谋杀，把人的脑袋都打碎了的谋杀，说成是一次意外事件！”

波洛毫不为局长的激愤情绪所动容，平静地回答道：

“我说这是一次意外事件，是指没有杀人的意图。”

“没有杀人的意图——连一个人的脑袋都打碎了！你难道在说他是被一个疯子打死的吗？”

“我想你说的已很接近事实了——虽然还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戈登夫人是这个案子中惟一有些疯疯癫癫的人。有时我看她显得很古怪。当然，莱昂内尔·克洛德夫人也有些异想天开——但她绝对不会用武力。杰里米夫人头脑很正常。对了，你说不是杰里米夫人贿赂波特的？”

“不是，我知道是谁。正像我说的，是波特自己泄露了这一点。一句很简短的话——啊，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之后，你那假设的ABC疯子又杀死了罗莎琳·克洛德？”斯彭斯的声音里透出越来越多的怀疑。

波洛使劲地摇了摇头。“完全不对。这正是第一个谋杀者退场，第二个谋杀者出场的时候。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罪行。没有愤怒，没有激烈的感情。冷酷的故意谋杀。斯彭斯警监，我希望看到这个谋杀者因犯谋杀罪而被绞死。”

他说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嗨!"斯彭斯叫道,"你得给我几个名字,你不能就这样走了。"

"很快——是的,我会告诉你的。但我还要等某样东西——确切地说,是一封来自海外的信。"

"不要说起话来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哎 波洛。"

但是,波洛已经溜走了。

他径直穿过广场,按响了克洛德医生家的门铃。克洛德夫人开了门,见是波洛,像往常一样大吃一惊。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夫人,我必须得跟您谈一谈。"

"哦,当然——请进——恐怕我的时间不多,不过——"

"我想问您点儿事情。你的丈夫吸吗啡上瘾有多久了?"

凯西舅妈马上就哭了起来。

"噢,天啊,噢,天啊——我真希望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从战争期间开始的。他极度疲劳,得了严重的神经痛。在那之后,他一直在减少剂量——真的。但这也使得他有时变得非常易怒——"

"这也是他需要钱的原因之一,是不是?"

"我想是的。噢,天啊,波洛先生。他已经答应要去治疗——"

"平静一点儿,夫人,请您再回答我一个小问题。那天晚上你给林恩·马奇蒙特打电话,是出去到邮局外面的电话亭打的,是不是?那天晚上在那个广场上你有没有遇见什么人?"

"噢,没有,波洛先生,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但是据我所知，你向人借了两便士的硬币，因为你只有半便士的。”

“哦，是的。我不得不向一个从电话亭里出来的女人去借。她给了我两便士，而只拿了我半便士——”

“这个女人长得什么样？”

“呃，像女演员似的，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头上围着橘黄色的头巾。有趣儿的是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以前在哪里见过她，她的脸看起来很面熟。我想，她肯定是个已去世的人。但是，你看，我就是想不起来是在哪里以及怎么认识她的。”

“谢谢您，克洛德夫人。”赫尔克里·波洛说。

第十五章

林恩走出了房子，抬头看了看天空。

太阳正在慢慢下沉，天空中没有红色，而是有一片很不自然的亮光。这是一个有些让人感到憋闷的寂静的晚上。她想再过一会儿，会有一场暴风雨。

哦，现在这个时刻到了。她不能再推了。她必须到长柳居去，把它告诉罗利。至少这一点她应该做到——亲自去告诉他，而不是选择写信这种简单的方式。

她已下定决心——很坚决——她对自己说，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不情愿。她环视了一下四周，想道："这意味着要告别所有这一切——告别我自己的世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她心里并不存有幻想。跟戴维在一起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一场有可能是好结局，也有可能是坏结局的冒

险。他自己也警告过她……

发生谋杀的那天晚上，在电话上他警告过她。

而现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说：

“我曾想要走出你的生活。我是个傻瓜——认为我可以把你丢下。我们要去伦敦，领结婚特别许可证结婚——噢，是的，我不打算给你机会让你犹豫不决。你的根已扎在这里。这些根会拽住你。我要把你连根拔起。”他又接着说：“当你已成为戴维·亨特夫人时我们再把这个消息告诉罗利。可怜的人，这是让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最好方式。”

但是对这一点她心里并不同意，虽然当时她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不，她必须亲自告诉罗利。

而现在她正要到罗利那里去！

当林恩敲响长柳居的门时，暴风雨刚刚开始。罗利开了门，看到她吃了一惊。

“你好，林恩，你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告诉我你要来？我有可能会出去。”

“我想跟你谈一谈，罗利。”

他站在一边，让她进去，并跟着她进了那个大厨房。他吃剩的晚饭还在桌上摆着。

“我正计划着买一些用具放在这儿，”他说，“这会给你带来方便。再弄一个新的水槽——钢的——”

她打断他：“不要想这么多计划了，罗利。”

“你是说那个可怜的人还没有埋葬？我想这确实看起来有些太无情。但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快活的人。她有些虚弱，我想。她从来没有从那次该死的空袭中恢

复过来。不管怎么说，事情就这样了。她死了，进了坟墓，噢，给我——更确切地说是给我们——带来了变化——”

林恩屏住了呼吸。

“不，罗利。根本没有‘我们’，这就是我要来告诉你的。”

他瞪着她。她恨她自己，但却毫不动摇地而又十分平静地接着说下去：

“我要跟戴维·亨特结婚了，罗利。”

她并不十分清楚她心里期待着什么样的后果——抗议，也许勃然大怒——但她绝没想到罗利现在的这种态度。

他盯着她看了一两分钟，然后走到屋子另一边，拨了拨火，最后几乎是有点心不在焉地转过身来。

“那么，”他说，“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你要跟戴维·亨特结婚，为什么？”

“因为我爱他。”

“你爱的是我。”

“不。我是爱过你——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但是已经过去四年了，我已——已经变了。我们都变了。”

“你说错了……”他平静地说，“我没有变。”

“你的变化可能没有那么大。”

“我根本就没有变。我没有多少机会发生变化。我只是在这儿耕地。我没有在夜里跳过降落伞，爬上悬崖，或者在黑暗中别过一个人的胳膊，刺死他——”

“罗利——”

“我没有上过战场。我没有打过仗。我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的！我一直过着一种美好平静的生活，就在这个农场

上。幸运的罗利！但是作为一个丈夫，你却以我为耻！”

“不，罗利——噢，不！根本不是那样的。”

“但是我告诉你是这样的！”他走近她。脖子上血管鼓胀起来，前额上的静脉血管也突了起来。他眼中透露出的那种眼神——是她在田地里的一头公牛的眼睛里所能见到的。摇着头，蹬着蹄子，慢慢地低下张有两只大角的头。正在被驱赶得很沉闷地发着怒，很盲目地狂暴着……

“安静下来，林恩，为了改变一下你请听我说话。我已经失去了我本该拥有的一切。我已经失去了为祖国而战的机会。我已经看到我最好的朋友上战场英勇就义。我已经看到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身着军装被遣往海外。而我恰恰成为被她抛在身后的那个男人。我的生活暗无天日——你难道不明白吗？林恩。就是这样暗无天日。然后你回来了——而自那以后一切更是糟糕透顶。那天晚上在凯西婶婶家的晚会上我看见你目不转睛地看着桌子对面的戴维·亨利，从那时到现在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可是；他不会得到你的，你在听我说吗？如果你不嫁给我，那么没有谁能够得到你。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呢？”

“罗利——”

她已经站起身来，不知不觉退了一步。她被吓坏了。这个男人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是一头凶残的野兽。

“我已经杀了两个人，”罗利·克洛德说，“你认为我还要接着杀第三个人吗？”

“罗利——”

他现在已经扑在她的身上，他的手掐着她的喉咙……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林恩……”

她脖子上的这双手开始用力了，整个房间都在旋转，眼前一黑，这团黑在不断地打转，窒息——一切都模糊不清了……

然后，突然一声咳嗽。这咳嗽声一本正经，有点儿矫揉造作。

罗利停下来，他的手松开了，放在身体两侧。林恩被放开，蜷曲着身子摊在地板上。

恰好这时波洛走进屋里，他很歉意地站在那儿，咳嗽着。

“我希望，”他说，“我不是破门而入，我敲过门了。是的，我确实敲过了，可是，没人给我开门……想必你们很忙吧？”

片刻间，房间内空气很紧张，很惊心动魄。罗利瞪大了眼睛。看那架势好像他可能立刻向赫尔克里·波洛扑过去，可是，最后他还是转身走开了。他用一种单调的冷淡的声音说：

“你来了——来得恰巧是时候。”

第十六章

在颤动着危险的氛围中，赫尔克里·波洛带来了他自己所特有的一反白热化的轻松空气。

“水壶，开了吧？”他问道。

罗利很沮丧地、很迟钝地说：“是的，开了。”

“那么，也许，你会煮一些咖啡？或者更方便点儿，就泡些茶吧。”

罗利就像一部机器一样服从着。

波洛从他的衣袋里拿出一块很大很干净的手帕，他把它用冷水浸了一下，把水拧出来，然后来到林恩面前。

“好啦，小姐，如果你把这条手帕缠在你的喉咙外面——就这样，是的，我保证很快就会好的。好啦，这立刻就会减轻疼痛的。”

林恩用沙哑的声音向他道谢。长柳居的厨房里，波洛忙

得团团转——这一切对于她就像一场噩梦。她感到非常难受，她的喉咙疼得厉害。她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波洛很轻柔地把她扶到椅子上，让她坐下。

"好啦，"他说，又转过头去。

"咖啡？"他问道。

"已经煮好了，"罗利说。

他把咖啡端上来。波洛倒了一杯，递给林恩。

"听我说，"罗利说，"我想您不明白，我想掐死林恩。"

"得啦，得啦，"波洛以一种非常生气的语气说。他似乎在悲叹罗利身上的恶习所导致的过失行为。

"两个人死了，我为此而不安，"罗利说，"她本该成为第三个死者——如果您不及时赶到的话。"

"我们来喝咖啡，"波洛说，"不要谈论死亡了。这个话题林恩小姐听起来会不愉快的。"

"我的天啊！"罗利说。他的眼睛盯着波洛。

林恩很费力地啜了一小口她的咖啡。咖啡很热很浓。现在她感觉她的喉咙疼痛减轻了，咖啡的兴奋作用表现出来了。

"好啦，不疼了，是吧？"波洛说。

她点了点头。

"现在我们可以谈话了，"波洛说，"当我说谈话时，我真正想说的是，我有话要说。"

"您知道多少？"罗利沮丧地说，"您知道我杀了查尔斯·特伦顿吗？"

"是的，"波洛说，"这个我已经知道有一段时间了。"

门突然被撞开。是戴维·亨特。

“林恩，”他大叫道，“你从来都没跟我说起——”

他停下来，迷惑不解的样子，他的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你的喉咙怎么了？”

“再来一杯，”波洛说。罗利从碗柜中又取出一只杯子。波洛接过杯子，倒上咖啡，递给戴维。波洛又一次控制着整个场面。

“坐下，”他对戴维说，“我们要坐在这儿，喝着咖啡，你们三个人都来听一听赫尔克里·波洛给你们讲关于犯罪的事情。”

他向他们环视了一下，点了点头。

林恩思索着：

“这是非常奇异的噩梦，这不是真的！”

似乎他们都处于这个可笑的唇上留有浓重胡须的小个子的支配之下了。他们坐在那儿，很恭顺的样子——罗利凶手；她，他的受害者；戴维，一个爱她的男人——所有这些人都端着咖啡，都在听着小个子说话，这个小个子以某种奇特的方式控制着他们所有的人。

“是什么导致犯罪？”赫尔克里·波洛措辞谨严地问道，“呃，这是一个问题。需要有什么刺激呢？必须有什么样的天生的性格倾向？每个人都能够犯罪——犯某种罪吗？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是我从一开始就问自己的问题，当那些一直都是由于被保护而远离真正的生活——远离遭受攻击之苦和任人蹂躏的惨状的人突然被剥夺保护时，会发生

什么情况？

“你们看，我是在说克洛德家族。这儿只有一位克洛德家的人，因而我能够很自由地讲话。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令我着迷。这就是整个一个家族，他们富有的家境使得他们不必自力更生。尽管这个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职业，然而，他们从来都没有摆脱过仁慈的保护的影子。他们一直都是高枕无忧地生活着。他们一直都是安全地生活着——而这种安全是变态的，是虚伪的。在他们背后总有戈登·克洛德支撑着。

“我跟你们说的是这个，在没有任何考验的情况下，很难说一个人的品性怎么样。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活中很早就有了这种考验。一个人很快就会面对着生活中的一系列必要性：自力更生、直面危险和困难，而且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应付它们。这可能是以直接的方式，也可能是以迂回的方式——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一个人通常是很早就了解到造就一个完整的人生所需要的条件。

“可是，直到克洛德一家人突然被剥夺了受保护的权利，而且是毫无准备地、被迫地面对困难时，他们才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弱点。有一件事情，而且只有一件事情，妨碍他们重新获得安全，那就罗莎琳·克洛德的生命。在我的头脑中，我很确信克洛德家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都曾想过。‘如果罗莎琳死了多好——’”

林恩身体颤抖着。波洛停下来，好让他说过的这些话被人们充分理解，然后他接着说：

“想到死，想到她的死，这个想法划过了每个人的脑际

——这一点我敢肯定。再进一步想到谋杀，这个想法也划过每个人的脑际吧？在一个特别的场合，这个想法突破了思维的界限，付诸了行动。”

他语气一点都没有改变地转向了罗利：

“你当时想过要杀她吗？”

“是的，”罗利说，“就是在她来农场的那一天，那儿没有别的人。当时我想——我能轻而易举地杀了她。她看上去很可怜的样子——而且很漂亮——好像我送往市场的小牛一样。您能想象出那些牛是多么可怜——您还是得把它们送走。我真的很奇怪她并没有害怕……她本该害怕，如果她知道我头脑中的想法……是的，当我从她的手里拿过火机给她点烟时，我的头脑里就有这个想法。”

“她没有注意你的动机，我想。借此你就抓住了机会。”

罗利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杀她，”他很不解地说着，“我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我本可以捏造一个意外事件，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不是你所犯的那类罪行，”波洛说，“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你杀了那个人，你是在盛怒之下杀的——而且你真的并没有打算杀他，是吗？”

“老天爷，没有。我打在他的下颚上。他的身体倒向后方，他的头撞在大理石的炉格子上。当我发现他死了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然后他的眼睛透出非常惊愕的眼神，看着波洛：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想，”波洛说，“我已经能十分精确地描述你的那些行为。你会告诉我我的推测是否错了。你去了斯塔格，比阿特丽斯·利平科特把她偷听到的谈话跟你讲了，是不是？于是，正像你说的那样，你去了你的杰里米·克洛德叔叔那里，去征询他这位律师对事态的看法。当时，有一件事儿发生了，那件事儿使你改变了主意，不征询他的意见了。我想我知道那是一件什么事儿。你看到了一张照片——”

罗利点点头。

“是的，照片放在写字台上。我突然意识到照片上的人非常像一个人。我已经清楚了为什么那个家伙的脸看起来那么面熟。我恍然大悟杰里米和弗朗西丝找了她的一个什么亲戚耍了个花招向罗莎琳诈骗钱。这令我很生气。我就头也不回地向斯塔格走去，上楼到了五号房间骂那个家伙是个骗子。他大笑着，也承认了这一点——说那天晚上戴维·亨特要带着钱来见他。当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家人明目张胆地欺骗我，我都气火了。我骂他是一头贪婪的猪，而且打了他。就像我说的那样，他倒下了。”

这时罗利停了一下。波洛说：“那么然后呢？”

“就是那个火机，”罗利慢慢地说，“它从我的衣袋里掉了出来。我随身带着它是想在见到罗莎琳时还给她。火机掉在尸体上，我看到了那两个首字母：D. H。这是戴维的，不是她的。

“自从那次凯西婶婶家的晚会以后，我就意识到——唉，还是不谈那些事儿了。我有时想我都要疯了——也许我是有一点疯了。先是约翰尼走了——然后是战争——我

一我不能谈那些事儿了，可是，我有时感到气得头发昏——而现在林恩——还有这个家伙。我把那个死了的家伙拖到屋子中央，让他面朝下趴着。然后我抬起那副沉重的钢制火钳——我想，我没必要再细讲了。我擦掉指纹，打扫干净大理石火炉格子——然后我有意地把那块手表的指针拨到九点十分，把它打碎了。我把他的定量供应本和他的一些材料拿走——我想他的身份得通过这些东西才能追踪得到。然后我就出去了。当时我想，从比阿特丽斯所讲的她偷听到的谈话来看，戴维会如约到那里去的。"

"然后，"波洛说，"你就来找我，让我来找些认识安得海的人，上演了一出小小的喜剧。不是吗？很显然，杰里米·克洛德已跟他那个大家庭里的人讲过多次波特少校的故事。将近两年来，那个家庭里的所有人都暗地里希望着安得海会出现。这种希望也影响了莱昂内尔·克洛德对她的灵应板的操纵——不知不觉地，但却是很有暗示性。"

"那么，我玩了一个'魔术小把戏'。我还为自己给你留下深刻印象而高兴，但实际上我才是个十足的笨蛋。是的，就是在波特少校的屋子里，他给了我一支香烟之后，对你说，'你不吸烟，是不是？'

"他怎么知道你不吸烟？那时他应该是刚刚认识你。我真是个笨蛋，我本应那时就该明白事实真相——明白你和波特少校，你们两人一起，已经做了个小小的安排！难怪他那天早上那么紧张。是的，我就是你们计划中的那个傻瓜，那个把波特少校带去辩认尸体的人。但是我不会总是做傻瓜——不会的，我现在不再是个傻瓜了，不是吗？"

他气愤地扫视一周，又接着说：

“但是，之后，波特少校背弃了原先的安排。也不喜欢在谋杀案的审讯中发誓作证，而且控告戴维·亨特谋杀有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死者身份的确认。所以波特少校退出了。”

“他给我写信说他不能完成这件事，”罗利粗声说道，“这个该死的傻瓜。难道他不明白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不可能停下来了吗？我到他那里去，试图劝他理智一点儿。可我去得太晚了。他曾说如果是谋杀案的话，宁愿开枪自杀，也不愿发誓作伪证。前门没上锁——我上楼去找到了他。”

“我说不清当时我是什么感觉。好像我已杀了两个人。要是他能等一等——要是他能让我跟他谈一谈，该多好。”

“那里是不是有张纸条？”波洛问，“你把它拿走了？”

“是的——是我干的。我干脆都说出来吧。纸条是写给验尸官的，写得很简单，说他在验尸过程中作了伪证：死者不是罗伯特·安得海。我把纸条拿走并毁掉了。”

罗利使劲捶了一下桌子。“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场可怕的噩梦！是我引起了这件事，我就得干到底。我需要钱跟林恩结婚——我希望亨特被绞死。但是接着——我真不理解——对他的控告不成立了。因为一个女人的事——一个后来跟阿登在一起的女人。我一直不明白，现在我仍然不明白，什么女人？阿登已经死了，怎么会有个女人在那里跟他谈话呢？”

“根本没有什么女人。”波洛说。

“但是，波洛先生，”林恩沙哑着嗓子说，“那个老妇人，

她看见她了。她还听见了她说话。”

“啊哈，”波洛说，“但是她看见了什么？她听到了什么？她看见一个穿着裤子，斜纹软呢外套的人。她看到的是用一个橘黄色的头巾像穆斯林人一样包得严严实实的头，一张化过妆的脸，抹着口红的嘴。而且是在昏暗的光线下看到的。那么她听到了什么？她看到那个‘轻佻的女妇’退回到五号房间，听到屋子里有个男人的声音说，‘走吧，我的乖女孩。’好嘛，她看见的是个男人，听到的也是个男人！不过这确实是个很巧妙的主意，亨特先生。”波洛说最后一句话时，平静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戴维。

“你是什么意思？”戴维尖刻地问道。

“现在我要给你讲个故事。你在大约九点钟左右到了斯塔格。你来不是要杀人，而是要付钱。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那敲诈你的人躺在地板上，被人用一种非常残忍的手段杀了。你的脑子动得很快，亨特先生，你立即意识到危险马上就要来了。就你所知，没有人看见你走进斯塔格，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尽快离开，赶九点二十的火车回伦敦，然后发誓你不曾到沃姆斯利河谷附近。为了赶火车，你惟一的选择就是穿过野地。在这期间，你意外地遇到了马奇蒙特小姐，而且你也意识到你赶不上火车了。你在山谷里看到了它冒出的烟。她也看到了烟。虽然你并不知道，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这表明你赶不上火车了。你告诉她时间是九点十五，她不加思索就信了你的话。

“为了使她对你赶上火车这件事印象深刻，你想出一个很巧妙的计划。事实上，这时你不得不重新另想一个计划，

以将怀疑的对象从你自己身上转移开。

“你回到法罗班克，用你的钥匙悄悄进了房门，自己给自己围上妹妹的头巾，带上她的一支口红，然后给自己的脸化上像演员一样的浓妆。

“你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回到斯塔格，让那个坐在‘只供酒店客人使用’的房间里的老妇人对你的个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老太太的怪癖在斯塔格经常是人们闲谈的对象。然后，你上楼到五号房间。当你听到她要回房睡觉时，你便走出来，然后又急忙退回去，大声说‘你最好从这里出去，我的乖女孩儿。’”

波洛停了下来。

“表演得很漂亮。”他又评论道。

“这是真的吗，戴维？”林恩大声叫道，“是真的吗？”

戴维咧开嘴大笑起来。

“我认为自己扮演女性的能力很高。天啊，你们真该看看那个丑老太婆的那张脸！”

“但是你怎么十点钟在这儿，又能在十一点钟给我从伦敦打来电话呢？”林恩迷惑地问道。

戴维·亨特向波洛鞠了一躬。

“所有这一切都该由赫尔克里·波洛来解释。”他说，“这位通晓一切的人，我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波洛说，“你从公用电话亭里给你妹妹住公寓里打个电话，详细地教她怎么做。在正好十一点零四分的时候，她给沃姆斯利河谷34号打个长途计费电话。当马奇蒙特小姐接听电话时，接线员验证了号码之后，肯定会接着

说'一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或者'下面跟伦敦通话',或者类似的话。"

林恩点了点头。

"然后罗莎琳·克洛德挂上电话。你——"波洛转身对着戴维,"仔细注意着时间,拨了34,接通之后,按了A键,用假声说'伦敦想跟你通话',然后便开始讲。在如今这个时期,有一两分钟没有声音一点也不奇怪,只会让马奇蒙特小姐觉得是又重新接通了。"

林恩平静地说:

"那么这就是你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戴维?"

她的口气里明显地含着某些东西,使得戴维锐利地看着她。

他转向波洛,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

"千真万确,你确实知晓一切!说实话,我当时都吓僵了。我必须得想点儿办法。给林恩打完电话之后,我走了五英里,到了达斯里比,从那里搭早班运牛奶的火车回到伦敦。然后偷偷溜回公寓,还来得及将床铺弄乱,并跟罗莎琳一起吃早餐,我想警察决不会怀疑是她杀了那个人。"

"当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他!我怎么也想不出谁会想杀掉他。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来,决没有人会有杀人动机,除了我自己和罗莎琳。"

"这一点,"波洛说,"曾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动机,你和你的妹妹有杀掉阿登的动机。克洛德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有杀死罗莎琳的动机。"

戴维尖刻地说:

"那么,她是被杀死的?不是自杀?"

"不。这是个有预谋的、经过精心策划的案件。她用于安眠的药物中其中的一份溴化物被替换成了吗啡——靠近盒子底部的那一份。"

"在药物中——"戴维皱着眉头,"你不是说——你不可能是说莱昂内尔·克洛德吧?"

"哦,不。"波洛说,"你看,几乎每一个克洛德家的成员都有可能把溴化物换成吗啡。凯西舅妈有可能在他们离开手术室之前动过那些药物。罗利带了黄油和鸡蛋到法罗班克来看罗莎琳。马奇蒙特夫人到过那里。杰里米·克洛德夫人也到过那里。甚至林恩·马奇蒙特也去过。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动机。"

"林恩没有动机。"戴维大声说。

"我们都有动机。"林恩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波洛说,"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戴维·亨特和罗莎琳·克洛德有杀阿登的动机——但是他们却没有杀他。你们克洛德家的所有人都有杀罗莎琳·克洛德的动机,但是你们任何人都没有杀她。这个案子不合乎常理,而且一直都是这样。罗莎琳·克洛德是被那个由她的死亡而遭受的损失最大的人杀死的。"他微微转了一下头。"是你杀了他,亨特先生……"

"我?"亨特大叫道,"我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妹妹呢?"

"你杀死了她,因为她不是你妹妹。罗莎琳·克洛德在大约两年前敌人对伦敦的轰炸中死去了。你杀死的这个女人是个年轻的爱尔兰女仆,艾琳·科里根,我今天收到了从

爱尔兰寄来的照片。”

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戴维闪电般从他的手里夺过来，一下冲到门口，跳过门槛，砰的一声撞开门，跑了。罗利气愤地大叫一声，紧跟着他冲了出去。

只剩下波洛和林恩呆在那里。

林恩大声叫道：“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

“噢，是的，是真的。当你设想戴维·亨特不是她哥哥时，你只看到了一部分事实。换个角度看看，一切就都很显然了。这个罗莎琳是个天主教徒（安得海的妻子不是天主教徒），深受良心的折磨，对戴维极端忠诚。想一想在空袭的那个晚上他会想些什么，他妹妹死了，戈登·克洛德也已奄奄一息——刚刚得到的舒适与金钱都要被夺走了，而这时他看到这个姑娘，年龄跟他妹妹非常接近，除他以外惟一的幸存者，被炸昏过去，失去了知觉。现在看来已很明显，他向她求了爱，而且毫无疑问，他能使她完全听他的指挥。”

“他对女人很有一套。”波洛又讥讽地说了一句。说这话时，他并没有看着林恩，但她脸还是红了。

“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会抓住一切他能抓住的发财的机会，他把她认作他的妹妹。她恢复知觉后发现他坐在她的床边。他连说带骗，使她答应扮演这个角色。”

“但是想一想当他们收到第一封敲诈信时，他们该是怎样的惊慌失措。我一直问自己，‘亨特真是那种轻易被人敲诈的人吗？’看起来他也拿不准那个敲诈他的人是不是安得海。但是他怎么能拿不准呢？罗莎琳·克洛德可以立即告诉那人是不是她的丈夫。为什么不让她看一眼那个人就急

急忙忙地把她打发到伦敦去呢？因为——只可能有一种原因——因为他不能冒险让那个人看到她，哪怕是一眼。如果那个人是安得海，那就决不能让他发现罗莎琳·克洛德原来根本就不是真的罗莎琳·克洛德。决不能这样。那么只剩下一件事儿可做：给那个敲诈者足够的钱，让他保持沉默，然后——偷偷离开——到美洲去。

"之后，那个敲诈他的陌生人突然被人杀死了——而且波特少校把那人认作安得海。更糟的是，那个姑娘本人也开始崩溃。她的良心越来越不安。她开始表现出精神崩溃的迹象。他认为迟早她会坦白，把整个事情都泄露出来，使他受到刑事起诉。而且，他觉得她对他的要求越来越让人厌烦。他已爱上了你。因而他决定赶紧摆脱出来，以免多受损失。艾琳必须得死。于是他把克洛德医生开给她的一种药换成吗啡，敦促她每晚都要吃，不断地刺激她，使得她惧怕克洛德家的人。由于他妹妹的死意味着她的钱落到了克洛德家，也就是说没人怀疑戴维·亨特了。

"那是他的王牌：缺少动机。就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个案子总是不合人的常规思维。"

门开了，斯彭斯进来了。

波洛高声说："一切顺利吗？"

斯彭斯说："一切顺利。我们已经把他逮捕了。"

林恩低声说：

"他说——说什么了吗？"

"说他为了他的钱已经费尽心思了——"

"有意思，"斯彭斯接着说，"他们怎么能够总是在不应

有的时候说出事实的真相……我们当然警告他了。可是他说：'算了吧，伙计。我是一个赌徒——可是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输掉最后一局。'"

波洛低声咕哝着：

"在人们纷繁的事物中
总是有机可乘、有利可图
由此导向无尽的财富……"

"是的，机会来了——可是它也会走的——并且会把你从纷繁的事物中带出来，进入坦荡的生活的海洋。"

第 十 七 章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有人敲门，罗利·克洛德出来开门，发现林恩站在外面。

他向后退了一步。

“林恩！”

“我可以进来吗，罗利？”

他又向后站了一点儿。她从他的身旁走过，进了厨房。她是从教堂出来的，戴着一顶帽子。她慢慢地，几乎是以一种礼仪的方式，抬起她的手，把帽子摘下来，把它放在窗台上。

“我到家了，罗利。”

“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我到家了。这就是家——在这儿，和你在一起。我真傻，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明明眼睛已看到

了，可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归宿。你难道不明白吗，罗利，我已经到家了！"

"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林恩。我——我曾经试图想杀掉你。"

"我知道。"林恩作了一个鬼脸儿，把她的手小心翼翼地放在喉咙上。"事实上，就是当我想到你杀我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了一件傻事儿！"

"我不明白。"罗利说。

"哦，不要发傻了。我一直都是想嫁给你的，不是吗？然后我就和你断绝交往——在我看来你似乎是那样温顺——那样谦恭——我感到和你在一起生活很安全——那么没意思。那就是我对戴维的感觉，因为他很危险，也很有魅力——还有，老实说，就是由于他对女人太了解了。可是，他没有一样是真心的。当你抓住我的喉咙对我说，如果我不是你的人，没有人会得到我——呃——那么我就知道了我是你的女人！不幸的是，我就要认识到这一点时——恰恰太晚了……幸运的是，赫尔克里·波洛走进来，挽回了整个局势。我是你的女人，罗利！"

罗利摇着头。

"这不可能，林恩，我已经杀了两个人——谋杀他们——"

"胡说！"林恩大叫道，"不要固执地作戏了。如果你和一个粗陋的高个子争吵，打了他，他倒下了，头撞在炉格子上——那不是谋杀。它甚至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谋杀。"

"这是杀人罪。我要为此而坐牢的。"

"也许。如果那样的话，当你出来时，我会在家门口等你的。"

"还有波特。凭良心说，我是应该为他的死负责任的。"

"不，你不应该。他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他本可以拒绝你的建议。一个人由于自己明知而故犯，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不能责怪任何别的人。你要他欺诈，他听你的了，然后他又后悔了，迅速找到一条出路。他只是一个很软弱的人。"

罗利倔强地摇着头。

"这没有什么好处的，老朋友。你不能嫁给一个囚犯。"

"我想你不会坐牢的。如果那样的话，警察早就给你颜色看了。"

罗利睁大了眼睛。

"可是，见鬼，杀人罪——贿赂波特——"

"是什么使你认为警察是知道那所有的一切或者是将要知道那一切？"

"那个家伙——波洛知道。"

"他不是警察。我会告诉你警察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是戴维·亨特杀了阿登和罗莎琳，现在，他们知道了那天晚上他在沃姆斯利河谷。他们不会因此而控告他，因为这没有必要——还有，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同一个指控而被捕两次。可是，只要他们认为是他干的，他们就不会再找别的人了。"

"可是，波洛那个家伙——"

"他告诉警察局长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我想警察局长

会嘲笑他的。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波洛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他这个人很可爱——”

“不，林恩。我不能让你冒险。不管别的事情怎么样，我——呃，我的意思是说，我能信得过自己吗？我要说的是，对于你来讲，这不会很安全。”

“也许不是……可是你看，罗利，我真的是爱你的——我已经经历了一段可怕的生活——真的，对于安全，我从来都没有过多地考虑过——”